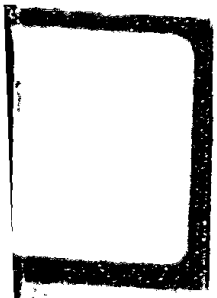


54
604017

現代社會學理論大綱

——唯物史觀的社會學的
基礎理論——

李聖悅著



540.1
285



現代社會學

理論大綱

李聖悅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獻詞

一九七〇年七月
上海

5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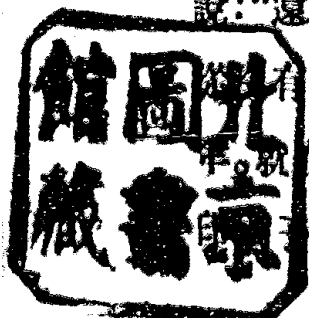
285

2

獻詞 胡毓秀

在社會科學怒潮澎湃的今日，這點閃爍的浪花居然飛濺在大眾的面前了。

說到這本書出版的歷史，是很可發噱的。牠的原文（油印講義）被放在破書篋裏，已經有兩年多了。我屢次懇懇著者拿去付梓，他總是回答說：“還要改削哩”。他口頭上雖然如此講，實際上動筆，連翻也不去翻一下。這樣遲延了半年。就在我們前年回家去的時候，那隻裝着這部油印的破竹箱不知怎樣做了耗子先生們的辦公



室。有一天，我們忽發奇興，將書箱（裏面除放了一紮毛邊紙的油印稿而外，還裝了幾本舊書）打開，只見舊書上撒滿了一串一串同烏豆一般的老鼠糞，一股奇臭直衝鼻孔。這一驚非同小可，從箱子底下翻出油印講義一看，不禁叫苦！全部稿子除被鼠齒刻滿了花紋以外，還撒滿了油黃色的鼠尿。再仔細澈查一下，原來箱底已啃了兩個碗大的洞，與地板上的洞正互通聲氣。在禍變發生以前，我們夜夜總聽見老鼠的跑叫聲，嚙木聲，但總取着放任的態度，到此才知道上了老鼠的當了。

這部沒有底稿的破爛的油印講義，直到去年我們到蘇州去教書，才整理出來。經著者刪除了三分之一，重新添加了兩三萬字。結果油印稿畫得一塌糊塗，且打了不少的補綻。我們怕印刷時感覺困難，所以費了一個星期工夫，用稿紙重謄了一遍。

這部書著述的參考書只有三四十種。主要的理論是借鏡於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家族，私產，與國家的起原，反杜林論，歷史的唯物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辯證的唯物論的

哲學導言(德波林著)與觀念形態科學綱要(波格達諾夫著)諸書。書中有好幾處,可以窺出著者新的見解。雖然我還不敢斷定地說此等見解完全沒有缺陷,但它們會引起讀者研究的興趣是顯然無疑的。著者自己常說:“社會科學雖然被偉大的思想家奠定了鞏固的基礎,但有許多現象,許多問題,許多法則還要負有研究社會科學的任務的人去分析,去解決,去發見。”本書在我個人就覺得很有不少的地方,是表現了著者這種探索的精神的。

此外,本書有好些所在是分析中國的社會現象的,多半是取材於著者的中國社會進化史初稿。這部書他打算費一年的工夫編完。不過最近他在編譯全部資本論縮編,要暫時中斷。我希望該兩種書在不久的將來都能夠出版。

本書前面的細目,是我幫忙擬定的。不對的地方,還要請讀者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的洪流到今日已聽見洶湧的浪潮聲了,已經由介紹的時期進到創作和批評的時期了。這一點微小的浪花在這澎湃的洪流中的影

響如何，讓讀者先生們去批評罷，最後謹向讀者們
致學術的敬禮。

一九三〇·四·二十四·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55

一 社會學的性質和定義..... 1

科學的任務 社會學與其他諸社會科學的

區別 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區別和關係

社會哲學的性質

社會科學的分類(列表) 研究社會學

的先決態度 社會學的定義

二 社會學之史的發展.....11

一般的科學發達之前提 社會學發達之原

- 因 孔德 功利主義派 有機論
 契約論的補述 其他諸學派 社會學理
 論的分化 歷史的唯物論之發展
- 三 社會學的範圍與研究方法……………22
 社會學的領域 科學方法的性質與效能
 社會學方法的分類（邏輯的方法與現實的方
 法） 社會學上的邏輯方法的分類與程序
 邏輯方法的作用與缺陷 互辯法（現
 實的方法）的意義與演化 互辯法的作用
 與分類歷史的觀點確立之必要 唯物的觀
 點確立之必要 互辯法的基本法則

第二章 社會的性質……………57—87

- 一 社會的定義……………57
 對於社會的意義各種錯誤的解說 社會成
 立的兩個主要條件 社會的定義
- 二 人類社會與動物羣體……………65
 區別人類與動物的界標 人類的定義
 人類社會與動物羣體之比較

三 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	73
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意義 自然條件的 分類及其各別的作用 人類對自然界發生 關係的諸形態 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 過程	
四 個人與社會·····	82
個人集成社會的條件 意志自由問題 個人在社會中生存的意義	
第三章 社會的構造·····	89—122
一 社會構造的要素·····	89
現實的人類 人類的勞働 物質的生活 資料和生產手段	
二 社會構成的基礎·····	97
勞働行程 決定生產關係的基本條件	
三 社會構成的上層建築·····	104
人類生活的三個形態 政治生活過程 精神生活過程	
四 社會構造諸原素間的相互關係·····	117

社會是無數生活聯繫的整體 社會構造諸
 原素間的相互影響 唯物史觀的鞏固性

第四章 社會諸活動現象之分

析……………123……………153

- 一 社會諸現象之間的聯繫與協調……………123
 - 人類社會活動的特質 社會諸現象間的均勢
- 二 社會組成的統一性……………130
 - 社會生活的統一樣式 社會生活樣式的規定 如何去劃分社會進化的階段
- 三 社會的矛盾現象之分析……………137
 - 社會的變動過程即是一個矛盾過程
 -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性 社會矛盾發生的基本樣式(附表) 社會革命

第五章 社會的發展過程…155—207

- 一 社會的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155
 - 社會是一個無限發展的體構 對於社會發展的各種錯誤見解及其批判 勞働生產率

單純的再生產過程 擴大的再生產過程

二 社會的變革.....177

社會發展的形式 過渡時期的產生力低落
生產力的恢復與擴張 社會革命的意義
革命的破壞與建設

三 社會的沉滯與沒落.....189

社會沉滯與社會衰落的意義 關於社會沉滯
和沒落的幾種謬誤的見解 社會“沉滯”
不是社會會“靜止” 社會沉滯的原因
社會沒落的原因 中國,希臘,羅馬衰落之
分析

第六章 階級,國家,與家族...209-243

一 階級的性質和變遷.....209

階級的定義 區別階級的標準 階級與
身分的區別 階級與職業的區別 階級
分割的起因 奴隸社會中的階級 封建
社會中的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

階級的形態是受着生產技術的規定的

二 國家的性質與演化……………221

國家的性質 國家的起原 國家的定義

城市國家 封建國家 代議國家

蘇維埃國家

三 家族的性質和演化……………231

家族形態是社會生產關係的反映

家族的特徵 中國家族逐漸崩潰的原因

(家族受經濟組織的決定之一斑) 母系

家族 宗法家族 近代家族的崩壞

現代社會學理論大綱

第一章 緒論

一 社會學的性質和定義

一切的科學都不外要探求一定的現象中的因果規律。無論是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當它們為我們的感官所感印的時候，只覺得它們複雜紛紜，千頭萬緒。但只要我們加以精密的分析，就可以從這許多複雜的現象中發見出它們彼此之間的類型

來，換言之，就可以把捉住由這種現象發生另一種現象的必然法則，這便是科學的任務。

社會學一望而知其為研究社會現象的法則的科學。但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科學也是以某種社會現象為研究的對象的，究竟我們要如何把社會學同這些科學區別出來呢？我們可以說，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科學是各自研究一類特殊的社會現象的，而社會學却是要研究社會生活現象的總體，求出一般的社會現象的普遍法則的。因為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一樣，異常複雜，若果就種種現象的性質，作用，形態來分類，可以替社會科學劃出許多部門來。但是其中比較基本的概括的法則，却不是那單單研究某一個特殊領域中的社會生活現象的經濟學，政治學等科學所能確立的，因此社會學的建立就成為必要的了。這好像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那一般的自然現象的普遍法則不能由各種特殊的自然科學確立，必須有一種概括的抽象的科學——自然科學概論來擔任這種作業

一樣。自然科學概論是要溝通各種自然科學的原理，求出它們彼此的共同性來，同樣，社會學也是要溝通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心理學等科學的原理，求出一種可以解釋一般的社會現象的通則來。

然而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研究全部的社會生活現象的，不只社會學一種科學，就是爲我們平常所熟知的歷史學也是如此。然則我們要怎樣去區別它們呢？

就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任務來區別，我們知道社會學是解釋並分析一切社會現象的普通形態，作用，關係，變遷的，而歷史學是敘述並說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全部社會生活歷程的。例如關於社會的一般的性質，社會諸現象間的互動關係，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方式，社會形態變遷的法則等問題，就是屬於社會學研究的。關於中國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代其間一段社會生活的演化，歐戰以來的世界變遷的情形，日本從維新以來的社會發展

等問題就是歸歷史學敘述並解說的。總之，社會學是要確立關於各種社會現象彼此依存的普遍定律。如政府，法律，政黨，道德，宗教等是以什麼為依據？封建的國家和宗法的家族崩潰的原由在那裏？歷史學却是要搜集，整理各種關於社會生活演進的材料，抽出一些正確的結論來。所以社會學同歷史學有親切的關係。

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一種溝通二者的原理和法則的中介，那就是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社會哲學是要用那可通用於自然現象的綜合法則來解釋最基本最抽象的社會現象的，譬如人的意志在社會中是不是自由的？還是人的意志決定客觀的生存條件，還是客觀的生存條件決定人的意志？一切的社會現象還是受因果律的支配的？還是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目的的？一切的歷史變動還是依照機械的法則 (Mechanic Law) 的，還是依照辯證的法則 (Dialectic Law) 的？這許多問題就不是專門給那一種社會科學解答的，社會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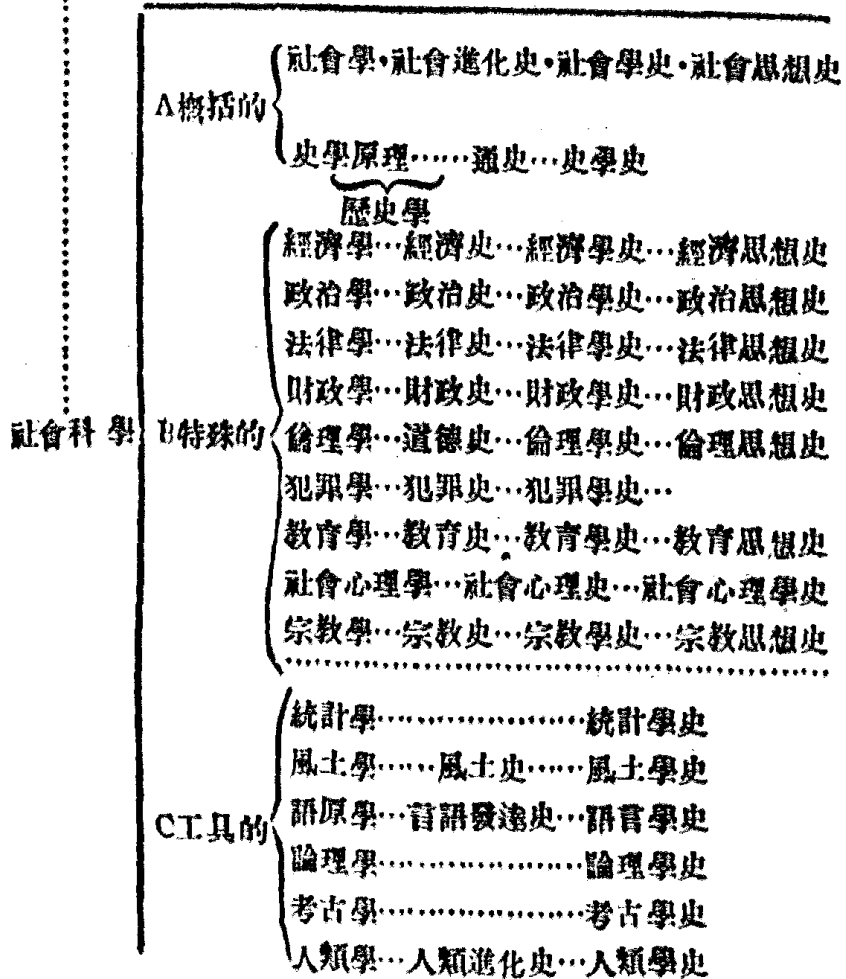
學就要借助自然科學某些普遍的基本的法則來論究。所以社會哲學是社會科學最高的綜合，也是要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通用的一貫法則來研究那最抽象的社會現象。至於自然科學的法則何以能通用於社會現象呢？這只是因為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人類無論如何進化，總逃不出自然界，變成一種超自然的神仙，所以人類社會一切的變動，也逃不出自然現象的基本法則的支配。社會哲學既然是要解決社會活動和發展的基本問題，它就供給了一切社會科學的出發點，尤其奠定了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立足點，所以我們在研究社會學之先，先得要解決一些基本的問題，這樣才有一條一貫的路綫。

爲要說明各種社會科學的分類和社會哲學對社會科學的關係，我們可以列表如下：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原理...自然進化史...自然科學史

社會哲學.....社會哲學原理.....社會哲學史

a 理論的... b 歷史的... c 科學史... d 思想史



由上表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學同歷史學是社會

科學中最基本的。就供給社會全部生活的演進的材料而言，歷史學的研究是必需的；就確立社會現象的普遍法則而言，社會學又是必要的。然而歷史學和社會學却不能因此而阻礙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正如哲學不能妨害科學的發展一樣。事實上社會學同歷史學固然不可分離，就是和其他社會科學也是有呼應的關係的。因為社會學所確立的基本原理，有許多可具體化的通用於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而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所設定的法則，有許多又可以同社會學的原理相應證，相發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的舞臺中實擔任着主要的角色。

然而歷來有許多社會學者以為社會學祇是研究某些零碎的空泛的問題的，什麼婚姻問題，家庭問題，互助問題……差不多佔領他們的社會學理論的大部份，而對於社會現象的基本問題倒反忽略了。這樣研究社會學如何能發見社會生活的組成原則，又如何能對於一切重要的社會現象加以

明確的分析和批判呢？

自然，我們並不是說不要研究某些細小的社會現象，凡是存在於社會中的事物，都可以成爲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過我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分析它們所附隸的基礎，即是說，我們要懂得它們在社會的基本生活中所佔的位置，認定一切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一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人類，事物，觀念，祇有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才可以表現他們的作用，離開了這種關係，就失却了他們的根本意義。所以當我們討論到家庭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要把它看作一個單純的家庭問題，因爲家庭問題發生，是附隸於一般的社會生活形態上面的。如果以這樣的態度來研究社會學，對於一切的社會現象就可以以一貫的法則來解釋。

社會學的性质由上述的理論我們可以明白了一個大概，我們現在就要概括的說明社會學的作用和意義。

本來要對於一種科學下定義是最困難的，特別社會科學是如此。但各種科學既各有一定的特殊任務，當然可以以一定的定義來說明它。所以在我們研究社會學之先，確立社會學的定義乃是必要的。

歷來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一辭所下的定義，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舉其要者如次：

(1)“社會學是社會的科學”。(瓦德 Ward 在通俗科學月刊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一九〇二年六月號一一三頁]所述如此。)

(2)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關係的科學。”(見萊特 Wright 的實用社會學 Practical Sociology 第一頁。)

(3)“社會進程的科學”(見斯摩爾 Small 的普通社會學 General Sociology 第三五頁)

(4)“研究人類結合及促成或改變這種結合的原因之科學。”(見狄賴 Dealey 和瓦德合著的社會學教科書 Text Book of Sociology 第二頁。)

(5)“社會學是指那概括吾人的社會知識的一叢尙未成熟的材料的名稱。”(見費爾崩克士 Fairbanks 的社會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第一頁。)

(6)“社會現象的科學”(見羅斯 Ross 的社會學基礎 Foundation of Sociology 第六頁)

(7)“社會的科學研究。”(見吉丁士 Giddings 的社會學初步 Inductive Sociology 第九頁)

(8)“社會學是企圖藉在進化過程中共同活動之物質的,生命的,心靈的諸原素的作用來解釋社會的起原,生長,結構,與活動的。”(見吉丁士的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 of Sociology 第八頁)

(9)“社會學是考究由人類合羣而發生的社會現象。”(白臘克麥與給林 Blackmar and Gillin 合著社會學大綱 Outline of Sociology 第一四頁。)

讀者由上述的許多定義得到什麼呢?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雜亂無章的概念麼?這些定義無論它們在社會中具有如何大的權威,始終不能給我們

個關於社會學的具體的正確的合作於科學的觀念。

自然，我們要對於某種科學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不僅要認識該種科學的性質，作用，與對象，而且要首先確定我們科學的立場。所謂科學的立場是什麼？

(一)反形而上的唯心論之唯物論。

(二)反自相矛盾的多元論之一元論。

(三)能求出首尾一貫的結論之互辯法。

因此我們可以對於社會學下一個這樣的定義：

社會學是研究人類在全部的勞働過程（廣義的）中的互動關係，及探求這關係中的一般法則，以分析一般的社會現象和找出社會的歷史進程的路綫的科學。

二 社會學之史的發展

每一種科學都不是偶然而發生的，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乃能產生某種適應這種條件的科

學。埃及如沒有尼羅河的氾濫，測地的幾何學也許不會產生，同樣近世的資本主義如不發達，就沒有發生社會學的必要。這並不是說，社會學祇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科學，乃是說，有了資本主義以後，社會活動關係——勞動進程中演繹出來的社會關係比從前繁複多了，而發生了許多實際的社會生活問題和人類意識上的問題。社會學就是要應運而起解答這許多的問題——不管解答的方式怎樣。大凡每一種科學的發達除上述的客觀需要而外，必須先具有三個前提：第一，哲學的分化，即哲學對於某些特殊的問題無力解決，而必須分化出一種獨立的科學，讓它獨自解決一個特定的範疇中的問題；第二，科學的工具和方法之發見；如有伽利略發明望遠鏡，天文學才會發達；文鶴客 L. Wenhock 發明了顯微鏡，生物學和醫學才大放光彩。第三，別種科學的發達。

就社會學而論，也具有這兩個前提。最初社會學實朦朧地包含在玄學和哲學中，在兩百多年以

前，不僅沒有人確立社會學的體系，連社會學(Sociology; Sociologie)這個名詞也不會聽見過。往後，發生了許多的社會實際生活問題和關於社會認識的思想問題，哲學不獨不能予以正確的解答，且對於這些問題的性質亦不能分辨清楚，因此社會學在這哲學窘困的時候，遂不能不肩負起它自己的使命，企圖確立一個完全的體系了。其次，從十七八世紀以來，科學方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如論理學已經確立了很完備的體系，統計學亦伴着經濟學的發達而發達，黑格爾的互辯法 Dialectic Method 給予社會學一個新的途徑，歷史的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因之確立。此外，自然科學的發展亦促進社會學的發展不少。哥白尼，蓋普納和伽利略的天文學，牛頓的物理學，林納與巴俾的生物學，在人類思想上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打破了人類一向對於宇宙，物質現象，生命現象的迷信和妄想。這對於社會學雖然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但假使沒有這些科學的發展，社會學或許不會發達，即

令社會學發生了，社會學者也脫不了神秘的玄學氣味，社會學的基本法則——社會現象的因果律就無從建立起來，這是無疑的。到了十九世紀，有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對於地球上的生命現象投下了一枝熊熊的火炬，那就是達爾文揭出了他驚人的生物進化論。這對於社會學有什麼影響呢？不是確定了實證了人類社會的進化律麼？不是襯證了人類社會是同生命現象乃至宇宙現象一樣，循着互辯法的程式而變化，而發展麼？所以社會學在這幸運的環境中飛躍突進起來，漸漸確定了它的獨立體系。

以下我們要敘述社會學的史的發展。

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學之略具科學的雛形，實自孔德(August Comte 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始。在孔德以前並非沒有類似社會學的思想，但都沒有理成明白的體系。這是因為中古的殘餘的封建勢力和宗教勢力尚籠罩着人類的意識，新興的資本主義一方面在同這種殘餘的封建勢力搏

門，一方面要鞏固它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的文化基礎尚未十分穩定，反映到人類的意識上遂表現出斷片的、凌亂的思想。可是到了孔德的時代，工業資本主義已有了相當的發展，摧毀了封建的殘餘勢力，它不僅要施行它在物質上的威權，而且有確立它的獨特的文化基礎之必要。於是人類的意識潛移默化的轉換了一個新的形式。孔德就是這種新思想的代表。他原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家聖西門(St. Simon)的信徒，但他並沒有成爲一個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而倒成了一個代表資本主義的實證論的哲學家。一八四二年孔德的名著實證哲學講義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出版，他將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爲三個階段，即是神學時期(La Période Théologique)，玄學時期(La Période Métaphysique)，和實證時期(La Période Positive)。神學時期又分爲拜物的(Fetishistic)，多神的(Polytheistic)，和一神的(Monotheistic)三個階段。神學時期是宗教性質的，玄學時期是軍事性質的，而實證

時期却是產業性質的。他這種分割是否正確，姑置勿論，但我們却看見他是謳歌資本主義的。實在，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經戰勝了封建的經濟制度，燦然可觀，正值得孔德稱頌。他雖然同時看出了資本主義的危險，但他猶希望藉社會的道德化來避免這種種的危險。他以為道德法則將支配着人心，使個人為社會的幸福而服務，道德的勢力將趨使人進到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樣，孔德就陷於矛盾的境地了。他一方面主張實證的科學的法則，一方面却從縹渺的道德境界中構成他的玄學理想。這是因為他只抓住了一個社會的輪廓，而沒有看到社會的核心。他雖然懂得社會是進化的，却不知道推動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什麼？因此他始終找不着社會進化的線索。

孔德既在法國資本主義發達的時候構成他的本主義的社會學，同時英國亦有代表資本主義的功利主義學說（Doctrine of Utilitarianism）出現。代表這種學說的就是彌爾父子 James Mill

and John Stuart Mill)，他們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學說不僅在哲學上經濟學上劃出了有產階級的意識，而且給予社會學一個資本主義的烙印。

另一個英國的社會學者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亦是十九世紀被稱為奠定社會學基礎的人。他將生物的進化概念應用到社會學上去。在他有名的綜合哲學(Synthetic Philosophy)中，他將社會學與生物學，心理學，和倫理學並列。他將人類社會看成一個超有機體（見他的論文“社會有機論”，‘The Social Organism’及“社會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實為有機論的社會學的代表。一八七四年，奧國經濟學者謝富勒(August Schaeffle)發表他的社會體的機構與生活(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örpers)，有機說的社會學更向前發展。其他如法國的窩謨(René Worms)，菲葉(Vilfred Fouillée)和羅伯特(de Roberty)，德國的李蓮佛(Paul von Lilienfeld)都是生物學的社會學者(Biological Sociologists)。我們分析這種社會有機

論，不獨要明瞭這種學說的生物學背景，同時還要了解這種學說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形態的反映。因為自從工業資本主義得勢以後，整個的社會都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纏繞，在外表上是一個嚴整繁複的整體，因此容易使人將社會同有機體構成一種類似的比擬。例如謝富勒將政府比作社會集體的頭腦，認為是社會意識的最高代表；將交通和運輸比作血液循環系；將經濟比作營養系，這無疑的是受了當時現實的社會組織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居於主宰的地位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為要維持那種隸屬的關係，自然要揭出自欺欺人的有機理論，朦蔽被宰割者的眼睛，他們不惜用狠無聊的語調來比擬社會中的主從關係——如以資本家為頭腦，以勞働者為手足——好讓資本主義永久建築在他們的天然不平等的原則上。

除社會有機論以外，還有社會契約說(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在這裏也要補述一下。社會

契約說起原很早，但到了何伯斯，洛克，和盧騷始標出它的獨特的徽幟來。他們三個人的立場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都不同，何伯斯是主張專制而代表封建君主階級的利益的，洛克是主張立憲而代表貴族階級的利益的，盧騷是主張民主而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後來這種社會契約說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時的學者所運用，成為有產階級爭取自由權利唯一的武器。於是在社會學上開始有社會契約論出現。主張此說者，謂社會實由於人類同意締訂一定的契約所構成。社會的關係乃是建築在大眾的同意上，形成一種普通意志 (General Will)。如果某方違背這種契約，則另一方有權解除這種契約。所以人類一切的權利和義務是由契約規定的。這種契約觀念不用說是有利於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因為它一方面可藉此對貴族僧侶階級提出抗議，爭辯自己的權利，一方面可藉此構成它自己同另一個新階級—勞動階級的社會關係。果然，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資本家和勞

僱者可以自由的締定他們的雇傭關係，同時又可以自由的解除這種關係了。

社會契約說隔離科學太遠，是不待說的。但它一直到現在還支配着好些所謂社會學者的頭腦，可見其潛勢力之不小了。

當資本主義一發達，各種維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社會學說就應運而起，除上述的幾派理論而外，還有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精神學派(Spiritualistic School)，自然學派(Naturalistic School)，神秘學派(Mystical School)等派別，這種種的學派雖然所標出的理論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出發點，總不外要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不自覺的成爲資本主義的維護者，却滿口否認他們的學說帶有階級性，以爲真的有超出階級關係的社會學說存在，這是因爲他們的意識爲日常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所朦蔽了。

在十九世紀正是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的時候，社會學說也就起了急遽的分化，一方面有許多學

者在那裏歌頌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却有人對資本主義作激烈的抨擊，代表前者的就是一班觀念論者或機械的唯物論者，代表後者的却是被後人稱爲唯物史觀派。從唯物史觀出世以來，社會學就起了空前的大革命。因爲從前一般人不是把社會學當作玄學的附庸，不能確立社會現象的一般法則，便是從虛無縹渺的精神現象中去尋求他們的理論的根據。社會學在他們手裏，就變成了一種“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 Science)。當時建立社會學的科學的體系的，就只有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唯物史觀一方面同機械的唯物派的理論不同，一方面同保守的歷史學派的學說迥異。它固然反對觀念論，但同時亦反對那把物質現象和歷史事態看做固定的機械唯物論和歷史定命論。唯物史觀是要從物質的活動現象中找出支配人心和一切社會生活的史的法則，換言之，是要從社會的流動進程中尋求說明物質現象和一切社會

生活形態的關係的因果律。唯物史觀是綜合二種原素成功的：其一是一元的唯物論，其一是辯證法，所以又有人稱它為辯證的唯物論 (Dialectic Materialism)。在社會學的領域中，唯物史觀是發見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的唯一工具，有了它一切社會現象都可以以一貫的法則解說出來。唯物史觀支配着社會學的發展到現在雖不過幾十年，但它的權威是極大的，就是俗流的社會學者也不能不相當的承認或剽竊它的理論了。如果我們平心靜氣的來觀察，很顯然的可以看出唯物史觀的社會學有征服其他社會學理論的趨勢。

三 社會學的範圍與研究方法

無論那種科學都必有它一定的研究範圍，否則就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社會學雖然是最帶有綜合性的科學，但它並不侵犯別的社會科學的範圍，反之，它却有它自己獨特的使命和作用。譬如關於商品價值的決定，價格的形成，利潤的增

減，資本的構成和增殖等問題就是屬於經濟學所研究的。關於國家的組織系統，政權的分配，國家生活的基本條件等問題就是屬於政治學研究的。社會學決不能越俎代庖的侵入別的科學領域中，如果不是這樣，社會學就成了一種包辦一切的拉雜學問，不能建立它獨立的體系了。

俗流的社會學者們往往將社會學分作兩個部門，一是社會動學(Social Dynamics)，一是社會靜學(Social Statics)，這實在根本不懂得科學的意義。根據科學來說，一切的現象都是不斷地在那裏起交互的變化作用，在那裏永續的流動不息的。人類社會不過是自然界的一部份，誰也沒有一種超絕的神秘的權威使得某種社會現象靜止起來。除非人類社會根本消滅，社會現象決沒有停止變動之一日。關於這一點，後文當詳細討論。

總之，社會學是以變動的人類社會現象為研究的對象的。社會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發生的勞働關係(廣義的)和反映這互

動關係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發展的過程。社會學同經濟學不同，經濟學是研究人類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之下維持特定的社會的物質生活形式，以及，取什麼形態人與人發生着生產的關係。自然，社會學也往往涉及經濟的現象，但它決不會同經濟學混同。因為各種科學的對象都是不能絕對的截然劃分的。譬如生物學所研究的，是有機的物體，而有機化學(Organic Chemistry)也有時拿某種動物或植物的一部分用化學的方法來分析它的原子構成的式樣與分量。生理學是研究人體的組成與機能的，而近時的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也往往拿有生命的人或動物來作生理反應的實驗。但是我們決不會把生物學同有機化學的範圍混同，我們決不會把生理學同心理學看作一個東西。

其次，我們要論到研究社會學的方法。

這是很顯然的，任何科學的發達都要以該種科學的方法的發達為前提。科學的方法具有幾種

特性與效能：第一，它能決定某種科學的性質和趨勢；第二，它能幫助人發見為人的普通觀念或能力所不能發見的現象和法則；第三，它能使人得到某些問題的正確結論；第四，它能指出一條直逕的路線，而節省人的精力與時間；第五，它能整理人的觀念，使成為系統化，而不陷於矛盾的境界；第六，它能使得人取得預言的可能性或蓋然性。

大概科學的方法多半是有普遍性的。應用到某一種科學的方法，往往同樣也可以應用到別一種科學。一種普遍的科學方法發見了，所有的科學都要起一種突然的革命。譬如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為倍根（Francis Bacon）發見以後，科學就呈現着長足的進步。所有的科學的性質也因此變動起來。所以今日為自然科學所應用的許多方法，照樣也可以施之於社會科學。

社會學所應用的方法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邏輯的方法（技術的方法），一種是現實的方法（原則的方法）。邏輯的方法，即是應用某種或別種或

並用二種以上的思維形式來探求某種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的；而現實的方法却是客觀的社會現象的真實關係映在人的頭腦裏，經人用技術的方法（歸納法）在意識界中瀘出來的普遍的原則以研究社會現象的本質和因果律的。這種方法是同一般的現象若合符節的，故稱為現實的方法。所以前者是補助的方法，而後者是主幹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明瞭邏輯的方法的內容。

邏輯的方法是依着兩種根本的程序進行的，那就是在科學中很流行的歸納法和演繹法。歸納法是由許多特殊的事實或現象中擷住一般的原則；演繹法是由一般的原則推證特殊的事實或現象。所以照順序來說，演繹法應受歸納法的規限，演繹出來的道理或見解是否正確，全靠歸納時候是否應用了正確的方法來決定。例如戰爭一發生，人口往往減少。我們就可以從這許多次的戰爭中抽出一個一般的結論來，即戰爭是促成人口減少的原因。假使這種結論是沒有錯誤的，則下次一有

戰爭發生起來，我們便可以推定人口將會減少

這個邏輯法式可列表如下：

普法戰爭 中俄戰爭 中日戰爭 歐洲大戰	}	(人口)	}	(戰爭)	}	(第二次世界大戰)
		(減少)		(是人口減少的)		(——人口減少。)
				(原因)		

雖然人口減少的原因不只是戰爭，如饑饉，瘟疫，遲婚，貧窮，殺嬰，節育等……都是造成人口的減少的各種原因，然而這對於“戰爭是釀成人口減少的原因”的結論並沒有多大的妨礙；正如食料缺乏，獵人捕殺等原因對於“不適應於環境是動物減少的原因”的原則沒有妨礙一樣。自然，我們分析某種現象的原因，不能單見其一而忽其二，我們第一要認定那種原因是主要的，根本的，那些原因是次要的，更次要的；第二，我們要明瞭這些原因的相互關係及連續。同時，我們又不僅要懂得現象的積極原因，而且要看清它的消極原因。這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明白引起現象的原因，而且要觀察阻礙或削弱這種現象的因素。譬如遲婚是人口增加率降低的一個原因，在行着遲婚的社會，人

口多半不會很快的增加，但假使這個社會的財富增加了，結婚的人數比以前增加，人口也一定呈着增加的現象，所以遲婚這個因素終於被財富增加這個因素抵消了。

讓我們來說明社會學的歸納法。

歸納法依照其各種程度不齊的式樣，可以分爲記述的歸納法(Descriptive Induction)或綜合的歸納法(Generalized Induction)，統計的歸納法(Statistical Induction)，與分析的或抽象的歸納法(Aalytic or Abstractive Induction)三種。

記述的或綜合的歸納法，就是就各種的現象加以觀察而尋繹它們彼此的類同點得着一個綜合的概念，然後將它與別的綜合對照，以形成更大的綜合，如此可以累進的將這種綜合擴大下去。例如我們調查上海的銀行，每個銀行定然可以找出若干共同的特徵，因此我們可以構成一個關於上海銀行的一般的概念。我們再去調查上海的紡織工場和橡皮工場，我們又可以作出第二種關於工

場的概念。然而把它同第一個綜合對照起來，仍舊可以尋出兩者的共同點來。譬如說，銀行是有股東的，由最大的股東掌握全行的大權，工場亦是如此；工場是基於勞働力的剝削關係（直接的）上的，而銀行亦間接的靠這種剝削關係來維持；銀行是靠信用(Credit)來維持的，工場沒有信用亦將不能存在；諸如此類的類似點可以尋繹出很多，因此我們可以把關於工場的一般概念同第一個綜合結合起來，形成第二層更大的概括；我們再去調查上海各種最大的商店，我們又可以構成第三種概念，末了把它同前二種概念結合起來，就可以達到第三層最高的概括，即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

事實上，這種綜合法完全是靠着人的觀察力去行的。在許多時候，即是諸種現象發生繁複的密切的關係的時候，這種方法往往行不通，而且容易陷於錯誤。因為各種現象的傾向有時並不是表現得一致的，有些表現得程度很高，有些很低。在這種場合，就非借助於統計的歸納法不可了。所謂統

計法，就是估計一羣現象的某種徵候發生了多少次，表現的程度怎樣，以及各種徵候發生前後相去的時間幾何。換言之，統計法就是各種徵候表現的程度，重複的次數，表現次數的時間距離的數量估計。所以應用它可以得到對於各種現象更確實的認識，在相當的程度中，並可以豫測正在前進的新發展過程大約取什麼路線進行。譬如我們統計二十年來的經濟恐慌，假定某國第一次的經濟恐慌發生於一九〇九年，倒閉了四個工場，失業人數有二千，市面上的商品的價格跌落了百分之三十；第二次發生於一九一九年，工場倒閉了六個，失業的人數為四千，商品跌落百分之三十五；第三次發生於一九二五年，工場倒閉了八個，失業人數為五千，商品跌價百分之四十；第四次發生於一九二八年，工場倒閉了十個，失業人數為六千，商品跌價百分之四十五；我們從這些統計裏面得到了什麼呢？不是教我們認清楚了歷次的經濟恐慌，在各種數量上都彼此不同麼？不是昭示我們經濟恐慌在

時間的距離上是累進的縮短，而場工倒閉的數目，工人的失業數目，以及物價跌落的百分率，是累進的增大麼？因此我們由這些統計可以得到一個如下的結論和蓋然性的預測：

卅年來的經濟恐慌在伴隨着它們而起的諸現象的數量上是呈着尖銳式的累進的增大形勢，如果以後客觀的條件不變更，大概在兩三年後又有一度經濟恐慌，其工場的倒閉數，工人的失業數，物價的暴跌率，或者更比一九二八年來得大。

再拿前面所舉的例來說。如果我們能夠統計上海各銀行，各工場，和各大商店的資本數目及各個部門資本分配的形態，職員工店員的人數多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股金的多寡及股金的分配狀態，紅利的多少，……我們就比單純的作幾個大概的概括觀察得更清楚了，而且我們可以藉此推測今後各業的盛衰及發展趨勢，以及職工店員的生活狀況——勞資間的關係。

但是統計法不限定是應用一定的精確的數字。在好些時候，我們對於某些社會現象每每很難甚至不能用數字去估計它們，那我們就不能不憑藉歷次觀察的經驗的積集來估量了。例如我們一般的觀察中國的農民生活至若干年後，我們就可以大概的指證中國的富農逐漸有減少的趨勢，中農漸漸降為貧農，貧農則變為城市的工人，苦力，乞丐，游民，和盜匪。這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統計數字(有數字自然更精確)。所以統計法又有兩種，一種是數字的統計法，一種是估量的統計法。

然而社會現象是異常複雜的，各種社會現象往往呈着矛盾，離合，隱現的狀態，因為它們是許多複雜原因的結果。統計法不能決定那種原因是一般的，是基本的，那種原因是特殊的，是次要的，更次要的，更不能指出各種原因分布的形勢及其相互的關係。在這時候，就不能不用第三種方法——分析的歸納法來解決了。

所謂分析的歸納法，就是分析某種現象構成

的原素，究竟這許多原素分布的狀態如何，那種原素是主宰的，那些是次要的，更次要的，然後把許多副的因素除去，而得到一個真正的基礎的不變傾向，這樣，現象的真相就會畢露了。這好比是鍊金時，先除其渣滓及旁的鑛質物，然後得到純金一樣。舉例來說，上海在中國比較算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事實上，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夾雜着許多別種的經濟原素的。那我們要曉得資本主義社會的真相及其發展的趨勢，怎樣才行呢？不用說，先要把許多旁雜的原素除掉它。譬如上海的經濟構成狀態是如下圖：



我們先把外面一層剝除了，剩下來的有三種性質不同的資本主義，那我們要懂得任何一種，只要將其他的兩種原素除去就得了。但我們還要知道，這三種資本主義都各有兩種性質，即是外國的與本國的。以上海而論，在商業資本主義中，是中國的資本多，而外國的少，在工業和金融資本主義中，是外國的資本多，而中國的少。所以在每種資本主義裏，我們要曉得任何一種性質，必須將另一種性質除去，同時要明瞭這兩種性質的相互關係，然後才可以推測某種性質資本主義的趨勢。假定我們現在把中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暫且除掉，單剩下外國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同時我們已經知道了外國的工業資本比中國的工業資本多若干倍——譬如說是五倍，而且外國資本已有年年累進的增加的趨勢，我們就可以決定：

- (1) 外國的工業資本將征服中國的工業資本；
- (2) 外國工業資本將同金融資本結合起來，支配中國的經濟；

(3)外國的工業資本循着集中的法則，必然地集中於某個資本的集團。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種分析還欠精密。第一，上海的資本主義是同世界的資本主義相聯結的；第二，上海的資本主義多少要受中國國內各種條件——農業經濟，手工業經濟，政變和內亂，……的影響。假使世界經濟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動，上海資本主義自然也要跟着變動起來。譬如說，假使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着某種原因忽然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在上海的國際資本主義自然逃不了這種同樣的厄運。假使中國內戰發生了，在政治上起了一個大變動，上海的國際資本主義至少要受一個大挫折。所以我們如果只注意到各個已經表現出來的現象，而不注意某些未表現的現象的預朕，還是沒有預測的可能。預測某種現象的先決條件，就在我們對於構成某種現象的原素及其潛在的傾向分析得精確不精確。行分析法，有一定的程序：

(1) 就空間的和時間的關係逐層地尋出構成某羣現象的因素及其表現的或潛隱的傾向，務至於盡。

(2) 比較這些因素和傾向的程度。

(3) 查明這些因素和傾向的性質，即是估定它們的相長相消的關係。

(4) 將掩蔽或障礙某種現象本體的旁雜因素和傾向悉行除去。

(5) 某種原則的根本和恆常傾向發見。

所以分析法是由複雜的進到單純的，是由矛盾的進到劃一的，是由不定的進到有定的。爲使讀者明瞭起見，再舉一個例子說明。

例如我們憑着長期間的觀察，知道資本主義一定是向着覆亡的路上進行的。但是歐戰以後，資本主義却似乎出人意料之外取得穩定的形勢，一般人遂以爲資本主義真個能長此繼續其壽命了，以爲“資本集中必然地招起資本主義的覆亡。”這個原則是不正確了。但是事實上，資本主義果真環

固了嗎？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戰後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我們顯然發見了一種特質，就是資本主義穩定的相對性。所謂相對性就是：(1)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並不是一致的取着均一的穩定形勢；(2)各個產業部門盛衰的形勢不一。

我們分析掩蔽資本主義沒落的過程的各種傾向，即是造成這種相對的穩定形勢的因素，不外(1)資本主義生產的合理化；(2)工人革命運動的鎮壓成功；(3)殖民地剝削的加緊；(4)國際獨佔事業的發達；(5)金融資本主義同工業資本主義結合的嚴密；(6)武裝壓迫殖民地之暫時勝利；(7)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為對抗其共同的敵人暫時形成一種利害的結合。還有許多其他的小原因，不必詳述。

在另一方面，我們發見了許多足以抵消上面諸因素的傾向。這許多傾向可分為二類：一種是由於上述因素本身產生出來的，一種是潛伏於資本主義的世界中的。如果我們將上述諸因素抽去了，

則資本主義的真正原則就會顯見：

(1) 資本不斷地循着集中的法則漸漸為少數人壟斷，大多數人失掉了謀生的生產工具。

(2) 獨佔事業發達，一方面是大資本壓倒小資本，他方面是失業工人加多。

(3) 國際的無政府狀態生產，生產量超過一般人的購買能力，市場上發生生產品過剩的現象。

(4) 資本主義的國家竭力向外面——工業後進國尋找市場，原料，和投資處，一方面引起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衝突，別方面引起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鬥爭。

(5) 全世界為資本主義國家瓜分乾淨，資本主義的國家再不能從殖民地榨取更多的利潤來施惠於國內的工人，而對於工人的剝削，反相對的加緊，激起工人階級的反抗。

(6) 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及各個生產部門取着極不均勻的形態發展它們的生產，演成主宰和

隸屬的關係。

歸納上面的諸原則，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身已在不斷地製造許多足以促成它遲早陷於崩潰的矛盾，換言之，資本主義正在累進的破壞一切現象的均勢。

以上將歸納法討論得很詳細，我們現在可以簡單的論及演繹法。

演繹法不是憑空可以行的，必須預先有一個或若干正確的出發點，這出發點就是由歸納得來的概括和法則。例如我們既然斷定工業資本主義一發達，城市的人口必定相對的增加。則我們就可以推定，假使成都，長沙，或南昌的工業資本主義發達起來了，人口亦會大大的增加起來，而農村的人口會相對的減少。這種演繹法，叫做單純的演繹，因為它是由一個命題出發的。

單純的演繹法，只能施行於某些比較單純的社會現象。但是有些社會現象太複雜了，變動的速度太快，則我們就必須有二個以上的命題做出發

點。例如我們要預測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不是會發達，則必須顧慮到下列若干前提：

(1) 中國的工業，商業，金融是否可以脫離國際資本勢力的束縛。中國的資本是否可以同國際資本競爭。

(2) 中國的關稅是否可以完全獨立。

(3) 一切束縛中國經濟的不平等條約是否可以完全取消。

(4) 支配中國政治文化的封建勢力是否可以肅清。

(5) 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否可以長久穩定下去。

(6) 中國的原料出產地是否可以由中國完全支配。

如果上列諸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的資本主義自然無問題的會發達起來，否則我們的推論就會適得其反了。

所以演繹的正確與否，全看歸納時所得的結

論正確與否來決定。演繹法的職能祇是將一般的原則應用到個別的事件或現象上，所以邏輯的方法的重心還在歸納法。

邏輯的方法對於社會學的使命是帶有技術的性質的，它能幫助社會學者搜集各種的材料，分析各種現象的原因，求出某個特定範圍以內的社會現象的法則，及推論各個特殊的社會事象，故稱為社會學的技術方法。但是有許多基本的社會現象，用邏輯的方法往往不易尋出它們的核心來，在這時候，就不能不應用更進一層的方法了，那就是歷史的互辯法(Historical Dialectics)。

譬如問：人類社會為什麼會進化？社會為什麼常發生鉅大的革命？何以歐美人的社會意識同中國人的不同？何以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在很早就發生了，而不能進到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何以這個階級會同那個階級鬥爭？中古的農奴制度何以會消滅？這許多問題都只好讓互辯法來解答。所以互辯法是社會學者解釋一切基本的社

會變動現象的鑰匙。

互辯法原來是古代希臘人用來互相辯論的一種法則，它的基本形式，就是正(Thesis肯定)——反(Antithesis否定)——合(Synthesis否定的否定)。後來這種方法為哲學家 and 科學家用來解釋宇宙現象，社會現象，和精神現象，才變成了一種真理的工具。但互辯法起初為觀念論者所應用時，往往不能求得事物的真象，反把各種事物的真實過程掩蔽了，神秘化了。黑格爾就是一個觀念論者的代表，他一方面承認宇宙間一切的事物是在依照互辯的法則流動不息的，一方面又認定精神是絕對的。在他看來，一切的現實現象都是因精神現象而存在的，不是客觀的事物決定人類的意識，而是人類的精神支配客觀的事物。因此這種唯心的辯證法使他的結論同所用的法則相矛盾。後來這種互辯法落到社會科學者和唯物論者的手中，就改換其趨向了。新唯物論者一方面肯定了引伸了互辯法的作用，另一方面奠定了互辯法的基礎，使

它同物質現象結合起來。這樣一切的現象就都歸到物質方面，而不復以不可分析的抽象的精神本體來做張本了。互辯法是本來含蘊在以物質為依歸的一切現象中的，是由人用經驗和思維發見出來的，並不是人們用思維憑先驗假設出來的。換言之，互辯法不是憑空存留在人的腦子裏用以範疇一切外界的現象的關係的，乃是從外界的現象中顯示出來的普遍的法則。人們既然把捉住了這種法則，就可以說明諸現象的變動過程和相互關係。所以互辯的法則是固有的存在於諸現實現象中，後來才為人所發見，所應用，正如萬有引吸力的法則是存在於宇宙中一切的物體中，為人所發見，所應用一樣。

互辯法一方面可以解說一般的事物，一方面亦可以說明特殊的現象。故互辯法可分為三部：

(1) 一般的互辯法 (General Dialectics) 說明一般宇宙現象的運動形能與法則，故可稱為一般的科學的方法；(2) 自然的互辯法 (Natural Diale-

ctics)，說明自然界運動的過程與諸運動過程之聯絡的法則的，故可稱為自然科學的基本方法；(3) 歷史的互辯法 (Historical Dialectics)，說明人類社會諸現象的互動作用與聯繫的，故被稱為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亦可稱為歷史的唯物的互辯法 (Historically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社會學所應用的方法是歷史的唯物的互辯法。

所謂歷史的互辯法，是從歷史的物質的過程中求出人類社會的變動和演進的法則的科學方法。

為什麼要從歷史的過程中才能發見人類的社會關係中的基本法則呢？因為——

(1) 一切的現象都不是憑空地偶然而生的，必定有它一定的基本的原因。自然現象是如此，人類社會現象亦不能例外。假使人類社會現象是沒有一定的法則在那裏支配的，則整個的社會就會弄得一塌糊塗，人類的生活就無規律可尋。我想不但

今日嚴整有系統的社會科學不能成立，社會不久也就要歸於消滅。我們可以拿一件很小的事來打比。譬如商品價格的變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如果是沒有原因可求的，恐怕許多商人不久就要破產。因為商人如果不能常常估量價格的變動，則只要一個大的變動發生，他就吃不消。商人所以能賺錢，其實並不是完全靠機會，而是靠他豐富的經驗和觀察，換言之，他必須懂得價格變動的成因，成因明瞭愈周密，他的預測能力愈強。商人破產，好些是由於他們對於價格估量不正確的原故。記得歐戰初起時，有一部份商人屯積了顏料，靛料，鋼鐵，後來竟以此致富。有的人固然是碰着機會，歸之於“命運”，有的人的確是估量了顏料，靛料等因歐戰發生而會漲價，換言之，就是他們懂得歐戰是這些東西漲價的原因。以此類推，人類社會許許多多的現象不是受着一種無形的法則——因果律的支配的嗎？從許多複雜的社會現象中不是可以尋出一種統一的嚴整的必然的基本形態來嗎？社會

學者的任務不僅是要從結果推求原因，而且要從原因推求結果。推求的正確與否全看他估計的正確與否爲定奪。社會學的任務是發見社會現象中被掩蔽住了的因果律——不變傾向，而應用這種因果律來解說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社會現象的。只有歷史的過程能顯示出社會活動的必然法則。

(2) 人類的社會是同自然界一樣，在那裏不斷地流動的，變化的。假使人類社會是靜止不動的，則人類就不會進步，不久就要爲自然所征服，所消滅。固然，有許多變動是對於人類沒有什麼好處，甚至還有害處的，但是這許多無益的或有害的變動都是社會演進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正如人體中的細胞一部分破壞死滅一樣是必然的事實。並且有時看起來是有害於人類的變動，但結果對於人類是有利益的。譬如十八世紀的歐洲有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社會是有相當的破壞，然假使沒有這次革命，現代的文化也就不會產生。所以變動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可是變動決不能由變動自身

中尋出些什麼東西來，必須從歷史的過程中才能找得它的根本原因和線索。因為所謂變動決不是偶然而起的，必定在歷史中積蓄了它的成因。變動是由量的增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所爆發的質的變化。由此便可以解決一向在社會科學中爭辯不決的問題——漸變與突變的問題了。好些學者以為社會是漸進的，這實由於不懂得社會變動的本質。今日各種自然科學已經證明了各種的自然現象都是向着突變的方向進行的。動植物的生長，物理的變動，化學的變化，無一不是呈着突變狀態的。因此由這所有的現象歸納出一個普遍的法則，就是突變是一切自然現象變化的基本公律。人類社會的變動也是同自然現象一樣，呈着突飛猛進的狀態。當社會變動的成因的數量累積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舊的社會形態不能控制它，包容它，就勃發而為一根本的變動，這種變動就是革命。突變是社會進化的真正表現。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有了這次革命，一切的社會關係

就根本改換了，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也就呈出一種顯著的進步狀態。所以我們斷言，社會沒有突變——革命，就沒有進步，而且只要受幾個打擊，就會退化到原始的狀態。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能夠看見社會不斷地在紆迴的流動着，而且又常常呈着突變的現象。

(3) 社會的演進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一種舊社會組織如果沒有破壞，另一種新社會組織就不會產生，同時某一種社會制度不經過一定的階段，決不能進到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以社會的進化好比是條鐵鏈，鐵鏈的環圈是互相銜接，不可分離的。社會變動的意義，並不是說新的制度將舊的社會基礎完全破壞，乃是說，凡不能適應新的發展的社會制度都讓它們在革命的過程中淘汰去，而使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物質文化成爲新社會制度發展的基礎。所以宗族社會是替封建社會預備基礎的，封建社會又是替資本社會預備基礎的。我們如果明瞭社會進化的一定程序，就可以推斷未來的社

會情形，同時我們不會抱着道德的觀念批判各種社會制度——如批評奴隸制度爲不人道，資本主義爲罪惡。但是我們不懂得歷史的演進，是不能發見這種程序的。

(4) 社會是不斷地呈出矛盾性的。原始的人類社會沒有階級的分劃，但是人類却時時刻刻在同自然鬥爭。往後社會階級分化了，於是有階級和階級的衝突，反映到社會意識方面，也呈出急遽的矛盾現象。當社會的生產力發達到了某一個階段而舊的生產關係不能同它適應的時候，就會引起一個總的矛盾，即是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矛盾，這種矛盾形式同時亦會表現於人類的社會意識方面——政治，法律，哲學，宗教，藝術，倫理等。將來階級即使消滅了，人類同自然的鬥爭還是要不斷地繼續的。這種種的矛盾形式只有從歷史的進程中和物質的過程中能夠觀察出來。

(5) 社會的範圍是隨着社會的進化不斷地擴大的。原始的老死不相往來的血族共產社會只有

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族長制度的宗法社會就有好幾百人上千人了。到了封建社會的時代，就以城市或較大的農業集團為社會單位了。及至商業資本主義一勃興，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聯繫就密切起來。工業資本主義將國家的界限逐漸打破了，金融資本主義征服世界以後，全世界就捲入於資本主義的浪潮中了。可見繼續下去，將來的社會同化程度還更要高起來。如果我們不明白社會範圍的歷史發展，對於許多社會現象就會觀察不清楚，我們就不能以一定的歷史範疇來觀察一定的社會形態。

然則我們為什麼要從物質的過程中尋求社會變動的法則呢？這是因為——

(1) 人類社會本身是自然界——物質界的一部分。誤解人類社會同自然界的關係的人，以為人類社會是同自然界對立的兩個東西，這實在是由於不明白人類社會是由自然界進化出來的。不錯，人類社會是不斷在同自然界鬥爭，但是這種鬥爭

形式，是人類不斷地從自然界的本身汲取物質和能力，使成爲己用，一方面抵抗那侵犯人類的自然因素——如捕殺猛獸毒蟲，平治洪水，防禦蟲旱風水等天災，另一方面用以做發展社會的營養資料。所以人類社會不獨要消極的防禦自然，而且要積極的利用自然。由此說來，人類社會是決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的。自然既是人類生活的環境，既是人類進化的策源地，而同時人類本身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份子，人類社會生活的法則自然不會同自然的法則相差很遠。我們要解釋自然現象，非從物質的過程中尋求不出一定的公律，同樣，我們要索解社會現象，也非以物質的過程爲出發點不可。

(2) 人類社會是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人類決不能從虛無縹渺的精神現象中找出維持生活的因素來，也不能用“辟穀”的道術斷絕飲食，延續他的生命。所以人類離開了物質生活就要滅亡。並且一個社會要延續它的生命，必須不斷地設法擴大它的物質生活的範圍，加強它的物質生活的基礎。假

使這種努力停止了，社會就只好宣告退化，以至破滅。所以我們要尋求社會活動的原因，只有以物質生活為基本的素材，正如我們尋求人身活動的原因，要以神經系統——物質構成的——為基本的素材一樣。

(3) 人類社會變動必定是先由物質生活的變動引起的。物質生活一有了變化，各種的精神生活才會發生變化。所以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張本，決定社會的性質的，不是人的精神，而是現實的物質。譬如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使歐洲的社會生活改換一個新的狀態，就是明顯的例證。帝國主義的戰爭，社會革命的爆發，乃至於犯罪人數的增加，自殺人數的增加，我們都可以用物質的原因來說明，否則就解不通。

(4) 人類的物質生活能顯示出一切社會現象普遍的不變的法則，我們如果要研究這一社會同那一社會的組織的同異，祇須明瞭彼此的特殊的物質生活。例如我們如果知道倫敦和上海都有機

器工業，銀行，信託，和保險等事業，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兩個都會是建築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上，兩個都會都必有階級衝突的事實發生，兩個都會都免不了要成爲工人階級醞釀革命的策源地。同樣，如果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國家在非洲，印度，和中國等地爭取市場，投資，吸取原料，我們就可無疑的斷定非洲，印度，和中國等地的原有經濟組織會逐漸爲資本主義所破壞，土著的新興資產階級會受外國資產階級的支配，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必定遲早會勃發起來。社會學所以能够預言社會的變動和發展，並不是因爲有什麼神怪的法術，乃是因爲能抓住由物質生活中顯示出來的普遍法則。

歷史的唯物互辯法是以歷史爲線索，以物質爲重心，推求人類社會的變動法則和發展趨勢最科學最經濟的方法。它昭示我們以如下的態度和方法研究人類的社會現象：

(1) 從變動的過程中探求社會現象發生的原因。認定人類的社會歷史乃是一串不斷地破壞和

構造的連續。

(2) 從適應的過程中觀察社會進行的軌程。認定人類社會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向前發展的，每一種社會形態到了不能同人類的物質生活的基本動力相適應的時候，就有另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來代替它。

(3) 從矛盾的過程中觀察社會的發展傾向。認定人類社會是永恆地呈出矛盾性的。某種因素同另一種因素——如人類同自然，階級同階級，新生產方法同舊生產方法——相矛盾，結局必引起一個新的變動，而使社會進步。

(4) 從人與人，物與物，和人與物的關係中觀察社會的結構；認定人與事物都不是可以孤立存在的，他們必須在一定的關係中結合着或對立着。

(5) 從各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現象的相對情境中觀察某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現象的性質。認定一切社會形態和社會現象的價值都不是絕對的，而

是相對的。

(6) 從全部的社會關係，觀察某種社會的生活形態的變動和發展，認定一切事物和活動都是具有社會的意義的。

(7) 從社會現象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中考究社會的變化，認定數量增加——社會進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就會引起質量的急變——社會革命。

第二章 社會的性質

一 社會的定義

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既然是人類社會，那我們首先就要明瞭社會的意義是什麼，正如生物學者要明瞭什麼是生物，物理學者要明瞭什麼是物質和能力一樣。在自然科學方面，各種科學的對象比較固定，比較明顯，所以它的範圍和性質也比較容

易爲人認識。至於在社會科學方面，則因研究的對象太複雜，變化太速迅，所以它的性質和範圍很容易爲人所認錯。譬如經濟學成立了一百多年，至今經濟的定義尚紛紜不一，政治學者和法律學者對於政治和法律所下的定義亦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就社會學而論，一般學者對於社會的性質和範圍往往看不清，因而引出許多謬誤的膚淺的廣泛的定義。從有社會學以來，誤解社會的意義的學說者大概有如下幾種：

一、有機論——以爲社會乃是一個龐大的有機體，凡有機體所具有的器官和機能，人類社會都一一具備。所以社會乃是循着有機物的活動法則而活動的。社會同有機體一樣，有時因爲營養不足或病菌侵入，而發生疾病。個人是積聚這龐大的有機體的細胞。這種學說本來很早就有人創述，可是到了斯賓色爾纔在思想界佔很大的勢力。闡發這種理論的，還有奧國的謝富勒，法國的窩謨，菲葉，和羅伯特；德國的李蓮佛；與美國的亨利福德。有

機論者往後分裂為兩派，一派以為社會是同普通的生物個體相同的，是為生物有機論；一派以為社會是同個人一樣，不僅有一定的器官，而且有高尙的心靈作用，是為人體有機論。總之，有機論不外是要以有機體的組織和作用來解說社會的構造和機能的。

二、契約說——以為社會是人與人憑藉同意結合的契約關係。所以社會不是由強力強迫組織起來的，乃是得全體人員的明認和默認自覺的形成的。人類彼此既可以同意的訂立某種契約，亦可以同意的解除某種契約，所以經濟關係，政治關係，法律關係，宗教關係，以及道德關係無一不是建築於契約的當事者的同意上。這種學說首先為何伯斯，洛克，和盧騷揭述出來，其後為一般個人主義的學者所發揮，遂成為辯護資本制度下的自由主義強有力的理論。不過到了今日，這種學說已失勢，即偶然的殘留於少數人的思想中，亦大部份為人修改了。

三、功利說——以爲社會是圖謀最多數最大的幸福的結合體。謀物質的繁榮以發展社會是社會成立唯一的目的。所以凡是足以增進人類的利益的，都應竭力保留，反之，凡是足以破壞人類的繁榮的，都應竭力除去。評定社會制度唯一的標準，就是它能否增進人類的福利。這種學說首創於彌爾父子，延之今日，尙在社會科學中佔有很大的權威。

四、精神說——以爲社會乃是人與人的心靈的結合。社會上一切的關係都基於人同人之間的精神關係上。社會的起源，進化，和活動，都可求之於人的心靈。一個社會的文化發展，乃是由於該社會的人的精神狀態進步。所以人類的精神歸向於道德方面，社會就會進步，要改造社會，須先用教育，道德，或宗教來改良人心。這種學說在社會學中最佔勢力，爲許多學者所堅持。

五、國家社會合一說 —— 以爲社會就是國家，社會同國家在實質上是沒有區別的。社會的職

能都可由國家來執行。所以各國有各國的特殊組織，就有它的特殊社會制度。每個國家應酌量它特殊的國情而採用獨特的社會制度。這種學說雖然沒有成立一個獨立的體系，然近世的國家主義往往隱含此種見解。

六、自由結合說——以為社會乃是人類的自由結合，許多人集合在一道，就成立羣體，羣體結合起來，就成為社會。所以組成社會的單位，就是自由的個人。

以上幾種學說，不僅不能指出社會的特質，而且有的根本給社會的表面現象蒙蔽住了，將社會的性質和範圍認錯了。每個有點社會學的眼光的人，對於上述的幾種解說自然不會滿意，自然會看出其謬誤。

假使我們要問一個生物學者：“什麼是生物？”如果他回答我們說：“生物是由細胞組成的物體，”或是說：“生物是有生命能夠繁殖的東西。”我們對於此種定義決不會覺得滿意。因為它們只空泛的

膚淺的給了我們一個答覆。同樣，我們要考究什麼是社會，那就不能隨便的說社會祇是由許多個人湊合而成的羣體；或是說，社會是人類的精神的結合，因為這樣解說社會，不能區別人類社會同生物羣體或其他人類偶然的集合的根本性質。

人類社會實有其獨特的性質和作用，否則社會學就不能成立。人類社會決不是偶然結合起來的，也不是建築在不可思議的心靈現象上的。它在人類脫離動物的生活以後，就已逐漸顯示它的特質。

成立人類社會有兩個主要的條件：第一是自然界，第二就是人的勞働力。不待說，自然界是一切生物生活的環境，決不是人類獨有的。然則除了自然界以外，使人類同動物發生分野的唯一界標，豈不是勞働麼？所以勞働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條件，乃是毫無疑義的。

所謂勞働，就是人類同自然鬥爭並且和自然交換物質和能力的過程。

如果靜心的觀察人類社會，我們就不難知道這龐大的生活體實為無數的勞働關係聯結而成的。勞働關係愈複雜，愈廣汎，社會範圍就愈大。

自然，此處所說的勞働關係並不是狹義的，工人同工人，農人同農人固然結着緊密的勞働關係，就是商人，智識份子，資本家，地主，神父，優伶，娼妓……也不能脫離這嚴密的關係。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物質的生產而生存的。一個人儘管不參加物質的生產，但不參加物質的消費，就不能生存。

復次，人類的勞働不僅是直接生產消費資料，還要生產那種生產消費資料的手段，不僅是要生產祇供人類眼前需要的生活資料，還要生產相當的剩餘的生活資料；這就是說，人類不獨要從事物質的生產，而且要促進技術的改良了。換言之，人類不單要解決衣食住的問題，而且要拿一部分精力去發展文化了。所以勞働決不限定指生產人類的生活資料的行爲，而且可包括改良生產技術的各種活動（如教育，科學的研究，甚至調節勞働生

活的藝術都包括在內)。精神的勞働和體力的勞働分離，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暫時的現象，這種分離會隨着社會的進化逐漸泯除的。

人類社會的勞働單位不是彼此分離的，而是直接或間接地互相聯繫着的。這種無形的聯繫就構成一個現實的總和。所謂現實的總和，就是非由人堆積成功，而是所有的組成份子——勞働單位本來互相發生關係的總合。

但是人類彼此發生勞働關係並不是一時的，偶然的，而是永恆的，繼續的。假使兩個社會——譬如說，原始的血族社會——曾經一度發生過交易關係，以後就老死不相往來，這兩個社會決不能合併為一個社會。因為它們沒有繼續聯絡它們的生產關係。英俄絕交後，彼此在工商業方面雖然斷絕往來，然兩國的勞働關係決不因此斷絕，這就可證明今日的社會關係——勞働關係是有永恆性的。

這樣我們對於社會的性質就會認識清楚了。

社會是人類在同自然鬥爭的過程中所發生的

永恆的勞働關係的最大的現實總和。

二 人類社會與動物羣體

人類同動物究竟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呢？這是研究社會學一個先決的問題。

從古以來，就有許多學者們把人類看得狠神祕，在他們看來，人是介在神與物之間的東西。人類所以能夠成爲這駕馭萬物的怪物，就是因爲有一種天賦的精神。

不錯，人類的確比一切的動物的智慧都高，但這只是數量上的差異，人類的特質決不能由此說明。並且有許多動物，其特殊的精神能力有非我們人類所可及者。我們因此更不能自負的以智慧爲人獨具的制馭萬物唯一的條件。

所以我們不能就人類與動物的本身來區辨二者的差異，我們要從兩者彼此之間的活動來加以辨別，換言之，我們要從二者對於自然的關係來考察。

人類優於動物的地方，就是人類有兩手和言語。但兩手和言語是怎樣才發生的呢？何以動物沒有同人一樣的兩手和言語呢？要解答這個問題，自然不能引用上帝造人的神話，必須從歷史的演進中加以考察。

這是無容說明的，人類脫離動物的生活而進到人的境界，實自兩手的發達始。大概人類最初也常常用兩隻前肢攀摘樹上的菓子，而以後肢立地，後來習以爲常，就得到一種新的能力，即是能够用兩隻脚直立起來。經驗告訴他，這種直立比爬行更便利於生存，於是後肢的肌肉就逐漸發達，而前肢就逐漸靈敏起來，同時前趾的作用也就比從前靈活多了，手的發生就從此完成。人類的兩手一發達，腦筋也就跟着靈敏起來，於是勞働就發生了。

所謂勞働——對自然的鬥爭，並不是可以徒手進行的，必須要有工具；同時又不是孤立可以進行的，必須要合羣。所以人類取着兩種形式來進行其勞働：第一是利用自然界的物力來榨取並改變

自然，第二是人與人集合並交換能力來同自然鬥爭。

然而這樣還不足以澄澈的區別人類與動物，因為利用簡單的工具的事實在動物中也有，美洲有一種猩猩據說就能用石頭和樹枝來敲擊樹上的葉子。至於合羣在動物中也是很普通的現象。因此我們就不能更深一層的來考察此問題的究竟了。

這是不難索解的，人類如果單是應用簡單的自然工具，有許多事情就不能進行。因為天然的工具至多只能加強人類擷取自然物質的力量，而不能使人改變自然物的形態，使自然物同自然物發生一定的關係。所以人類除利用自然的原物來做擷取自然的工具外，還須配合這種自然物同那種自然物，使成爲一種不單純的工具，或是使某種自然物同另一種自然物發生一定時空的關係，使成爲一種新的人爲工具。簡言之，人類要將自己的能力加到某些自然物上來改變其位置，關係，和形狀。在這種物理的過程中，人類的基本使命，——製

造勞働工具就開始完成了。

其次說到合羣，人類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點就是人類不是本能地單純地反應外界的刺激而合羣，而是能用團體的意識去應付外界的刺激。易言之，就是人類能用手勢和言語互相交換意識和經驗來適應現實的環境。不待說，人類的言語是在長久的勞働過程中發達起來的。人類是先有言語，而後有思想，思想是言語的概念的綜合。

所以我們對於人類所下的定義應該是這樣：

人類是能使用並製造勞働工具而以集體的意識和能力自動的適應環境的動物。

這樣我們對於人類社會和動物合羣就不難區別其特質了。

近來許多生物學家以為動物也有同人類一樣的社會，動物的社會生活的問題為許多動物學家所考究。如美國惠脫婁 (Whittler) 在所著的“昆蟲的社會生活” (The Social Life of Insect) 中就專為此問題和加以討論。這種研究對於社會學誠不能

說是毫無貢獻，因為藉此可以比較人類社會同動物羣體的差異。

然而我們決不能說，人類社會同動物“社會”是一般無二的。我們不但認為兩者在程度上相差太遠，而且在本質上也根本不一樣。人類社會之所以成爲人類社會，根本是因爲它向自然積極的取進攻的形式，假使這種鬥爭停止了，人類社會就只好崩潰。所以動物是消極的消費自然，爲自然所控制，而人類却不但要消費自然，還要改變其形狀和關係。

自然，有許多種的動物能夠營其很嚴密的共同生活，這些現象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如蜂蟻就是典型的營着共同生活的昆蟲。但我們如果將這種共同生活同人類生活比較一下，立刻就可以發見一個顯著的差異，就是昆蟲——乃至一切動物的共同生活是始終依着一個型範，毫不變動。我們祇能確言動物的生理在進化的歷程中會起變化，但它們的共同生活形態根本不會發生本質上的變

動。

至於人類的社會生活恰恰以相反的現象映入吾人的眼簾。無論在縱的方面，橫的方面，人類社會都是不斷地在那裏變化的，有時社會起了極大的急變，就是社會革命。

但是什麼力量在使社會起變動呢？我們自然不能求之於人類的心靈，因為我們不能指出現在的人類的心靈同原始人的心靈有什麼不同。我們只有從一個處所去發見社會變動的道理，那就是勞働的技術。

人類自始藉以同自然鬥爭的武器就是技術。技術愈發展，鬥爭的力量愈大。在另一方面，鬥爭的時間愈長久，技術的程度亦愈高。所以技術在那裏不斷地變更，人類的社會關係亦跟着變更。社會關係不能適應技術的變動而反桎梏其發展時，這種社會關係就會被突破，而產生一種新的社會關係——比從前更緊密更寬廣的社會關係。

於此人類社會同動物羣體彼此間的性質上的

差異就舉現在我們眼前了：

(一)人類憑藉技術同自然發生適應的關係，技術愈進步，攝取自然的物力愈多，即是人的能力消磨於自然界愈多，同時改變自然的力量亦愈大。

反之，動物羣體雖然不斷地同自然界交換質力，但這種交換形式是天然的，單純的。因為沒有同人類一樣的技術，所以不但不能改變自然，而且為自然所改變。

(二)人類的技術依照勞働經驗的增加而不斷地變更，結果會引起社會的基本關係——生產關係的變更，因而引起上層的社會關係——政治關係，法律關係，宗教關係，道德關係……的變動，一部社會進化史，不過是社會關係變更的歷史，質言之，即是技術變更的歷史。

反之，動物羣體雖然有的營其嚴密的共同生活，但是這種共同生活是基於動物的本能上，

所謂動物羣體生活，祇是永恆地依照自然的遺傳法則經營的。在動物的羣體中，不會有變更其天然的關係的事象發生。假使動物羣體中亦有同人類社會一樣的革命發生——譬如蜜蜂羣起廢除蜂王，工蟻推翻雌蟻——那就可成立各種的動物社會學。

(三)人類社會能憑藉累積的勞働經驗預測自然的變動，這種預測的能力，就是原始的野蠻人也是有的。因為假使沒有這種能力，自然界一有一個極大會變動，社會就要根本瓦解。不待說，預測的能力是要同預防的能力相結合的。譬如人類預測到在什麼時候會發生水災，就預先要設法消彌它，抵禦牠。這種預測和預防的能力是不斷地隨着人類的勞働經驗的增多而發展的。人類社會的安全，就完全靠這種能力來保證。

反之，動物沒有言語，不能將牠們的經驗傳遞下來。所以動物羣體雖然會本能地經營一些

預備的工作——如積蓄糧食，構造巢房，但並沒有能力預測臨時的突然的變動。所以假使環境一有一個絕大的變化，不能抵抗這種變動的動物，就只有滅亡。

三 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

自從天文學物理學昌明以來，人類的空間和時間的觀念就跟着擴大。人們都知道在浩瀚無垠的空間和時間——宇宙中，地球不過是一個渺小不堪的星球。這個星球因為具備了種種相宜的條件——溫度，空氣，化學原質——而發生了許多有生命的東西，更發生了人類。

人類在宇宙中的價值如何，不是我們在此處所應當討論的。因為我們不能保證這天體不會發生變動；也許地球一旦為一種力量消滅了，人類與一切地球上的生物同歸於盡。

但是如果地球將來真的有消滅之一日——誰也不敢保證沒有這樣的一日來到——人類社會的

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人類社會的許多使命又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熱心去履行呢？這種社會學又何必去費心研究呢？

要破除這種悲觀見解，只有一種解說：

宇宙是一個不斷地在那裏破滅在那裏新生的過程，人類社會在這變動的過程中即使跟着地球的消滅而消滅，亦是用不着悲惋的。因為地球消滅了，在別的星球中亦會有高等的生物——其文化同地球上的人類一樣或且過之——發生。從整個的宇宙見地來觀察，地球的消滅是同個人的死亡，甚至同細胞的破壞是沒有兩樣的。不過地球存在一天，人類的努力就應繼續一天。因為不斷的努力是符合宇宙間一切現象的活動法則的。也許將來人類應付自然的力量大，能設法延續人類社會的壽命，避免宇宙中的大災害。總之，人類的努力無論如何是自有其不滅的代價的。

前面說過，人類社會是以自然為生活的環境。所謂自然，就是圍繞人類四周足以資助社會發

展的一切的物質和能力。所以人類社會同自然發生一種緊切的關係。

同人類社會生活有關係的自然條件可分爲下列若干種：

(1) 供給人類以生活資料的自然條件：

A. 不需要人採取的——空氣，日光等。

B. 需要人採取的——水，菓實，原料，礦物等。

C. 需要人繁殖的——食用植物，和蠶，蜂，畜牲等。

D. 需要人發見的——化學原子等。

(2) 供給人類以生產的動力的自然條件：

A. 相對地不需要人工的——水力，風力，獸力，火力等。

B. 需要人工的——汽力，電力，物理力（槓杆，斜面，滑車等）。

(3) 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自然條件：

A. 影響於人的生理氣質的——氣候，病

菌等。

B. 影響於交通的——山川, 海洋, 騎獸。

C. 影響於文化及政治軍事的——地勢, 海港, 等。

D. 影響於經濟的——氣候海岸綫, 害蟲及益蟲等。

(4) 擴大人類的智識領域的自然條件:

A. 天空的——星球, 星雲等。

B. 地下的——地層, 化石等。

C. 地上的——一切可供學術研究的自然現象。

人類社會爲自然所資養, 所影響, 好像同動物沒有什麼區別。但是人類社會同自然的關係乃是繼續在那裏變動的。最初是自然的力量支配人類, 後來却是人類支配自然。人類同自然的勢力彼此不會長久保持着均衡的狀態, 因爲長久的勢力均衡乃是表明社會的停滯。所以人類支配自然的力量乃是不斷地在那裏增大的。

人類同自然發生關係主要的表現於好幾種形式中：第一是人類採取自然的資料直接供自己的使用，這是一種最原始的形式。如採取樹上的菓實充饑便是。這種形式在原始的野蠻人中很盛行。第二是採取自然的物質來改變其形狀，位置，性質。這種形式多半表現於一切的工業生產過程中。人類憑藉技術的力量採取自然界的一切勞働對象，來供給全社會的需要，是社會生存首要的條件。但是自然界的生勞働對象多半不能直接供人的使用，必須藉勞働工具將自然的生產力和人的勞働力加到這種勞働對象上去，這種自然的物質加上了別的自然力和人力，遂一變其原來的形態，位置，和性質了。在這全部的生產過程中，人類一方面確定自然物同別的物質的能力的關係，一方面又確定自然物同人的能力——勞働力的關係。技術的程度愈高，物質的能力費於自然物的就愈多，而人的能力所費的就愈少，所以技術的發展是同自然力吸收物力的數量成正比例，而同自然物吸收人的勞

動力成反比例的。不過無論技術程度如何高，人的勞動力總是不可缺少的，因為人的勞動力是接合自然物同自然物力的橋梁，技術的程度只是決定這個橋梁的長短。從物質的生產到物質的分配這一個紆長的過程，不用說，是須要經過許多的分工階段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這些階段愈繁多，因為生產物不是直接分配給社會的人員，而必須經過一個轉折的階段，那就是交換的過程。所以在這種交換的社會中，生產者不是同消費者直接發生關係，而是要經過一種中間物——貨幣的媒介的。因為這樣，就有很多人為這種複雜的關係所蒙蔽，而不明白自己同自然的關係了。第三是利用自然物而繁殖其種類，這一個形式表現於農業和畜牧的生產過程中。在農業和畜牧未發明以前，人類尚不能使行這種生產形態。那時候，人類是採取第一種形式或第二種形式。後來某種自然物同自然物的關係為人發見了，才有農業和畜牧的發明，於是在原始人簡單的腦子裏，有一個繁植物種

的簡單的概念。他們固然不知道穀何以會生長出來，牛羊何以會產子，但他們却憑藉經驗，知道一粒穀落在土裏會生長起來，一隻牡牛同一隻牝牛交尾，會生出小牛來。因此他們遂確定自然物同自然物的關係。後來人類經驗蓄積得愈大，自然物同自然物的關係爲人發見愈多。人們不僅使穀子同泥土發生關係，而且曉得使它同水分，日光，肥料發生關係了。往後人類又不但知道助長自然物的積極原因，而且知道助長或妨碍自然物的消極原因了。他們知道某些鳥類蟲類是捕殺妨害植物的害蟲的，而加以保護，某些害蟲害草是妨害植物的生長的，而加以捕殺。直到農業科學與農業技術發達，人類就能知道植物同其他的自然發生關係後引起某種變化的原因了。因此知道選擇種子，提煉肥料，選擇土壤。在畜牧方面，知道選擇畜種，選擇飼料，利用各種的自然力促其早長，早產。所以人類的技術愈進步，農產品所含的自然力量和人的勞動量就愈多。農業技術愈進步，加到農產物上的

自然力量和人的勞動量就愈難計算。譬如將來用電氣機器耕田，用人工製造的熱力在冬天種植物，用化學的肥料培植物，用人工降雨機澆灌植物，用化學藥料撲殺害蟲……這許多逐漸消耗到植物上的自然力量和包含在各種生產工具中的勞働量都要和直接加到植物上的自然力量和勞働量精確的計算起來，就很不容易了。這種生產形式——繁殖自然物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必要的，因為它同工業的生產有密切的關係，它的過程同工業的生產過程乃是首尾銜接，不能分開的。第四是人類維持自然物力的均勢。這一種形式亦是隨着人類的技術力量的發展而發展的。在原始的時代，人類簡直沒有這種能力，因為他們的預測能力和技術程度太低，等到人類的技術程度一增高，就能分析各種自然現象間的關係，知道自然界一切的物力的數量都必須保持均衡的狀態，否則就會危害到人類社會的生存。譬如中國上古時代的洪水（上古是否發生過洪水，只好讓歷史學者去研究）氾濫全

國，就是水的量失去了均勢。後來禹帝出來治水，即利用江河海洋來容納洪水，使恢復它原來的均勢，水患始平。此外如廣植森林，以調和氣候，疏開河道，以調節水利，保護益鳥益蟲，以維護植物，都是有益於社會全體的努力。將來人類技術進步到最高的程度的時候，人類更能調節自然界一切的物力，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到那時候要達於極點。

上面四種形式雖然表現出來各不一樣，然而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以人的勞働力同自然物結合，或是以人的勞働力結合各種分離的自然物力。所以人的勞働力是結合人類同自然的媒介，人類只有通過勞働過程才能同自然鬥爭。自然的能力同人類的能力互相交換。自然供給人類以能力，人類吸收了自然的能力又將它加到自然，這種不斷地吸收和消耗，構成了人類同自然的全部關係。人類社會就是在這不斷的吸收與消耗的過程中發展滋長的。自然界的能力藉人類的勞働力不斷地吸收，乃在人類社會中流通不已，最後又通過人類的

勞働過程，歸返於自然，所以自然界的能力是不絕地在自然和人類社會間循環的。

爲說明簡便起見，我們可列一個公式如下：

$$N + (NP + L \begin{cases} a \\ b \end{cases}) \dots P \dots L_a \dots (L_a + L_b) + NP + N$$

N是表明自然物，NP是表明自然力，L是表明人的勞働力，這種勞働力包括直接加到自然物的勞働力(a)和包含在勞働工具中消耗到自然物的勞働力(b)，P是表明生產物。自然物加上自然力和人的勞働力，就變成生產物，人類消耗了這種生產物，遂發生“a”種勞働，“a”種勞働力和“b”種勞働力再和自然力結合起來，又再加到自然物上。如是循環不已。

四 個人與社會

最後我們關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及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不加以討論。因爲有許多社會學者誤解個人同社會的關係，有的人把個人看得太神秘，以爲一部社會進化史，就是少數英雄

偉人在那裏造成的；有的人又把個人看得太低微，以爲社會不過是一部機械，個人祇是構成這部機器的一份子。這種非科學的論調使我們不能不作一度考察。

社會是由於個人集合而成功的，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但如果這種集合，不附有一定的條件，換言之，許多個人如果不成立一定的關係，決不能成爲社會。所以社會不是單純的自然的個人結合體，而是人與人永恆的勞働關係的綜合，乃是自明之理。

社會既是所有的勞働關係的總和，決定個人的生活和意識形態的，就不是單純的許多個人，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某個時代某個社會的勞働關係。固然，個人同個人互相影響的事實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但我們決不能說社會的進化是由於個人和個人互相影響而成功的。並且我們須知道，個人所以能影響個人，也是有他們一定的背景的。在沒有資本的原始社會中，每個人決不會有資本的

概念，個人決不會以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觀念影響於別人。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現實的社會關係不改變，個人的觀念決不會改變。個人的觀念是受客觀的社會形態的決定，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由此我們便可以解決個人的意志在社會關係中是否自由一個問題了。

觀念論者認為人類的意志是絕對自由的，即人類的意志是不受外界的法則的決定的。因此他們演繹出來的結論，就是每個人可以任意的改革及變更社會。許多社會革命都是由人的理想造成成功的，個人的行動應讓其絕對的放任。所以他們認為社會是個人同個人的精神的結合。這種見解蒙蔽了許多人的眼睛，成為強者壓迫弱者唯一的武器。

事實上，人類的意志在社會中果真是自由的嗎？人類的意志能超脫歷史的法則嗎？人類真的有先天的觀念嗎？

如果我們不否認事實，我們總不能不承認個人的意志是同宇宙間一切的現象一樣，自有其一定的支配法則的。

第一，人類的意識是客觀的社會形態的反映。在某一種社會形態下產生某種特殊的觀念。不開化的野蠻人決不會有國家，法律，議會制度，工場制度，信託制度等觀念。誠然，古來許多哲學家，思想家，文藝家，亦會幻想各種的烏托邦的社會，然而就是這些幻想，也是受客觀的現實生活的決定的。如果社會沒有什麼缺陷，決不會引起人改造社會的理想，如果沒有社會的文物制度，幻想家亦不會完成其烏托邦的幻想，可見決沒有超脫現實生活浮在空中的幻想家。

第二，人類的理想必須依着一定的社會條件而實現。社會條件未完備之前，人的理想無論如何優美，決不能實現。古來許多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不能實現，實是由於社會的現實情形不容許，換言之，舊的社會關係尚沒有為一種新的力量

突破，不能用新的社會形態來代替它。所以人的理想一方面隨着歷史的演進而發展，一方面又是受歷史的法則的支配的。

然則人類的理想是沒有用的嗎？個人對於社會是沒有一點作用的麼？我們如其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我們就不能否認個人的努力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作用。

個人的意志不自由，並不是說個人受社會的束縛，不能發展其活動，乃是說，它要受一定的社會法則的決定，依照一定的路綫進行。社會科學只是教人發見決定人的意志的法則，使人認識社會變動的法則和社會發展的趨勢，而不致於妄費氣力。譬如商品價格的漲落是受着市場的供給和需要的決定的，商人出賣商品決不能依照他的自由意志，任定價格，因為這樣他的商品就賣不出去。他只有預測市場價格的漲落，而預先增加或減少他的商品屯積量。

蒲列漢諾夫說得好：“自由是認識的必然”

(Freedom is Necessity of Knowledge)。人們不能認識事物的必然法則，就無自由可言。

一切的社會變動雖然要受客觀的社會條件的決定，但決不能自然而然的實現，必須通過人的意識，換言之，必須要人依照社會發展的順序努力促其實現。這是自然現象同人類社會根本不同的地方——自然現象不要經過任何動物的意志而自然會起變化，人類社會却不能離開人的意識而發展。例如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如果沒有資產階級的努力，就不會實現。所以個人只是坐待社會的變化是不行的，社會發展的歷史法則只是替人設下了一條軌道，開車的還是人的努力。

否認個人的努力就等於否認社會的進化。所以每個人應認識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應負擔重大的歷史使命。

第三章 社會的構造

一 社會構造的要素

社會決不是一部單純的機械體，它的活動和變化不僅為機械的物體所遠不能及，而且比有機的物體還複雜，還麻煩。但構成社會的基本因素却並不是不可以分析的。社會的活動和變化儘管千頭萬緒，而社會構造的要素却是有一定的。

構成社會的要素若根本分析起來，總不外三種：一是現實的人類，一是人類的勞働，一是物質的生活資料和生活手段。

不用說，人類是構成社會的原始因素。人類最初同動物分野後，便漸漸顯露出它的特點，這特點也是形成社會的主要前提。前面討論人類社會與動物合羣時，已指出人類與動物在本質上的差異，此處只需要作一個概括的解說。

爲要使讀者得着一個明確的人類概念，必須指出人類活動的本質。

第一，人類並不是超現實的怪物，人類一方面循着歷史的路綫，創造其現實的生活，一方面却須受現實生活的諸形態的決定，換言之，人類必須在離開其意志而獨立的物質的條件，規限之下活動。個人雖然有思想行動的“自由”，但他的意識和行爲却必須受一定的現實生活情形的規定。這就是說，個人一加入了一定的生產關係之後，他的意志就不是自由的了。這個道理並不難明白，我們只要

看歷代的英雄不能任意的取消或建設某種制度，資本家不能任意的規定他的商品價格，革命家不能任意的實行他的革命計劃，就會知道一切的人的意志都不能超脫現實的生活，猶之生物不能超脫地球表面上的氣圈一樣了。

第二，人類是同自然不斷地發生交互關係的，人類一方面將他們的能力加到自然，吸收並統馭其物力，一方面却又要爲自然的情狀所規定。不待說，人類對自然的關係是繼續地在那裏變化的。人類對於自然的作用愈大，自然影響於人類的力量愈小。自然界的物力雖然永遠在數量上是沒有增減的，但是它的位置和關係却會改變的，人類最大的特色，就在能整理自然的物力，使它爲自己所使用。但無論如何，人類不能不多少受自然的影響。

第三，人類自從從動物分化出來，便逐漸營着一種獨特的社會生活。在原始的時代，人類社會的規模雖然狹小，但個人一離開羣體，就有死的危險。這種羣體靠什麼來維繫呢？無疑的是勞動關係。

社會愈發達，人類的社會性愈強，社會分業發展到了最高的階段的時候，人類仰賴於社會的地方就愈多。某一個生產部門如果生產停滯了，就會影響到全社會，反之，如果一個地區同某個重要的生產部門斷絕關係，就要發生恐慌。舉例來說，在自足經濟被資本主義破壞了的農村，如果斷絕了棉紗布疋的來源，農民的衣服就無着落，因為他們不能再學從前自紡自織的老辦法了。

其次要論究人類的勞働。

人類是勞働的動物，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人類勞働的兩大特點——使用並製造工具，有目的的勞働——也已經簡單的討論過。此處要闡明勞働的一般形式。

所謂勞働不一定就是直接生產供養人類的生活資料的，凡足以促進技術的發展，除去自然的障礙，幫助生產的順利的進行的，我們都可以把它包括在勞働範圍之內。所以在全部的勞働過程中，人類不但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預備一切的生產

形式的條件。人類的勞働大概可分為兩種：一是現實的勞働，一是歷史的勞働，

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社會文化，都要靠勞働來維持，來促進。勞働一停止了，就是社會的瓦解。所以勞働是永續地在那裏擴大的。但勞働不是個人所可經營的，亦不是可以任意進行的，必須在一定的社會結合和社會關係之下才能實現。所以勞働呈着兩個主要的形態，就是協業和分業。

自然，分業和協業的原始形式在動物界中也往往表現出來。如兩蟻共銜一粒穀物，兩鼠同偷一個雞蛋，蟻蜂燕雁中的自然分工，不是含有協業和分業的意義嗎？但動物的協業和分業根本同人類不同的地方，就是牠們是自然的，本能的行爲，牠們的協業和分業是固定的形式不會變化的。而人類恰恰與此相反。

人類協業和分業的形式的變換是以勞働對象的性質和技術的程度來決定的。因為各種勞働對象的性質不一樣，所以協業和分業必須取着不同

的形式，因為技術的程度有高低，所以協業和分業的範圍也就不一樣。大概勞動對象愈複雜，技術程度愈高，協業和分業的形式亦愈複雜。實在說來，人類社會就是一個協業和分業結合的整體。人類一方面直接的在一定的場所實行協業和分業，一方面又無形的間接的同其他地方的人行着協業和分業。這種無形的勞動關係同蜘蛛網一樣，聯繫所有的社會人員。它乃是必要的，一定的，離開人們的意志而獨立的。

可是人類不僅在橫的方面加入一定的勞動關係，在縱的方面——歷史的行程中亦同前人和後人發生一種勞動的聯繫。歷史同鍊條一般將古人同今人和後人連續起來。所以現實的人類一方面在勞動過程中結合一定的社會關係，一方面又要借助於前人累積的勞動經驗和技術，同時又要保留並增大這種勞動經驗和技術，傳之於後人。社會的進化就是人類的勞動經驗和技術的累積。

末了我們要論到人類社會構成的最後一個原

素——物質的生活資料和生活手段了。

物質的生活條件不外兩種，一種是自然的，一種是人爲的。

前面已經詳論了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已經說明了自然是人類生活最不可少的條件。現在要簡單的說明自然條件與社會的生產形態的關係。

因爲人類的生活資料都是仰給於自然的，所以社會的生產形態不能不多少受着自然的規定。在以雜糧爲食品的地方，同以稻麥爲糧食的地方的生產形態總是不同的。在熱帶的地方與溫帶寒帶的地方的生產形態也往往各異。自然條件容受人類的勞働量，有時很多，有時很少，因此表現出來的生產形式就不一樣。沙漠地帶適宜於畜牧勞働，平原適宜於農業勞働，山川適宜於漁獵勞働，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供給人類以生產動力的自然條件，也是我們要注意到的。人類不僅是同動物一樣，吸收自然界現成的生活資料，而且要攝取自然的伏能力，以加

強人類榨取及控制自然的力量。

同時人種和人口等主觀的自然條件，也是維持社會的存續的必要條件，假使人種逐漸低劣下去，社會就只好逐漸向後退化。假使死亡率比生殖率高，繼續下去，人口必定會逐漸減少，而降低社會的生產力。這些都是自明之理，此處用不着多說。

自然條件雖然規定人類社會的存在，但人類社會却並非不能改變自然的情形的。因此我們要討論到人爲的物質生活條件了。

人類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可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直接供給社會的消費的，即是以之生產人體中的新的勞働能力，一部分是用以做生產手段的，即是以之來生產其他的生活資料。所以無論那種生產物，一方面是人類生產的結果，一方面又是生產的必要條件。實在說來，人類的生產，不過是處理那由過去的勞働所附着的原料。自然物一加上人的勞働力，就變成人類的生產工具了。

生產工具是包括勞働工具和勞働對象而言，乃是歷史的勞働的積集。它是人類同自然發生關係的媒介。它吸收自然的物力愈多，社會就愈發達。所以社會的進化是以生產工具的發展來決定的。

但是除了生產工具而外，還有許多表現於物質的活動關係中的條件，這許多條件也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物質生活的手段。例如科學與技術的發達階段，勞働的技能與熟練的平均程度，生產過程中勞働結合等都是。這些無形的物質生活條件也是同生產工具一樣，在那裏不斷地進化的。

二 社會構成的基礎

前面已將構成社會的三大要素——人類，勞働，物質的生活條件——解說清楚了，然而這只是對於社會全部體構的抽象的觀察。現在成爲問題的是，什麼是社會構成的真實基礎？換言之，什麼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基本條件？

如果要研究封建社會制度和資本社會制度爲什麼不同，我們就先得要尋求決定兩者的本質的原因是什麼。但是我們不能從人的心靈中探求出這個原因。因爲封建時代的人心在本質上是同資本社會的人心沒有什麼差異的。因此我們就不能不求之於人類的物質生活了。

前面屢次說到人類同自然發生相互的作用，是維持人類社會的基本活動。這種活動繼續表現於全部的社會中，就是總的勞働行程。

現在我們先就勞働行程加以觀察。

勞働行程表現出兩種根本的形式，卽是人與物發生關係，和人與人發生關係。人類要勞働，必須先有勞働對象和勞働工具，決不能憑腦子想出什麼東西來。但是這種生產工具（勞働對象＋勞働工具），不是天然產生的，它乃是過去的或同時的人類的勞働的積集，因此人類在勞働過程中，無形中已同其他的人發生了關係。其次，人類要勞働，必需要分工和協作。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必須同別

人在勞働過程中發生一種現實的勞働關係。所以人類的勞働只有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

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關係，謂之生產關係。詳細點說，生產關係乃是人類要生產一定的價值形態(廣義的)所發生的現實關係。在自然的自足社會裏，全社會人員只是要生產一種可供給大眾消費的使用價值；在簡單的商品交換時代，就要於使用價值之外，生產一定的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就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要生產一種引起資本積集的剩餘價值了。所以生產關係，其性質是隨着歷史的轉變而變動的。

可是所謂生產關係在一個社會中，其形式並不是統一的。因為社會的進化階段是不能截然的絕對的劃分的。社會的進化過程祇是新舊生產關係的勢力的交替，然而這種交替形式決不是舊的完全消滅了，而新的單獨的支配着全社會。譬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雖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得勢，然而封建的生產關係仍然是殘存的。不過前者有決定社會構造的力量，而後者祇是附屬於前者，在一定的範圍內對於某種社會形態發生作用罷了。所以我們可名前者為主宰的生產關係，而後者為附屬的生產關係。

主宰的生產關係和附屬的生產關係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它們在形式上作用上儘管不同，然而它們彼此間仍然有一定的聯繫。它們不僅是互相影響，而且有時需要彼此提攜。不過前者愈發達，其支配後者的力量亦愈大。主宰的生產關係和各種隸屬的生產關係加攏起來，就形成一種生產關係的總和，這種總和，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

經濟構造既然是生產關係的總體。現在就要研究決定生產關係的基本條件。換言之，要研究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以什麼樣式發生一定的關係。

在封建的社會中，是諸侯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一定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却是資本家同勞働者發生一定的生產關係。因為在封建

的時代，人類尚在自足的狀態生活着。那時不大需要交換，農民的生活因此狠固定。支配他們剝削他們的，只有土地的所有者封建諸侯。所以農民除了耕種土地對諸侯盡其一定的義務外，大可以過其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可是在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切事物都以交換的形態表現出來，勞働者同資本家的關係亦是基於交換關係上的，所以勞働者的生活不像封建時代的農民那樣固定，勞働者的商品——勞働力的價格是同其他的商品的價格一樣：為市場的需要與供給而決定的。

然則由封建社會進到資本社會，為什麼會引起一個生產組織的變動呢？很顯然的，是因為資本主義時代，生產方法起了一個激烈的變化。譬如從前是用手工的小規模的生產組織經營着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能生產出大量的物品，大家只是行着一種簡單的協作形式。可是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就不同了，手工業已逐漸為機器工業所替代，細密的分工使每個勞働者隸屬於機械的一部分，隸屬於

組織者的意志，勞働者與勞働者在生產進程中只是通過機械的活動發生關係。因此所演出的生產形式完全和從前兩樣。

但是生產方法本身亦是由更具體的東西規定的。生產方法其實只是物質的生產力表現出來的實際形態。所謂生產力就是生產供給全社會的生活資料及延續社會生命，發展社會文化的物力。生產力包括人的勞働力和生產工具。然而決定生產力的大小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爲什麼呢？因爲個人的勞働力在數量上不會變化，而生產工具所含的物力却是不斷地在那裏增大的。例如在一百年以前，全社會的人口共有一千萬人，如果每個人平均提供的勞働量爲一個單位，則一千萬人的勞働量就是一千萬個單位。現在假定這一千萬個勞働單位能生產出五千萬單位的生產品。一百年後，人口增加到五千萬，所生產出來的出產品不過比一百年增加五倍罷了，但是如果以人口增加的倍數對比起來，生產品實際上沒有比以前增加。如果

一百年以後的社會比一百年以前的社會進步了許多，試問這種進步是由於什麼力量促成的呢？豈不是由於生產工具所具有的物力比以前加大了麼？所以生產力受着生產工具的規定，是顯然無疑的。

生產工具是由於什麼成分組成的呢？不用說，它是包括勞働對象和勞働用具的。勞働對象又包括含有人的勞働力的原料，補助原料，和天然的物質。勞働用具却是包括生產的動力（如水力，風力，汽力，電力，畜力）和生產的器具（如工作機器，工作器具，補助器具等）的。但是勞働對象只是在數量上起變化，它不是引起生產力的變化的基本動因，並且它自身亦要受着勞働用具的規定。所以澈底說來，只有勞働用具是決定生產力的大小的基型。

勞働用具是由人的技術造成的，這種技術乃是人類勞働經驗的積集。技術一發展，勞働用具自然跟着進步。故技術的變化是全部生產關係變化的基本動因。

三 社會構成的上層建築

社會的構成雖然以生產關係為根本，但組成社會的，除經濟制度以外，尚有其他因素，不過這許多因素是要適應社會的生產關係，並且是伴着生產關係的變更而起變化的。所以生產關係實有決定牠們的性質的可能。

因為這些因素是基於生產關係——社會構成的基礎，所以可以稱它們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物。

人類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類不但要經營他們的物質生活，而且在一定的社會進化階段中，須過着政治生活，同時又必須過着適應他們的環境的精神生活。所以人類的生活歸結起來，有三個形態：一是同自然發生交互關係，取得自然的物力，實行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廣義的說來，人類的性生活——繁殖種類的性生活亦可包括於這個範圍內。）；一是維持一定的社會階級關係，保障某一階級掠奪其他一個階級的利益；一是反映社會

的生產關係，政治關係，和法律關係，形成歷史的意識形態。

政治的生活過程不過是社會進化到一定的階段的必然的產物，它並不是一有人類社會就有的，也不是永久存在，不可磨滅的。當社會的物質生活失去了它的均勢的時候，就必須有一種適應這種畸態的生產關係的權力，以保護某一個支配生產的階級的利益，這便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由來。所以政治生活乃是一時的，歷史的，

政治生活的特點有三：（一）它是階級與階級對抗的具體表現；（二）它是保護生產的支配階級壓制別的階級並且調和階級的衝突的工具；（三）它是以地域為根據，實行地域和權力的分割與獨佔的。

所以政治生活雖然有支配全社會的力量，但它根本是帶有階級性的，階級關係一發生變化，政治關係也必然跟着而發生變化。

關於政治生活的組織，性質，作用，和變化，

以後當另開專章討論，此處用不着多敘。

現在要論到社會的精神生活過程了。

社會的精神生活並不是很神秘，不可解釋的，它的形態雖然爲人所看不見，但它是人類的物質生活的反映，受着生產關係的規定，是同政治生活一樣的。

其實所謂精神生活不過是物質生活的真實表現，精神生活並不是與物質生活對立，而成爲獨立的範疇，它乃是以物質生活爲基礎，受着一定的因果法則的決定的。故精神生活是同物質生活一樣，有一定的法則可尋的。

精神生活可分爲三大類：（一）思維的，如哲學，科學，思想等；（二）規範的，如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等；（三）情感的，如藝術生活等。

精神生活雖然有種種不同的形態，但它無論如何跳不出社會進化的階段，這就是說，精神生活是受着一定的生產形態的規定的，因爲非如此，它就不能適應人類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的一定的社會

關係。譬如道德是維持某種特定的社會制度的均勢的規律，假使它不能跟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發生變化，它就失却了順應新的生活環境的效力，人們不會把它當做維持社會的“秩序”所必需的東西，而會把它看作妨礙新的社會“秩序”的贅疣了。舉例來說，在封建社會裏，“忠”“孝”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道德，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根本沒有封建諸侯及大家庭存在，這兩種道德原則就無從施行了，假使還有人在那裏提倡忠孝，人家會把他看做傻瓜。所以封建社會中的道德根本不能移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來，即使有幾種抽象的道德原則——如仁愛，信實等能通用於這兩種社會中，然而它們在實施方面的內容決不是一樣的。

復次，道德的形態是為某個社會的生產力決定的。道德本來沒有絕對的標準，世界上決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絕”的道德規律。某一種生產形態就產生某一種道德形態，人們的道德觀念祇不過是一定的生產關係的反映。譬如

在某些野蠻的社會中，以殺死老人為應該的事情，這是因為該社會的生產力太小，社會的生產品沒有剩餘，不能供給那不事生產的老年人，所以一個人到了不能勞働的時候，就只好把他殺死，以免影響到大家的生活。這種殺戮老人的行為驟看起來，好像是極野蠻極殘酷的事情，但是假使我們生活於那種社會裏面，我們就會覺得此事是很平常很正常的。由此看來，人類的道德行為和道德觀念是伴着社會的生產方法而發生的。

就宗教而言，也是同道德一樣。宗教誰都知道是建築於信仰上，人類對於自然的奧秘和人生的究極無法解釋，就寄托其信仰於理想的超自然的境界中，於是就幻成種種的神的觀念，同時就定出種種的規律，儀式，和信條來，這便是宗教的由來。可是宗教的形態決不是脫離別的社會關係而獨立的，它乃是反映一定的物質生產關係的一種社會關係。一個人從宗教方面去考察某個社會的生活比從哲學方面理解某個社會的生活形態還容易。

譬如我們一想到希伯萊的一神教，我們就會知道希伯萊是過着一種宗法社會的生活，因為這種崇拜一神的觀念就是服從族長的行爲的反映。至於希臘就不同了，希臘人是過着一種城市國家的生活，在那裏，有英雄（戰士），有聖賢（大政治）家，有貴族，有商民，有奴隸，所以希臘所盛行的是多神教，這種多神教正是階級森嚴的希臘社會生活的反映。

宗教不獨是一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而且是伴着生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舉例來說，十六世紀以前的加特立教 Catholique 是代表西歐的垂死的封建階級的，羅馬教皇儼如世俗的封建君一樣，竭力榨取當時的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可是等到城市的商業資本主義崛起的時候，代表中產階級和小地主的宗教改革運動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就起來顛覆封建式的加特立教，如德國的馬丁路德，梅蘭客冬，法國的喀爾文 Calvin，瑞士的斯文格禮 Zwingli 就是這次運動的領袖。同時宗教的

共產主義運動——再浸派領導的——亦自波希米亞蔓延到德國，荷蘭，引起了一番激烈的農民叛亂 Peasants' War，但結果失敗了。由這個事例看來，宗教是反映社會諸階級的的利益衝突的，階級鬥爭往往表現於宗教形態中，而這種鬥爭又是伴着社會的生產方法的改變而發生的。十六世紀正是西歐的商人階級（當時所謂市民階級，其實是以商人為主幹）握着支配經濟生活的權力的時候，而宗教的統治階級正在日趨於腐化，藉剝削農民和手工業者為生，所以中產階級在宗教方面受着種種的痛苦，就不得不爆發宗教革命以發洩他們的怨憤了。當時一般新興的民族國家的君主正樂於藉這個機會沒收教會的財產和土地，因此也贊助宗教改革，於是新教就有取舊教——加特立教而代之之勢，這正是表明商業資產階級戰勝了封建階級。但是在農村方面情形就不同了，農民雖然同地主發生了殘酷的階級鬥爭，然而農民缺乏嚴密的組織和明幹的領導者，畢竟戰勝不過武裝組

織的地主階級，所以不久即被政府的軍隊殘忍的平服了。

以上是就宗教方面解釋社會的精神生活過程，其次論到科學和哲學也逃不了上述的法則。普通的人總以為科學和哲學是獨立的精神生活的體系。科學和哲學是人類為着追求最高的智慧而發生的，因此他們對於科學和哲學所下的定義都是很空泛，不切邊際的。

其實科學和哲學並不是從人的心靈中產生的，假使人類沒有各種實際生活的需要，科學和哲學決不會發生，即使人類的智力如何的大，也決不能憑空建立科學和哲學的體系。埃及如果沒有尼羅河的汎濫，羅馬如果沒有土地私有權的發生，測地的幾何學決不會發達。歐洲的航海事業如不發生，氣象學也就無從發達。中國古代的農業經濟如不發達，占星術決不會盛行於西周以前。由此看來，科學和哲學都是為滿足人類的實際需要和生活的願望而發生的。科學乃是人類的生活經驗的

體系，而哲學又是科學的概念的綜合。離開了實際的生活，就無從追溯科學和哲學的來原。

復次，科學的發展是要受着社會的技術程度的規定的，生產技術如不發達，科學也無從發達。因為科學的發明往往是伴着科學的工具的發明而出現的。指南針，顯微鏡，望遠鏡，蒸汽機的創出，促進了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機械學和醫學的發達。近代的大工業組織推進了化學事業的發展，城市的繁盛引起了醫學的進步。反之，在中國，印度，波斯，埃及等古國雖然曾提供了不少的科學材料，然而都沒有發達成完備的科學體系，其所以然者，是因為這幾個古國的生產技術不發展，不能繼續的推動科學的進步，那種建築在奴隸和農奴制度上的經濟組織（中國古代曾行過農奴制度和奴隸制度），和貴族身分的政治組織是阻滯科學發展的主因。所以一個社會的生產技術及伴着這種技術而形成的經濟組織和政治構造實有決定該社會的科學發展的程度和性質的可能，科學受

着生產性質的規定是毫無疑義的。

不獨科學是如此，哲學亦是同社會的生產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的。在野蠻的部落社會裏只能產生那種神話式的汎神哲學觀念。在封建的社會中。只能產生那種宗教式的隸屬於神學的哲學形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因着科學的發達和工商業的發展，哲學差不多偏於實際和個人主義的方面。不過此時期的社會階級分化得很厲害，哲學的思想也就發生分歧。譬如代表有產者階級的哲學，多提倡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自由主義，而總的哲學體系多建築於唯心論上。代表勞働者階級的哲學，則高唱辯證論，因果論，決定論，革命論，而總的哲學體系，則建築於唯物論上。這是因為各階級的利益不同，因而反映出來的階級觀念也不一樣。如果我們認為哲學是一個階級的意識的體系，對於哲學的意義就不難明瞭。

無論在什麼社會裏，哲學的性質總是受着生產性質的決定的。但這並不是說，哲學是直接受着

生產力的規定的，哲學和生產技術之間還存在了許多連鎖，這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哲學往往反映出一個社會或一個階級的精神狀態——悲觀的或樂觀的，保守的或革命的，積極的或懷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是取決於一般的生活條件，而一般的社會生活條件又是受着社會的經濟組織的決定。至於社會的經濟組織却為生產力所決定，所以哲學在表面看來，有時好像可以離開生產技術而獨立，而在實際上却是最後取決於物質的生產力的。

末了，我們要討論藝術的生活過程。

藝術誰也不能否認是產生於勞働過程中的。紳士貴族們天天沉浸於享樂的藝術中，便忘記了藝術的來源。他們以為藝術是人類的愛美的天性的表現，因此他們大唱其超現實的藝術的高調。然而藝術果然是同現實的生活相隔離的嗎？藝術果然是虛無縹緲離開物質的條件而存在的嗎？

首先我們要討論藝術的起原。

藝術的原始形態最初實表現於人類的勞働歌

聲中。藝術原來是要調節人類的勞働生活，使勞働過程中的人羣的精神能力能够集中，有步調的進行其生產工作。譬如十個人扛着一塊大石頭，在這時候，每個人一舉一動都要受着羣衆的支配，否則就不惟不能履行其任務，而且要妨礙羣衆的工作。一羣人一發生了勞働關係，大家就要遵守一定的節奏，這樣就不能不不約而同的發出一種動聽的勞働呼聲。這種呼聲使每個勞働人員忘却了他自己的疲勞，沉浸於節奏的空氣中。這種偉大的暗示力量就是原始的藝術的效力。

所以原始的藝術分析起來，有下列若干條件：

(1) 勞働羣衆在勞働過程中發生一種密切的關係——由此推論下去，藝術是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的，藝術是產生於羣衆。

(2) 生產技術已達到了起碼的程度，沒有勞働工具使人同物和人與人發生一種關係，藝術當然不會存在，故生產技術實有決定藝術的性質和程度的可能。

(3) 勞働呼聲有一定的律調和節奏，這樣才能激發彼此的情緒。

所以我們知道藝術是與人的勞働相終始的，藝術要受着生產技術——勞働工具的製造和配置的規定，同時藝術是繫於人類的勞働的節奏上。

藝術能表示一個社會的組織的特徵來，其理由是因為藝術是生產關係的反映。所以部落社會有部落社會的藝術，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藝術，資本社會亦有資本社會的藝術。一種新的藝術的勃起決不是偶然的，它不是表示某個階級得勢，便是象徵某種社會制度或文化將要趨於崩潰。

關於精神的生活過程，我們不能作更詳細的分析，現在祇將上述的理論歸納一下：

(1) 精神的生活過程是社會構造的上層建築物。

(2) 精神的生活過程並不是與物質的生活過程和政治的生活過程對立的，它祇是後二者的反映。

(3)精神的生活乃是以物質的生活為礎基的，受着生產技術的規定。

(4)精神的生活現象雖然頭緒萬端，但有一定的規律和法則可尋。

(5)精神的生活同物質的生活一樣，當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的時候，它就要發生變動。

(6)精神的生活諸形態之間往往表現一種統一的樣式，同時與物質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也保持一種適應的關係。

(7)精神的生活往往不一定直接受着生產技術的規定，但它究極的却為社會的生產力所決定。

(8)精神的生活往往是社會各階級的意識的表現，它常常表示社會各階級的利益的衝突。

四 社會構造諸原素之間的相互關係

如果我們拿社會比之於一部機器，我們顯然看見社會的諸組成的分子是同機器的諸組成分子

一樣，有一種相互的聯繫的。一部機器如果缺少了一部分，它就失却了機器的作用，縱然是失掉了一個小螺旋，這部機器也不能結合成一個完備的體系。同樣，一個社會如果缺少了一項成分，就必然影響到全部的社會組織。譬如在一個工業的社會中，忽然有一天所有的化學實驗室通通被焚燬了，大部分的生產就要陷於停滯的狀態，全社會就要受着一個絕大的打擊。又如有一天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的警察通通死光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社會上一定要發生絕大的騷擾和變動來。再假設一個社會中所有的印刷所通通焚燬了，該社會的文化就馬上要由停滯而趨於衰落，結果會影響到該社會的政治和生產事業。這些事例都證明在任何一定的形態的社會中的構造諸組成分子之間是有不可看見的無數聯繫存在着的，社會就是為這許多聯繫結合成功的一個整體。

我們在前面屢屢說明過社會是建築於人類的勞働關係上面的，並且說明過所謂勞働關係是包

括物質的生產和精神的活動諸關係而言，所以於此我們須得承認一個社會諸分子之間的相互聯繫是含有勞働性質的。

在前面我們又指出過物質的生活過程是社會構造的基礎，而生產的技術又是決定物質生活形態的基本因素，政治生活過程和精神生活過程祇是物質生活過程的反映，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生產力實有決定一個社會的一切生活形態的權能。

但是社會的諸組成分子之間是不是機械的分配其作用，按照機械的規則表現其活動呢？是不是有的成分成爲絕對的主宰力，而其他的成分按照一定的位置受制於這種主宰力呢？如果這樣解釋社會現象的關係那就變成機械論了，換言之，就把社會看做一部機械了。

事實上，社會是一個現實的整體，這就是說，社會的諸組成分子之間不惟是互相關聯，而且是互相影響的。社會的組織和構造雖然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法則的，但在它們相互之間却要發生一

種互動的關係。比方腦筋是人體的主要官能，中樞神經下了一個命令，就立刻要使某一部份生理活動起來，但是假若兩隻手因某種原故特別靈敏起來了，同樣也會影響到腦筋的發達。人類的社會諸組成分子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生產技術雖然能決定一切的社會生活形態，但同時別的生活形態，也能影響到物質的生活。譬如政治制度雖然要受着社會的生產形態的規定，但反過來政治制度在某種情況之下，亦能影響到生產的發展。法國的大革命爆發了，政權落於資產階級的手中，這固然是由於當時的生產形態的改變了，可是資產階級建設了其統治權後，法國的資本主義就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俄國的農奴解放了，俄國的工業資本主義就益加發達。日本的政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的經濟就一日千里的進步。這些事實不是表明政治制度可以影響到經濟生活嗎？在精神生活方面，我們也可以舉出同樣的例子來。譬如十八世紀許多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如社會契約論，

個人自由論，天賦權利論，自然世界論等——的勃興，一方面固然是反映當時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利益的衝突，另一方面它們却促進了當時的革命觀念的發展，法國的大革命得力於這些學說可謂不少。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動，但同時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此看來，就是精神生活也能影響到政治的生活過程與物質的生活過程。

故社會構造的基礎和上層建築並不是呆板的立於一定的狀態，彼此形成機械的主從關係的，它們乃是互相牽聯互相影響的；同時一種生活過程本身所包含的諸質素之間也是彼此發生交互作用的——如哲學影響到藝術，宗教影響到道德。……

然而這樣或許要引起一般人的誤解，就是社會諸因素既然是互相影響的，彼此都是一樣重要的組成社會的一份子，爲什麼要把它們分成基礎的和上層的建築呢？所謂唯物史觀的理論不是講不通麼？

對於這種疑問我們可以這樣答覆：社會的諸組成條件固然是相互影響的，但根本決定各種生活形態的，却是生產技術。一個社會（不是指現在的社會形態）可以沒有宗教，沒有政治和法律，但假使沒有生產技術，該社會就要歸於消滅。一切的社會生活形態的變動最初總是起因於生產力的變動。譬如鐵器發明了，原始的母權共產社會就不能不崩潰。紡織機發明了，歐洲的經濟政治就不能不發生變動。國際的資本主義侵入了中國，中國的手工業經濟就不能不破產，而革命運動就不能不爆發。所以由於生產技術的變動，凡百社會現象都要跟着起變化，生產技術乃是全社會的發條。至於其他的社會生活條件對於生產技術的影響，只能認為是由生產技術本身招致的，因為一切的生活形態都是受着生產技術的轉移和規定，一切的生活條件祇有在生產技術繼續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向前發達，所以歸根結柢的說來，一個社會的生產技術的發達是由它本身決定的。

第四章 社會諸活動現象之分析

一 社會諸現象之間的聯繫與協調

社會是一個包含無數的互動關係的整體，不是無數資本家，勞働者，官僚，武夫，手工業者，農民，教員，新聞記者，奴僕，娼妓……堆成功的總積，這是我們前面屢次申述過的。因為人是有生命的，人們不僅要穿衣，吃飯，走路，而且要思想，勞働，交

際，生殖，這無數有生命的人組成一個龐大的社會，當然彼此要生出影響和關係來，這繁複的互動關係就是構成人類社會的特質。假使不是如此，社會就根本不能存在。

但是有人要說，人類社會是由無數的互動關係結合而成，在動物界中不也是可以發見同樣的情形嗎？有些動物不是狼會交際，營其互助的共同生活嗎？牠們不是同樣能防衛自己的羣體同心協力的抵抗牠們的敵人嗎？假使我們承認某些現象是人類社會和動物界所共有的，我們又如何能區辨人類社會和動物羣體呢？

關於這一種疑問，我們在前面有過明白的解答，此處爲要說明人類社會關係的特質，不妨再作一度的分析。

誠然，我們承認有些人類社會的活動現象在某些動物羣體中也是類似的出現的，甚至有些動物的羣體活動，其團結的緊密和分配工作的嚴格有非人類所可及者。但是假使我們仔細的考慮一

下，我們就可以發見在動物和人類社會之間有一條絕對的不能逾越的界綫，那就是人類的活動是有目的的，能自己創造其歷史（依照歷史的法則促進社會的進化），而動物的活動恰恰與此相反，牠們祇是盲目的被動的順應其環境。

但是什麼是區別人類社會和動物羣體的根本原因呢？換言之，何以人類的活動是有目的的，而動物的活動是機械的呢？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人類社會是有生產技術，而動物沒有。因為有了生產技術，人類就能生產一定的物質生活資料和文化來，物質的分配形態（如生產工具和消費資料的分配）決定了人類的結合形態——家族的結合，階級的結合，國家的結合等，從此中就發生種種的變動，社會的變動，所以祇是物質的分配形態和反映此種分配形態的觀念形態及統治形態的轉變，人類社會在這不斷的變動過程中發展滋長，根本就同動物區別出來了。——在動物中我們是找不出若何的社會變動現象的。假設有一天在螞蟻的社會

中，工蟻忽然起來將雌蟻嚙死了，建設一個新的螞蟻社會，在動物學中就要出現螞蟻社會革命的奇論來。

人類社會既然是由無數的聯繫結合成功的。則在這許許多多的聯繫之間，自然有一定的規律性。換言之，在各種社會聯繫之間，必然有一種相對的協調形式，否則這個社會立刻就要瓦解。我們可以打比方來解釋，宇宙間無數的星球和星雲都是為一定的力的法則繫住的，換言之，牠們彼此之間在無限的天體中必須保持着一種均勢。否則彼此就要衝突起來，這個偉大的宇宙體系就不能存在了。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之間也有一種不可見的均衡存在，縱然是在極無組織的社會中，也可以指出此種均衡性來。譬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產是無計劃無秩序的進行的，生產商品的目的，只是為要獲得利潤，總之，無論是生產進程和流通進程都是依據於競爭的原則上。然而就是在此種無組織的情況之下，還是有一種相對的均勢潛伏於

各種現象和勢力之間的。如價格的形成，各個生產部門的利潤率的平均，各種生產工具的適當編置，資本家階級與勞働者階級的利益衝突的緩和（如擄取殖民地的利潤，施惠於工人）等都表明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也有維持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相對的均衡的勢力存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能維持得如此長久，而不傾覆者，全靠有這種相對的均勢存在各種矛盾勢力之間。

我們現在再就資本主義的社會各種現象的聯繫來觀察一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主要的社會現象可以分析如次：

1. 階級的對抗和關係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主幹的階級當然是布爾喬亞杞 Bourgeoisie 和普羅列塔里亞 Proletariat，這兩個階級自始即成爲利害衝突的死對頭，演成激烈的鬥爭。至於介於二者之間和夾雜其旁的社會階級——如中間階級，農民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也互相衝突，或互相提携，這種種的階級互動關係是資本社會主

要的社會現象（政治的鬥爭和觀念的衝突包括在內）。

2. 無組織的生產和分配 資本家生產既是以增殖利潤為前提，他們就絕不會估量社會的需要，因此釀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產業危機就是由此而發生的。同時生產物，生產工具，和勞働力的分配也是基於無組織的狀態，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矇蔽起來。此種生產和分配的無政府性是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特徵。

3. 產業的競爭 資本社會根本就是建築於競爭原則上。資本家不僅要剝削勞働者，榨取殖民地，而且他們自己相互之間要實行競爭，因為非如此，他們就不能支配市場，取得工商業的支配權。於是大資本家就壓倒小資本家，小資本家只好趨於破產之一途。（反對資本集中說的人，或者可引一兩個大資本家的破產和小資本家的暴發來反駁這種說法。但是我們觀察一種社會現象，須就其總和來觀察，不能固執一部分而忽視全體。）就是在

資本最集中的國家，雖然有種種消彌競爭的產業組織——如托辣斯，新狄加，卡爾特，但實際上，產業的競爭，祇有擴大，決不會消除。

4. 家族組織的破壞與勞動的社會化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根本不需要家族來維繫生產。工場，銀行，托辣斯，新狄加等已奪取了家庭的經濟機能，所以家族制度遂沒落下來了。勞動者的妻子兒女為饑寒所迫，不能不走入工場中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許多工人集合在一道工作，勞動就成為社會化，勞動者的個性隨着機器生產的發展而逐漸消磨了。

總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有無數的矛盾現象存在，但同時在這無數的矛盾現象之間又有許多的協調形式維繫着。譬如代議政府就可以大致協調資本社會各階級的利益的衝突，資本家投資的競爭，就可以使得各產業部門的利潤率大致的平均，一種矛盾總有另一種矛盾來解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立即倒坍的根本原因。

二 社會組織的統一性

當我們看見一隻狗，我們就認得牠是一隻狗，而不是別的動物，這是因為我們能辨出狗的特徵來，因此發生狗的概念來。同樣，當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時代，我們知道包圍我們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不會把牠看作別種社會，這也是因為我們能認清資本社會的特質，發生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所以我們辨識一種特殊社會制度的性質，全靠我們能歸納構造此種社會的各種關係。要是我們知道封建藩主和農奴的關係，貴族和平民的關係，我們就能指出封建社會的特徵，要是我們能明瞭資本家和勞働者，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的關係，我們就能指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然則表現這種特徵的基本範圍是什麼呢？換言之，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的基本因素是什麼呢？這是我們急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常常聽得人說，資本社會是由封建社會

進化出來的，封建的社會又是由上古的奴隸社會進化出來的，奴隸社會又是由氏族社會進化來的。但我們要問，我們根據什麼來區分社會的特殊進化階段呢？顯然的，是因為我們辨清楚了各個時代的齊一的生活樣式。換句話說，我們從各個時代的各種社會關係和生活形態中找出了各別的統一法則來。譬如在氏族的社會中，生產力所能形成的經濟生活，是自足的生產，共產的或集產的經濟制度，各個社會人員的平等的勞働和消費，因此表現到兩性的關係上面，就是母系的婚姻制度。總之，在這時候的一切社會制度和生活形態都是反映那種自足的經濟生活的。到了奴隸時代，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勞働力的缺乏，有擄掠敵人為奴隸從事生產的必要，於是一切經濟都是建築於奴隸制度上。自由民和奴隸就分成兩個階級。這個時期的社會特徵是：鄙視物質的生產而珍重精神的支配生活，寄生階級的腐化傾向，權威的形式支配一切……因此道德（如奴隸應敬重主子……），哲學（客觀

的和主觀的唯心論), 宗教(靈肉二元論……) 藝術(娛樂主子的奴隸音樂, 跳舞等), 家族(宗法家族) 諸社會生活形態莫不呈現同一的特徵來。在封建時代, 一切的社會關係通通是建築於隸屬形式上, 封建主和臣僕, 大諸侯和附庸, 地主和農奴, 都是層累地構成一定的隸屬關係的, 因此政治, 宗教, 道德, 哲學, 藝術等亦莫不反映出這種等級的形式。等到資本主義勃興, “商品拜物教”支配一切的生活形態, 人們都結合於自由的關係下面, 於是不論在生產方面, 政治方面, 觀念方面都爲此種色影所渲染。從這些社會進化的事例說來, 在任何形態的社會中, 必然的會在各種社會關係方面顯示一種齊一的樣式, 這種所謂時代的樣式是爲一個社會的生產形態, 即是技術的形態規定的。

但是所謂技術規定社會生活的各形態, 並不是說如同鑄像模鑄物像一樣, 幾個同樣的模型能鑄出絕對無別物像來。技術規定社會生活形態, 只是決定其大概的基本的形式。同樣的技術施行

到各個不同的地域中，不一定能夠產生絕對一般無二的社會生活形態，因為各個地域的自然條件（氣候，物產，土地，人種，人口等）不會絕對的一樣。但是彼此的社會生活形態大致總是一樣的。於此反對者或者要插嘴了：這樣說來，自然條件不是有決定社會生活形態的力量麼？唯物史觀的一元論不是不能成立麼？然而這樣絲毫不能搖撼技術規定社會生活形態的理論。唯物史觀論者並不否認自然的物質條件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在唯物史觀論者看來，自然的物質條件決不能說明一個社會生活形態的變化過程，這就是說，自然的條件不能解釋奴隸社會何以會進化到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何以會進化到資本社會。至於生產的技術却有說明這種進化狀態的權威。這樣看來，技術能確定一個社會諸現象之間的關係的統一規則是毫無疑義的餘地了。

不待說，社會諸生活形態的統一性對於一個社會的生存是必要的。統一性的發展是隨着某種

一定的生產形式的純粹化而顯著的。在過渡時期，即是一個社會的大轉變時期，這種統一性往往被擾亂而趨於朦朧，因為在這個期間有種種歧異的生活形態出現。所以當舊社會的生活組成規則——統一性被擾亂的時候，就是新社會將要來臨的時候。譬如在封建時代的末期，封建社會諸生活形態的統一性就為新興的資本主義所攪亂。封建社會制度再沒有力量來支持其舊日的統一法則，就同新興的資本主義起了一種絕大的衝突，這便是封建社會坍塌的主要象徵。

統一性的構成與破壞都不是受人的意志的支配的。一個支配階級想要鞏固它的利益，往往竭力掃除那擾亂舊社會的統一性的勢力。但這種企圖在歷史上總是證明失敗。於此可見無論怎樣的天生英雄，即使能暫時的苟延舊社會的殘喘，但畢竟不能永久阻止新的社會的到來。

因為社會各種現象都是向着一個核心——生產的技術形態而互相適應的，所以在它們之間必

須表現出共同的特徵和作用來，這便是統一法則形成的根本理由。假使沒有這種統一法則，我們就不能從社會的諸現象間找出一定的規律來，社會既不能組成一個統一的體系，它就不能成爲我們研究的科學的對象，社會學乃至於一切的社會科學就根本不能成立了。我們就拿極無組織極無秩序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罷。從經濟的構造起到各種的時髦，禮貌，習慣爲止，我們都可以尋出在這龐大的體系之間是繫了一根極長極長的繩子，這根繩子將一切的人們繫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只要不是瞎子，任何人都可以看見在機器產業發達的都會，不容許有家庭工業的發展，那種直接的民主政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和貴族寡頭政治不能存在於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一種生產型範既經在一個社會中取得了主宰的地位時，它就要表現獨佔的排他性。不過這種排他性在某種社會制度將要傾覆時，它就要同新興的社會勢力的排他性矛盾，結果它就往往要爲後者打倒。

但是我們切不要忘記，在任何社會中，都沒有絕對的純粹的統一形式存在。一個新興的社會，總殘存着舊社會的許多生活的遺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我們可以看見有許多封建時代的遺蹟，如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農村的土地關係，乃至於各種的觀念形態都多少保留一點封建的氣味。這種封建遺蹟，常然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漸發展。如在中國資本主義剛纔發展起來，其封建遺蹟就比日本要多，而日本的封建遺蹟就比英美法德等國家要多。但要這種封建遺蹟根本消滅，是不容易的，就是在紐約，倫敦，巴黎，我們還能發見相當的封建遺蹟來。故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是不會有絕對的純粹的統一的社會生活形態的。

但是雖然如此說，社會進化的階段是不難從一定的社會生活範疇中劃分的。記得有一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說過：“統一的特殊形式和特殊法則，劃出了社會結構的特殊經濟時期。”這句話實在顯示了社會組成的一般原則來。所以當我們劃

出一個特殊的社會制度的時候，我們一方面須從該種社會制度所依存的物質生活基礎——技術的組成去觀察全體，一方面又要從全體去觀察各種社會現象的組成形式和性質。

三 社會的矛盾現象之分析

社會既然是一個變動的過程，在各種社會現象之間就找不出靜止的永存的均衡和統一法則來。所以整個的社會只是一個含有無限的矛盾性的活動體系。人類社會不獨要不斷地同自然鬥爭，發生“外部的矛盾”，而且它本身所含的內在矛盾性在那裏時刻演出種種的社會活動現象來。

自然，社會內部發生許多矛盾，是表明諸社會現象之間的均衡和統一被破壞了，是表明舊的社會法則沒有統御社會諸因素的力量了。一個社會愈呈現無組織的狀態，其矛盾必愈多。所以無組織的社會的進化史，祇是一部矛盾發展史。

社會的各種矛盾現象既然是表明社會諸組成

因素的均衡和統一法則的破壞，那我們就得承認社會諸現象間的聯繫並不是永久保持着牠的秩序性的，這種所謂聯繫在歷史的過程中是不斷地在那裏遞嬗的。所以舊的秩序被破壞了，新的秩序又發生，如此繼續下去，就構成社會的全部進化過程。假使這種秩序是永遠停滯着不動，社會就要陷於滯塞不進的狀態，而且要逐漸趨於沒落了。

在無組織的社會進化史上，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所謂社會諸現象的均衡是以加速的形式破壞與恢復的。譬如在原始的氏族社會裏社會的組織很簡單，社會諸組成因素也就能相對的保持一種長久的均衡狀態。但是往後進到宗法社會，封建社會，以至於資本社會，社會的內在的矛盾性就以幾何率累進的增大了。所以矛盾性的增大是同社會的無組織的狀態的發展成正比例的。

但是造成社會的矛盾現象的動因是什麼呢？社會諸現象間的均衡和統一的破壞是由於人的觀念的矛盾生出來的嗎？抑或是他自然發生出來的

嗎？不！社會的矛盾現象之發生是受着客觀的因果法則的支配的，從階級衝突到兩個思想家打筆墨官司爲止，我們都可以求出它們的社會因果性，都可以拿同一的法則一貫的去解釋它們。

自然，社會學所要解釋的矛盾現象是該種現象至少要同社會的全部生活發生實際的交互的關係的。兩個人爲了一點小小的意氣而相打，或者兩個婦人爲了彼此的兒女相打而至於相罵，這却不是社會學所要解釋的對象，雖然這些事象也有它們一定的因果性。但是假使兩個村落爲了爭土地而發生械鬥，或是兩個文藝團體爲了爭辯一種藝術思想而互相用文字來攻擊，那就具有社會的意義，我們有研究它分析它之必要了。

我們現在要歸到我們急待解決的問題上來了，就是要說明社會的矛盾現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們現在且從狠具體的事實來分析。

大家還沒有忘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吧？這一次世界大戰的犧牲，損失，破壞

的浩大，讀者是不難從統計表中尋求的。我們現在要問，這次大戰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爆發起來的呢？只要是稍微有一點眼光的人都不會把此事的原因歸到一個塞國的青年刺死了奧國的皇儲頭上去，都會異口同聲的說，帝國主義者的衝突——爭殖民地，爭市場是引起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但是我們再要追究究竟帝國主義者的衝突是表明什麼呢？何以帝國主義者相互之間會發生如此慘酷的巨大的矛盾來呢？我們可以如此回答說：歐洲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向着無政府的方向發展，大量的生產品已經超過各國自己所需要的額數——因為民衆的購買力相對他降低了，——就不得不向國外去尋找銷納此種過剩的商品的殖民地。但是世界的殖民地有限，各國資本主義的國家就不得不櫛兵秣馬的實行搶奪，世界大戰就成爲不可免的必然的事象了。

如果我們冷靜的根本的從社會學的見地來分析一下，我們顯然可以發見此種巨大的矛盾的基

本型範，那就是擴大的生產力同桎梏這種生產力的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衝突。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生產關係具體的表現於法律方面的，就是私產關係。這就是說，一切的人們在全部的生產過程中，都是以一定的財產的享有者的資格發生關係的，一種財產既然隸屬於一個人，這個人就有獨佔權和自由使用權，所以別人如果侵犯了他這種獨享權，便是犯法，這種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是神聖的成爲社會共同遵守的定則而支配人的意識的。譬如一個人偷了或是搶了別人的東西，不獨要受着法律的制裁，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成爲罪大惡極的行爲。這種私有財產的形態籠罩着整個的社會，人們在這種形態之下，發生生產關係。所以資本主義的主要生產關係表現出來就成爲（1）一方面是生產工具的獨佔權，另一方面是勞働力的所有權；（2）一切的經濟關係都是基於交換形態上；（3）勞働者的剩餘勞働構成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的蓄積，構

成資本家的財富；(4)大資本壓倒小資本，釀成資本集中的現象；(5)生產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的，結果釀成產業危機，一方面是生產品的過剩，一方面是購買力的降低，一方面是某些生產部門的停頓，一方面是大批勞働者失業；(6)資本家與資本家競爭市場和生產原料，結果是爆發戰爭；……等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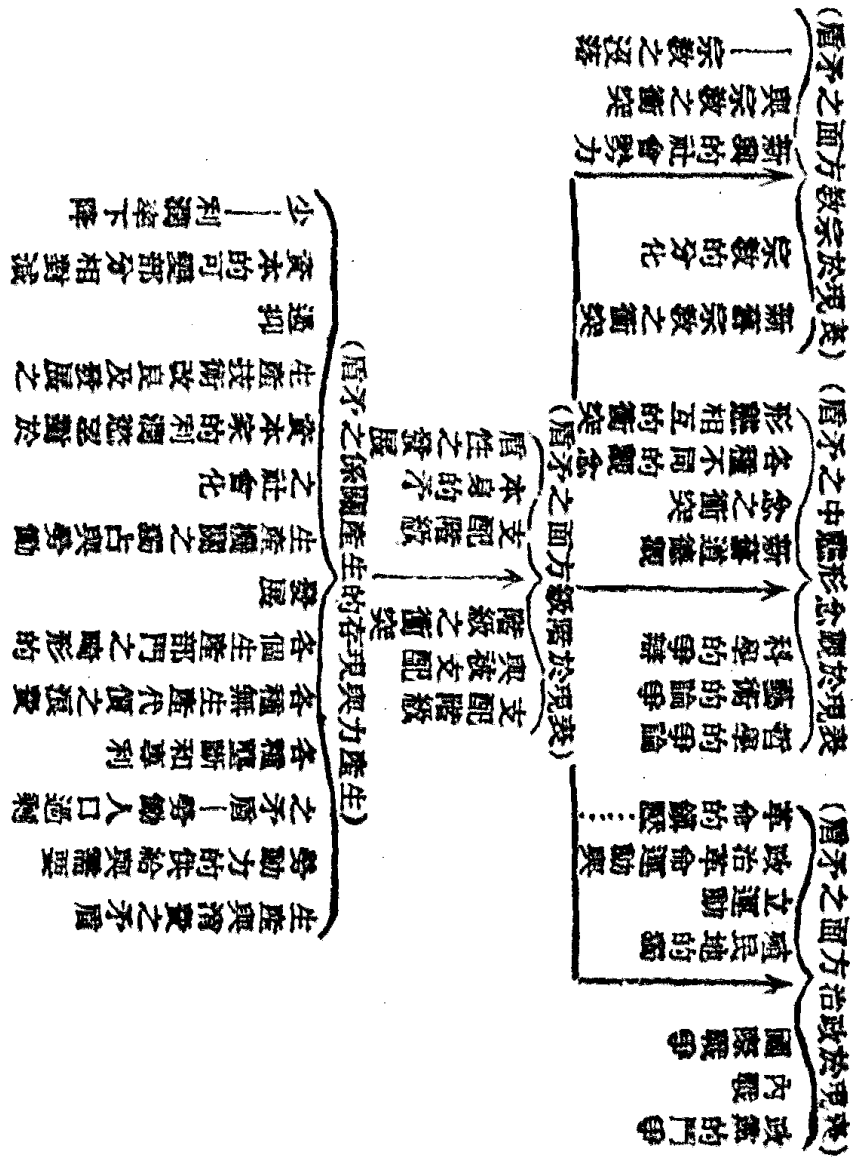
再就狠粗淺的事實來觀察。我們也可以看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充滿着許多奇怪的不可解決的矛盾。譬如一方面有些資本家將過剩的商品銷毀，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沒有貨物使用；一方面有些生產部門感覺勞力之缺乏，一方面又有大批的工人失業；一方面有人用鈔票揩大便，一方面又有許多人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如此列舉下去，可至無數。

所以我們得着一個結論，就是社會的物質分配不均是釀成社會矛盾的總因。因為社會的物質的數量是有一定的。假使社會的生產機關集中在

少數人的手裏，其結果是社會的生產循環不能按照一定的秩序進行，換句話說，物質的生產力要受着這種頑固的社會生產關係的桎梏了。最後，生產力和現存的生產關係就要發生不斷地的衝突。因此我們要解釋社會的矛盾現象的發生，只有最後歸到這個基本現象上來。

因為物質的生產力受着現存的社會生產關係的束縛，而激起二者的衝突，全部的社會關係也就要反映這種衝突的現象。於是階級同階級發生爭鬥，其次是政治生活，各種的社會心理和觀念形態發生矛盾。所以一切的矛盾現象，從社會進化過程上說來，都是物質生產力同現存的生產關係失却均勢的反映。

為說明各種社會的矛盾現象之間的關係起見，我們可以列一個表式如下：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實為社會各種矛盾的生活現象發生的基礎，

它決定了階級的矛盾，其次更決定了政治的，觀念的，宗教的諸矛盾形態。

我們就從中國的歷史舉例來說。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所以漸漸趨於衰頹就是因為當時社會上的動產發達了，商業資本勃興，新興的生產力同原有的封建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表現在社會階級方面，就是封建貴族之失勢，和商人階級的崛起。在政治方面，則為諸侯之兼併，王室之失墜，世家之專橫，總之，是封建政治之衰落——土地的隸屬關係已逐漸失勢了。在觀念方面，則有各派思想之爭鬥，如儒派的保守思想，墨派的功利思想，道派的虛無思想，申韓的法治思想，公孫龍子等之詭辯思想……等。假使我們不用上述的原理來解釋這種歷史的事變，我們一定不能了解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之變遷遞嬗。所以“社會矛盾律”（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ary）不僅可以說明西洋的社會變動，而且同樣可以解釋中國乃至於一切民族的社會演化。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是循着一定的歷史法則而展開的。這就是說，當一種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建立，足以幫助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時，這種生產力是不會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的，並且兩者是互相適應的。例如法國的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政府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權，確定私有財產制度的時候，這種新的生產關係是扶助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此時社會的矛盾現象是資本主義同殘餘的封建勢力的衝突，因為當時封建勢力尚時時潛伏在社會中，對新社會制度發生反動。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原始的矛盾是新的生產關係同舊的社會的殘餘勢力的矛盾。這一點是為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然而等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固定以後，它就挾其新勝的餘威支配一切。物質的生產力隨着技術的發展已加速的向前擴大，却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障礙了，不能盡量的發展，結果從前的均衡就被破壞了。

可是這種均衡一經破壞，它不久又會恢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固然阻礙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但只要這種生產關係的容積尚有相當的空隙時，這種生產力還是有相當的發展的可能的，並且生產關係的內含和外型也是要起相當的變化的。譬如由工業資本主義進到金融資本主義，其間就顯示了生產力擴大的過程，資本主義的內部組成和外表也就表現了相當的蛻變。假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末期就不能包容生產力的發展，那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就滅亡了。所以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可以隨着物質力的發展而稍稍改變其組成內容的。不過無論如何，一種有定的生產關係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形式在它沒有覆亡以前是不會改變的。譬如無論是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或財政資本主義，其根本的生產關係總是繫於私有和競爭的原則上，不過它的形態和內部結構隨着各個時代而改換罷了。商業資本主義時期，是榨取手工

勞働者的商人階級得勢，這個階級後來變成了握有生產工具榨取機器勞働者的工業資本家階級，於是進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等到這個階級再分化一部份人出去，握着金融權時，財政資本主義就出現了。所以就是拿階級的形態的轉變來說，資產階級的組成分子在大體上無論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的那一階段，都是不大會改變的。這就證明資本主義自始就沒有變更牠的基本生產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區辨社會的總矛盾——生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的矛盾——為兩種形態了：其一是社會生產關係尚有容納生產力相當的發展的餘地，總矛盾尚不能突破現存的生產關係的外殼，祇是不斷地擾亂其組成的各部分的均衡，此時只有數量的變化，我們可以稱之為進化（Evolution 狹義的）。還有一種，是現存的生產關係已沒有力量控制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發生猛烈的衝突，在這時候，社會編制除了實現根本的改變沒有出路，於是暴亂就發生了，此時不是數量

的變化，而是質量的突變了，即是說，舊的生產關係爲新的生產關係所替代了，我們稱這種突變事象爲革命(Revolution)。所以一種生產關係尚有生產力發展的餘地時，社會就不能實現重新的根本的改編，該種社會生產關係也決不會立即傾覆，只要等到發展的生產力沒有了出路，生產關係的外層就要爲它突破，革命就不僅成爲必要的，而且成爲不可免的了。

但是我們切不要誤會，以爲社會革命是突然在一個很短的時期醞釀成功的，過去無數的矛盾運動實在是促成革命的歷史原因。過去的矛盾一方面固然改變了舊生產關係的內容，另一方面却預備了新的生產關係的歷史基礎。譬如封建末期的商業資本家爲要同封建式的行會競爭，就到沒有城市貴族和行會組織的地方去發展他們的製造業。這種競爭就是預備了資本主義建立的基礎。又如現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時候，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働的社會化也是爲將來的新社會奠定基礎。

總之，社會矛盾的量的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前，是不會走到社會革命——質的變化——的一條路去的。

我們於分析了社會的矛盾的性質以後，就要討論到它的作用來了。

社會一經發生矛盾現象，社會諸組成份子之間的紐帶就不免要鬆弛，甚至於解散。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社會的不幸，至少社會要受到一部份損失。然而這種不幸事件的代價也是我們不當忽略的。

誠然，社會在失去了它的組成均衡的時候，社會不免要蒙受相當的損失，尤其是在革命的時候，社會的破壞更大。譬如在法國革命的時候，人口的死亡，財力的耗費，生產的停滯，人民的精力的疲憊……在在都表現出社會的損失慘狀。然而其結果是怎樣呢？物質的生產力漸漸恢復而提高了，一切的社會文化都呈出極大的進步了。革命所得的代價不是很大嗎？

就拿極殘酷的階級鬥爭來說罷——自然我們不要忘記了法國革命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在鬥爭的過程中，雙方的犧牲誠然很大，可是等到一個階級勝利以後，社會的生產力和文化就要推進不少，這在歷史上是可以找出很多的事例來的。

所以在無組織的社會中，社會的內在的矛盾性實有促進社會的發展的可能。因為一種舊的均勢被破壞了，就有一種更高等的均勢重新建立起來，社會的進步就是這種均勢不斷地破壞和重建，換言之，就是社會的內在的矛盾性不斷地展開和解決。

社會的均衡的破壞和恢復的時間是隨着各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各階級的組成樣式而長短不同的。有的時候，社會的均衡一破壞，不久就恢復了，這是因為該社會的物質生活尚未達於極端的紊亂，新興的階級的元氣尚未損失很大，而舊的統治階級早已精疲力倦，不堪再戰，故舊社會一解體，不久新的社會就可以重新建立起來。譬如十七

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比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其所費的時間來得短，就可用上述的理由來說明。但是有的時候，當革命一爆發，社會的物質生活就已紊亂，舊的統治階級仍作最後的掙扎，用其全副的力量來同反抗它的敵人搏鬥，新興的階級在這長久的戰鬥過程中，不免多少要耗費它的精力。等到革命成功後，就要費很久的時間來從事建設了。

不過無論如何，舊的均勢破壞以後，新的均勢一經建立起來，社會就要朝着進步的方向走。

但是我們最後要注意一點。就是社會的內在的矛盾性的展開雖然在歷史上大半是促進社會的發展的，然而這是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當一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向着發達的路綫進行，現存的生產關係逐漸相對地脆弱化的時候，社會革命成爲可能，這種矛盾才可以得着一個正面的更高的解決。反之，若果一種生產關係因着特種原因而僵化了，成爲固執不動，在社會的進化歷程中對於脆弱

的生產力發生反動時，因此種逆影響而激起之社會的內在的矛盾就要使得社會呈出退化的狀態，甚至於解體。這一點要在下章討論社會的沒落時詳論。

第五章 社會的發展過程

一 社會的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

社會是無限制的生長與發展的，因為自然界——人類仰賴其供給的自然界的物力是不斷地為人類吸取的。社會與有機體的根本區別，乃是前者永繼地在發展的過程中擴大它昇華它的體系，蓄積它的精力，而後者是生長到了一定的限度時，就

不能繼續增長它的體格，漸漸由耗損牠的生命的質素——細胞，腺等而趨於衰老，結果是免不了死亡。自然，社會在某種變態的情況之下，也是可以同有機體一樣，耗竭它的活力而歸於沒落的，譬如希臘，羅馬和印度的沒落，蒙古帝國的滅亡就是實例。然而這種事象並不是在正常的條件之下發生的。這種反常的事變必須以另一種定律來解釋，不是我們此處所要討論的問題。

人類社會祇要地球不破滅，在正常的條件之下，是繼續地向前進步的，並且是以加速的形態向前發展的。譬如日耳曼族自從征服西歐以來，它的生產力和文化因為沒有受着致命的打擊——雖然發生了許多戰爭和危機，所以飛躍突進，並且這種進步是呈着加速的形態。如果我們對該民族作一個縱的文化發達表，我們一定要驚歎日耳曼人進步的迅速。不獨日耳曼族是如此，世界上一切的民族祇要是生存於順利的環境中，都不難以同樣的甚至更大的速度發展滋長。

但是社會的發展滋長是由於什麼力量推動的呢？社會既不是自然的有機體，它當然不能在自然界中自然而然的延續並擴大它的生命，同曠野中的樹木和山林中的野獸一樣。假使在人類社會中沒有一種生活力，社會就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會消滅。所以探求此種發展的動力在社會學上是必要的作業。

生物學派(Ecole biologique)從生物的現象中去尋求人類社會生長的原因。心理學派(Ecole Psychologique)從心理的現象中去探索社會進步的原因。地理決定論者(Déterministe géographique)以地理的條件來解說社會文化之發達；人種決定論者(Déterministe ethnologique)以人種的優劣與變種現象來解說社會的發達與退化。人口決定論者(Déterministe Populationale)以社會人口的繁殖情形來判斷該社會的發展程度。天定論者(Téléologist)和神秘論者(Mysticiste)甚至從不可思議的虛無縹緲中指出社會生長的神力來。這一批學者

們將人類社會引到偏狹的虛無的朦朧的境界中，不但沒有尋出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因，而且連社會的本質都被他們抹煞了。

人類社會有它自己的特質，無論如何不能與別的事物混同，否則就不配研究社會學。當然，一個真正的社會科學者，是不厭人供給研究的材料的，而又不反對人從別的科學中尋出社會現象的定理的，不，社會科學者正是要從各方面去搜集材料來做研究的題材的。譬如從研究生物和人種的現象中探求人類同動物在體構和生活上的差異，從研究心理的現象中來分析社會的心理狀態，從研究自然地理學來比較世界各區的自然的生活條件，不但不是無益的，而且是急需的。因為社會學不能同其他的科學脫離關係，是同任何別的科學一樣的。

不過，我們於搜集社會學的研究材料而外，還要認清社會的本質，認清社會學的特殊對象。換言之，我們要探求社會各種現象發生的特有的根

本的原因來。這樣，社會現象因果律才可以一貫的發見出來。

生物學派以爲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或超有機體，將生物學上的定律穿鑿附會的應用到社會學上來，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其荒謬來。此處用不着批評。不過最近有一種生物學派的論調在社會學上很佔勢力，而又爲一般溫情主義的學者所津津樂道的，那就是互助說(Theory of Mutual Aid)。此說首先爲克魯泡特金揭倡於他的互助論(Aide Mutuelle)中。他以爲在生物界中，互助差不多是普遍的現象。人類也是有這種互助的本能的，社會的進化就是基於這種互助的本能上。於是那些生怕社會變動主張維持現狀的學者們借此說來反對社會的變革，並且找出許多事例來證明人類在社會中一向是實行互助的。資本家不是爲救工人的饑餓而開辦工廠嗎？慈善家不是開了許多貧民醫院，貧民救濟所嗎？在戰爭的時候，不是有許多菩薩心腸的人組織紅十字會的救護隊嗎？一位少奶奶走到街

上看見一個爛腿的乞丐不是要丟下一兩個銅板嗎？誰說在現在的社會沒有互助的事情呢？這何消說，如果我們像這樣列舉下去，我們還可以說一個軍閥爲了許多人沒有飯吃，而養了許多的兵，不也是互助的行爲嗎？怪不得資產階級一方面在那裏拿勞工當炮灰，一方面却在那裏假仁假義的提倡什麼博愛慈悲呢！

即使退一步說，人類社會真的是以互助爲基礎的，那我們立刻就要遇着許多不可解決的疑謎。我們現在要問：何以東方的文化比西方的文化落後呢？何以中國的內亂特別多而產業不能發展呢？何以日本進步得比中國快？假使我們回答：因爲西方的人比東方的人富於互助的精神，因爲中國人特別殘忍，因爲日本人比中國人懂得博愛，互助。豈不是大笑話嗎？

所以引用互助說來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因，是等於用天然不平等說(Theory of Natural Unequality)來說明社會階級的構成一樣的荒謬可笑。

我們現在用不着費很多的時間來批評前面許多隔靴搔癢的理論，爲節省篇幅起見，且作一筆總的駁斥：

第一，不論是生物學派，心理學派，地理學派，人種學派，乃至於教育學派（以爲社會的發展是以該社會的教育程度來決定的），人口論者，神秘論者……通通是皮相的，偏狹的，誤解了社會發展的性質，不能確立科學的定律。

第二，他們不能認清社會的變異性，不能解說何以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會呈現各種不同的社會發展形態。

第三，他們不曉得從人類社會和自然的互動過程中去觀察社會的消長升降。

這樣我們就不難明瞭何以上述的許多學說無法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因了。

然則我們要從什麼處所去觀察社會的發展呢？社會的發展是依據於什麼條件上呢？

自然，我們要研究社會的發展，首先就要注意

到社會的自然生產，即是人口的繁殖。在前面已經說過，人口是社會組成的三大要素之一。假使沒有人口，社會就根本不能發展，並且假使人口不繁殖，社會就不能發展，而且會趨於衰落。所以人口的繁殖是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的形態。但是現在在我們面前就發生一個問題了，就是人口的增加是以什麼來決定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歷來的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是議論紛紜的。有的人以為人口的增加是由於氣候的關係，有的人以為是同一個社會的道德和文化有關係的，有的人以為是同一個社會的心理狀態有關係，還有的人以為政治和法律有決定人口增減的效力。這些解答自然都要一部分理由，但是如果拿這些理論來解釋一般的人口繁殖狀況，是偏頗不全，而且是極其皮相的。譬如氣候固然對於人口的繁殖有相當的影響，但是美洲的紅人何以人口逐年減少，而白人何以却日見增加？日本的生殖率何以特別高，而中國的死亡率又何以特別高？這些問題就不是氣候說

所能解釋的了。道德與文化固然能影響到人口的增減，譬如在野蠻的社會裏，殺嬰的風習特別流行（其實這種事象也不全是道德低陋的表現，根本還是同社會的經濟生活情況有關係的），教育發達的國家，生殖率不大高，但是同一個國家，何以各階級的生殖率和死亡率絕不一樣（譬如勞働階級的人口死亡率就比別的階級來得高），何以文化很高的民族征服了野蠻民族以後，其殖民的人口增加率反比土人來得高，對於這些問題就不是用道德和文化所能解釋得出的。其他的人口論都可以作同樣的批評。

由此看來，一個社會的人口的升降是同該社會的經濟生活狀況有關係的。社會的物質供給量如果能滿足社會全員的需要，這個社會的人口在正常的條件之下（如果沒有特別的災變）是要繁殖的，反之，物質的供給量如果在社會的需要的水平綫以下，這個社會的人口當然要減少。這些都是自明之理，用不着馬爾薩斯這一類的經濟學者來反

覆申述的——其實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的錯誤連今日的資產階級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了。

只是剛才所說的，是指全社會人口的絕對升降（The absolute ascension and descension of population）。若果從一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人口增減狀況觀察，我們就顯然會看見各階級的人口增加率和死亡率是極不一致的。如上古的奴隸階級和自由民階級的人口增減率不同，近世的勞働階級同其他的階級的人口增減率不一樣。我們研究這種人口的相對升降（The relative ascension and descension of population），才能闡明人口的升降和社會的經濟生活情況的關係。

有的人或者要反駁我這種說法。譬如說法國不是產業很發達的國家嗎？但是法國的人口增加率何以比別國特別低落呢？我可以回答說，法國的人口增殖率較低也是為法國的階級生活狀況所決定的，並且各階級是呈着相對的形態的。法國的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力提倡節制生育，據說是人

口低落的一個最大的原因，若果是這樣（其實還有別的經濟原因，現在我們只就這點推論），這豈不是因為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受了充分的教育，使他們發生節制生育的觀念，這種觀念再影響到別的階級所致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因為要想免去生育兒女的痛苦保持她們的美態，因而引起節制生育的動機，這種心理豈不是為她們的階級經濟情況所規定的麼？並且我們要知道，即令是在法國，人口也決不會降落到水平線以下去的，因為它的經濟生活基礎並沒有摧毀。試看，法國的政府不是最近在那裏獎勵人口的生殖嗎？總之，一個社會一般的經濟生活狀況和各階級的生活條件不獨決定該社會和各階級的人口的升降，而且決定全社會人口的分配。

人口的繁殖固然是一個社會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機能。但我們切不要誤會，以為人口的增加就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如果有一個社會，人口是繁殖了，但是物質的生產力因着某種關係而減退

了，在這時候，社會上就要發生絕大的退化狀態，人口就只有迅速地死亡，結局這個社會是歸於破滅。

所以由此說來，我們要考察社會的發展進程，就不能不從物質的生產力着眼了。

前面我們說過，社會要適應自然界，就必須吸收自然界的物力，要吸收自然界的物質，就必須同自然發生一種交換關係。即是憑藉一種物質的媒介將人的勞力加到自然界的勞働對象上去，如伐木，種植，採礦等都不過是人類同自然的交換過程。

一個社會吸取自然界的物力愈多，這個社會愈能適應自然界。所以人類社會適應自然界，是具有積極的意義的。實際上這種永續的適應過程，就是不斷的鬥爭過程。

但是人類同自然界適應，決不是憑空可以實現的。在適應的過程中，必須具備三大條件：第一是人的勞働力，第二是生產手段，第三是供給勞働

力的生活資料——即是生產品。

人的勞働力要怎樣才能加到自然的生產對象上去，使它變成原料呢？不待說，是要藉生產手段做媒介。但是人的勞働力要是沒有經過勞働改變的物質來繼續供給，它不久就要耗竭，所以一定的生產品數量是維持一個社會的勞働量所必需的。照此說來，勞働力，生產手段，生產品是相互關繫的，無論在何種形態的社會中，這三者都是具有的，不過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分配比例不同罷了。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三者的相互關係。

一個社會的勞働生產量的增減，是以什麼標準來測驗的呢？不是以勞働生產品的數量來表現的麼。所謂勞働生產品量就是在一定的總括時間所得的平均的生產品的數量。假若在今年中所得的勞働生產品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社會的勞働生產量是增大了一倍。更深一層說，假使一定的生產品數量(假定是十萬單位)在去年要費一年的時間才能生產出來，而今年却

只須半年的工夫就達到了去年的生產品量，這也足以證明社會的勞働生產量是增大了一倍。所以勞働生產率的大小是以如下的方式表示出來的：

$$\text{勞働生產率} = \frac{\text{已得的生產品數}}{\text{勞働時間(勞働量)}} \quad (\text{註}) \quad \begin{array}{l} \text{勞働時間以時計,以} \\ \text{日計,以年計均可。} \end{array}$$

假使某個社會在某年十個月中生產了十萬單位的生產品，再過了若干年，却在五個月內生產了同樣數量的生產品(十萬單位)，或是在十個月內生產了兩倍於前的生產品(二十萬單位)，則該社會的勞働生產的量的增加可如下計算出來：

$$\frac{\frac{100,000}{5}}{\frac{100,000}{10}} \left(\text{或} \frac{\frac{200,000}{10}}{\frac{100,000}{10}} \right) = 2$$

顯然的，該社會的勞働生產量是比前增大一倍了。但是一個社會的生產品的種類是不是一樣的呢？當然不是的。一個社會的全部生產品若以其形狀，大小，作用，區分起來，不知有幾千萬種。我們既然不能把書的數量同布疋，機器，穀物，等東西混在一道計算，我們怎樣能合算勞働的生產總

量呢？對於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量的增減不是無法計算無法測驗嗎？要解決這個困難，我們就只有用比較法。首先，是將各種不同的生產品分出一定的部類來；其次是就各種生產品的品質，形狀，作用，效力（經久性）等直接或間接地作相互的比較，再其次是以同一的單位計算各種同性質的生產品的數量，最後是以對照的平均法來合算各種勞動生產品的總量，這樣雖不能求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來，亦可以得着一個大概的數目。

勞動生產量的增大即是表明社會的發展，所以當我們研究社會的發展和衰落時，只要觀察社會的勞動生產量的漲落。

但是上述的理論，只是說明了社會的物質生的單純的絕對的發展，因為我們只計算了生產品量單方面的漲落，而沒有注意到該社會的人口增加。假使一個社會在一年中所生產的的生產品量在十年之後中比以前只增加了十分之二，而社會的人口却增加了十分之三，這個社會的勞動

生產量固然是絕對的增加了，然而實際，却相對地減少了。所以要估計一個社會的生產勞働量必須以全社會的人口放進去算。譬如某個社會在某年一年中生產了六00,000單位的生產品，那時人口總計有五0,000，再過一百年以後，在半年中生產了兩倍的生產品，而人口却增加了四倍。如果我們按照“勞働生產率 $=\frac{\text{已得生產品總量}}{\text{勞働時間}}\div\text{人口}$ ”的式子計算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該社會的勞働生產率已減退了一半。

我們如果考察這種勞働生產量減退的原因，總不外兩端：第一是該社會的技術退化了，第二是全社會固有的勞働力沒有完全提供出來；具體的說，即是有一部分人不願勞働（譬如貴族），有一部分人不能勞働（如殘廢人老年人幼童），還有一部分人欲勞働而不得勞働（如失業工人）。我們如果引用這兩種定律來說明社會勞働生產量的減退，同時就可以說明社會衰落的原因。

總之，我們估計社會的勞働生產量的漲落，一

方面須明白使用的勞働量與已得的生產品量的比例，一方面還須觀察社會固有的全部勞働的蘊能力量與已得的生產品數量的比例。

然而這樣還不够。因為我們知道人們要生產，不但要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另一方面還要有一定的勞働器具。勞働器具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不用說，是由人的勞働力加到一定的物材上去製造出來的。所以人們在沒有生產品以前，必須先生產必需的勞働器具，如斧頭，鉗鑿，鋸，機器等物。這樣看來，社會所有的勞働力並不是全部施到直接的生產過程去的，必須分一部份勞働力去製造勞働工具。比方社會的勞働總量是五百萬單位，在製造勞働工具的時候，已經費去了二百萬勞働單位，則在直接的生產過程中所費的勞働量不過三百萬單位。假使某種生產品原來是用很簡單的勞働工具製造的，後來竟用很複雜的機器來製造，在同一時間增加了一倍的生產品，我們就不能說勞働的生產已經增加了一倍。因為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働

量是比生產簡單的器具來得多。所以當我們估計社會的勞働生產的時候，必須於直接的生產勞働量以外，加上費於製造勞働器具中的間接勞働。其式如下：

$$\text{社會勞働生產率} = \left(\frac{\text{已得的生產品總量}}{\text{直接勞働量} + \text{間接勞働量}} \right) \div \text{人口}$$

總之，社會是靠吸收自然界的物力來維持它的生存的，社會的體積和容積可以以它所積蓄的物力的度數來決定。所以物質的生產是社會的基本生活。社會一旦停止了它這種活動，在不久的時候就要消滅。

可是社會的生存光靠這種單純的生產過程是絕對不行的。因為社會積蓄的物力有限，如果這種物力一耗竭了，社會立刻就要發生恐慌。所以無論在何種社會中，都必須行着再生產過程(Reproduktionsprozess)。

所謂再生產過程就是社會和自然的永動過程，亦就是人類和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Stoff Wechselsprozess)。此種生產循環是延續社會生命所必

要的，因為當各種物質的生產物消耗，破壞的時候，必須要不斷的補充。並且所補充的，不僅限於某幾種特殊的物質，而且必須補充全部的物質。有些物質是消耗得很快的，如像糧食，原料等，有些物質是消耗得很慢的，如像機器，磚石等，故再生產的週期是隨着各種生產物的效用而不同的。所以物質的再生產表現為兩種形態：第一是重新生產，如像糧食，衣服，粉筆，機油，肥皂等物當牠們消費完了或快要消費完的時候，必須重新生產過來補充；第二是修理或添補，譬如機器，鐵路，建築物等當牠們損壞了的時候，就必須以新的原料來修理或添補，以恢復牠們原來的作用和形態。不過最後當他們完全或大部分失了作用的時候，畢竟是要以第一種形態重新生產過的。總之，再生產過程是不能間斷的，就是在退化的社會中，物質的再生產也是一刻不停息的，退化的社會只是再生產的範圍的縮小，而不是再生產的終止。

一個社會所補充的物力如果同它所消耗的物

力相等，這就叫做單純的再生產過程 (einfache Reproduktionsprozess)。在這種狀態之下，社會所攝取的自然界的物力恰恰可以維持社會的水平線的生活，沒有什麼餘剩。社會就不能積蓄它的文化，即使不退化，也不會進步，這樣社會同自然就保持着一種固定的關係，社會也不會發生什麼根本的變動。

但是這種單純的再生產過程是以什麼做根據呢？無疑的，是依據於生產力的凝滯狀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如不變化——不擴大亦不減退，社會同自然的關係也不變化，結果是社會陷於相對的靜止狀態。譬如原始的社會生產力差不多幾千年都沒有什麼改變，其生產進程就是很單純的，所以在那時候絕對沒有什麼革命和階級爭鬥發生。

可是等到生產力一發展，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單純的再生產過程是不斷地在固定的循環圈子裏輪迴不已，依照一定的數量填補那已經消耗了的舊的生產要素，所以是取着○形式的。而當生產力

擴大的時候，社會就不但要補充舊時存在的生產要素，而且要擴大舊的生產範疇，創造新的生產範疇。於是不僅在物質的數量方面起了變動，而且物質的結合也要跟着改變，隨着人的結合也要跟着改變了。在這時候表現出來的再生產進程就是取着◎形式的，所以稱爲擴大的再生產過程(erweiterte Reproduktionsprozess)。

社會在擴大的再生產過程中，才能向前發展，因爲物質的生產總是超過人的消費，社會有了相當的物質的積蓄，才可以拿一部份時間去發展精神的文化。在歷史上，我們看見許多民族發榮繁盛，都是以社會的物質的積蓄爲基礎。譬如當希臘全盛的時候，生產技術有了相當的改進，而又吸收了大宗的奴隸來從事生產，社會的富力增加了，一般自由民才有餘閑來發展希臘的文化。可是後來奴隸制度滯塞了技術的進步，希臘就逐漸衰落下來了。

總之，一個社會只是在單純的再生產進程中

生活，是不會向着發展的路上走的，正如一個精力不足的人不能做出偉大的事業來一樣。要社會向前發展，就必須繼續不斷地擴大生產的範圍，使社會於補充它固有的生活質素之外，再吸入新的質素。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社會的擴大的再生產過程不只是擴充社會的物質內容，而且會擴大與此相適應的勞動力的提供；同時又要擴張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說，擴大的再生產過程，一方面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過程，另一方面是活的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因為人是要死亡的，如果沒有新物質來補充并擴張固有的物質的供給，就沒有新的人來接續已經死去的人，換句話說，在一方面，就不會有活的人來繼續來做貴族或奴隸，地主或農奴，資本家和勞動者，在另一方面，就沒有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勞動力。所以我們切不要把生產關係和勞動力看作固定的事物，它們乃是不斷的在再生產的過程中擴大其內含的。不過我們要知道社會

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行程是爲一定的歷史年輪所決定的。當某種生產關係受着那爲它不能包容的物質生產力的內壓迫的時候，它或遲或早要全部解體，而一種更高形式的新的生產關係又要隨着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而重新在擴大的再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它自身。所以我們說到這裏，就要回溯前章的理論，就是社會的矛盾是與社會的生活總體的再生產並行的。不過社會的矛盾要達到一定的歷史階段，才可以引出社會生產關係之總的改變——革命。

社會的生產關係既然要伴着物質的再生產而行着再生產，一切受着這種生產關係的規定的政治關係，法律關係，宗教關係，觀念關係等當然也要行再生產。

社會的發展過程，只是社會生活總體擴大的再生產過程。

二 社會的變革

在前面我們說過，社會雖然是按照一定的歷史程序和自然定律進化的，然而在進化的過程中，它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變動不是呈着漸進的，直綫的，機械的形式，而是取着突變的，曲綫的，活躍的形式。這是因為社會的活動現象太複雜，不能同機械體和有機體的活動一樣容易為人所把握，因此很容易矇蔽一班俗學者的眼睛，使他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不規則的生活體。他們因為不懂得社會活動的因果法則，便以為社會是同自然兩樣，不是按照一定的因果律發展，活動，變革的。

社會既然是一個突進的，紆曲的，活躍的大洪流，那它就不僅有進化，而且有後退，又不僅有緩變，而且有急變。所以由此推論起來，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也不常是漸進的，同時又不常是進步，而不暫時的退落的。

因此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或是由一個較低的社會級層進到一個較高的社會級層，其間顯然要經過一個社會的生活體低

落的時期，換言之，在或大或小的新舊的歷史齒輪交替的時期，必然要暫時降低社會的生產力，因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全部。

然而這種暫時的低落，在表面上雖然是社會的一筆損失，從全部的歷史進程看來，却是社會進化不可少的必然的階段。一個婦人分娩的時候，必然要受着很大的痛楚，然而假使不痛苦，新的生命就不能產生。小孩子的產生是分娩時痛楚所得的代價，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同樣一個新的社會要從舊的社會分娩出來，或是一個低級層的社會要爬到一個高級層的社會，各種驚人的損失是免不了的。不過最後所得的代價是不僅可以補償這種損失，而且可以添加新的建設。

社會的過渡形態有兩種：一種就是社會關係內部的轉移，即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社會生產關係的內含的改變；另一種是社會關係重新的變換，即是由一種舊的社會生產關係過渡到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前者稱為內變 (Inner Mutation)，即是生產關

係內在的組成雖然擴大，而它的基本原則並不改變，不過是由一種較低級的社會生產形態進到一個較高級的生產形態罷了。如由戰爭，產業危機，暴亂的鎮壓等所引出來的變動。後者我們稱爲突變(Catastrophe)，即是由一種舊的社會形態蛻變爲另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這就是社會革命了。

首先我們就“內變”來觀察：

譬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當資產階級本身的矛盾爆發無可調和的時候，就必然會引到戰爭之一途，這種戰爭就是解決這個巨大的矛盾的唯一的路。在戰爭的過程中，物質的破壞和人口的損失是如何的可驚啊！此時社會的物質生產力之降低是顯然無疑的。要是我們拿歐洲大戰和大戰以前兩個時候的生產狀況來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瞭。但是戰爭以後，資產階級政府不是竭力擴大它們的權力範圍嗎？大資本不是以更大的速度併吞小資本引起空前的資本集中嗎？資本的蓄積行程不是比以前更加速嗎？生產不是更擴大嗎？資

產階級在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此時完全補償了，並且擴大了資本主義的輪盤了。

在產業危機發生的時候，我們不是看見許多企業停頓了嗎？不是看見有許多企業破產嗎？失業的人口不是驟增嗎？一切的價格和信用不是低落了嗎？總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是降低了嗎？然而當這個可怕的暴風雨經過之後，一切的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更集中起來了。大規模的信託公司，托拉斯，新狄加等都組織起來了。產業危機爆發時所發生的生產力減退現象，竟為擴大的生產力所補償所掩蔽了。

在暴亂的鎮壓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俄國在一九〇五年工人革命失敗以後，俄國的資本主義就有着很快的發展，英國一九二五年礦工罷工為英政府鎮壓以後，英國的資本主義暫時達到了一種穩定的狀態。在暴亂和罷工發生的時候，統治階級所受到的損失和鎮壓時的耗費當然是很大的。然而一經得到勝利以後，統治階級的權力反可以

暫時的鞏固起來。

由這許多事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一種生產關係內部所發生的變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不僅不能看作一種損失，而且要認為是該種生產關係內含的擴充，是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大。

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誤會了，以為這這種發展狀態是某種現存的生產關係鞏固的穩定的象徵。不，恰恰相反，這種畸形的發展狀態應認為該種生產關係崩潰的預兆，因為，這種所謂發展是取着一種相對的形態的。譬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資本集中了，表面上看來是資產階級的權力的鞏固，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有許多小資本家企業家破產，和勞働者失業。所以資本愈集中，資本主義所含的危機性愈大。用經濟學的定律來解釋，資本一集中，不變資本就很快的增加，而可變資本就相對地減少，結果是商品的利潤率降低了，過剩的勞働人口增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內部所含的矛盾性一增強，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盡頭。試看隨着

帝國主義的戰爭和產業危機所發生的社會的貧困化現象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表現得很彰著嗎？總之，無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內含若何改變，它總不能永續地包含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只等到這種擴大的生產力一衝破資本主義的外殼——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就不免要崩潰了。

實際上，這種定律不僅可適用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任何形態的社會的崩潰都可以用這種定律來解釋。例如羅馬帝國以戰爭來征服許多民族，統治階級的權力固然是擴大了，以破壞的艱辛的戰爭所換得的生產力的發展固然是加強了。然而結局羅馬帝國不免於崩壞，豈不是由於這種土地的過度的膨脹所招致的嗎？這種史實我們當於後段詳論。

總之，社會的支配階級以極大的破壞固然一方面可以換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却加強了那為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的矛盾性，增大了它的傾覆的危機。

當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同物質的生產力衝突的時候，社會革命就發生了。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革命過程中的社會所受的損失，和革命後所得的代價。

不過在我們沒有討論社會革命的過渡時期的定律以前，有再說明社會革命的意義之必要。

我們屢次說，革命是起因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衝突，究竟這種衝突是以如何的形態表現出來的呢？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是以階級衝突表現出來的。詳細的說，即是當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最高限度，現存的生產關係不但不能幫助它再向前擴展，而且在許多地方阻礙它，這時候，社會的一切生活形態就會充滿着矛盾性，紊亂得不可收拾，那在社會上佔主要勢力的被剝削階級感覺得沒有別的出路，就要起來推翻剝削階級，奪取政權，這就是革命形成的總過程。所以社會革命第一只是社會的諸階級反映物質的生產強力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的衝突而發生的總矛盾的解決，第二，它本身就

是以政治革命具體的表現出來的。由前者我們知道社會革命決不是由死的物質表現出來的，而是由活的人以鬭爭表演出來的。由後者我們知道革命的過程同時就是政治革命的過程。因為社會革命就是要轉移社會的生產關係，非披着政治革命的外衣是無從表現出來的，換言之，不顛覆生產的支配階級的政權，是無從奪取那為支配階級的國家制度所掩護的經濟支配權的。所以把社會革命看作是同政治革命對立的，是根本的錯誤。

為說明革命是起因於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的衝突這條定律，我們可再引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為例。我們知道歐洲封建時代的末期，桎梏正在廣大的生產力的發展的生產關係就是：(1)封建的土地佔有關係；(2)各種的經濟獨佔權；(3)限制產業的行會制度，(4)封建式的宗教稅(即所謂什一稅Dime)。在這些生產關係之下，想發展產業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新興的資產階級

領導下層階級起來將封建階級推翻了，打破了那種束縛產業發展的封建私有制度，一種新的財產關係就代替了舊的財產關係。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以什麼表現出來的呢？無疑的是以政權的轉移——政治革命表現出來的。

然而當我們研究各種社會革命的時候，我們首先就看見在全部的革命過程中，即是由舊的社會形態轉移到新的社會形態的過渡時期中，就要使社會受着很大的損失，使社會的生產力反為低落下去。這種生產力的低落在任何形式的社會革命過程中都是不可免的現象。據蒲退齡 (N. Bukharin) 在過渡時期的經濟 (L'économie de la periode tramitore) 中分析在革命時期中社會所受的損失有下列若干種：(1) 生產要素之物質方面的破壞；(2) 生產要素的精力耗損；(3) 諸生產部門的聯繫之斷絕；(4) 生產力在不生產的物質的製造方面之耗費(如製造槍炮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就是破壞得頂利害的，加上連年在歐戰中

所受的損失，故革命後經過了許久的慘澹經營，始恢復戰前的狀態。

在歷史上，有許多革命的事例可以以同一的原則來說明。就是在革命的時期，必定要經過一個極大的騷亂，這種帶有破壞性的大騷亂一過，新的生產關係一經建立，生產力就要以更快的速度向前進展。

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找出論據來。在革命的時期，社會所受的物質損失不是很可驚人的嗎？可是等到資產階級的政權一經建立，社會的生產輪盤就加速的向前推轉了。就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雖然在社會上未引起極大的恐慌，可是直接間接所受的損失確也不少。然而革命以後所得的代價是什麼呢？是封建的經濟限制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權力擴大了，資本主義迅速的向前發展了。所以歷史上沒有不帶破壞性的革命，而革命成功後，物質的生產力只有前進，沒有退後。

自然，在革命過程中的物質的破壞在可能範圍內是要相當的避免的。因為革命不僅是要摧毀支配階級的物質基礎，而且要準備建設新的物質骨構。假使將社會的主要生產機關完全或大部份的破壞了，則革命以後的建設就必異常艱困，而且要費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比方一個國家發生革命了，革命羣衆將大的工場搗毀，將主要的交通機關破壞，或是將大宗的糧食焚燬，結果社會的物質生產就要蒙受絕大的損失，革命成功以後，一時就不易恢復社會的物質生活秩序，而且很容易給敵人以反攻的機會。不過話雖如此說，而在革命的時期對於支配階級的營壘和所賴以生存的諸物質手段是不能不竭力毀壞的，如敵人的軍隊，軍火局，政府機關，等都在應搗毀之列。從革命的戰術上說來，必要的時候施行較大的物質破壞也是在所不惜的。如巷戰，割斷電綫，折鐵道，舉行總罷業，搗毀敵人的金融機關，實行對於敵人的盤踞地的封鎖等都是攻擊統治階級所必需的戰略。總之，一個

有意義的革命一方面要極力摧毀支配階級的生存基礎，另一方面還須在可能範圍內避免那種對於全社會的物質生活要素的無代價的破壞。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中，革命的領袖使羣衆認清了革命的戰術和目標是必要的。不過我們切不要誤會，以爲革命的羣衆是應該機械的守着一定的社會秩序進攻舊社會的，如果是這樣，就不能敏捷地對付敵人，因爲羣衆一有了許多無謂的顧慮，戰鬥力就要失却了，並且不能號召其他的人參加革命的隊伍。革命的羣衆所應該嚴守的是革命的階級的戰鬥紀律，而不是舊的社會秩序，這一點是應該爲我們所認清的。

三 社會的停滯與沒落

在前面我們研究過，社會的發展是全靠再生產的不斷的擴大，所以擴大的再生產過程，就是社會的發展過程。社會的演進，在正常的條件之下，總是向着發展的路上走的，即是說，物質的再生產

以至於一切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總是不斷地擴大其循環圈子的。但是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之下，社會也可以表現兩種變態的生活形式：其一是物質的生產力不增大，也不減退，社會與自然之間保存着一種固定的均勢，結果社會是不前進，也不後退（絕對的），這種生活形式可以稱為社會的停滯；還有一種是物質的生產力低減，生產量一天一天的減少所消費的總是超過於所生產的，社會與自然之間是一個變動的均勢，結果是社會不但不前進，而且後退。

所以社會的演進，不外三種形式：一種是社會的發展，即是社會的正擴大的再生產過程（Prozess der erweiterte Reproduktion）一種是社會的停滯，即是社會的單純的再生產過程，還有一種是社會的衰落，即是社會的反擴大的再生產過程（Negativ Prozess der erweiterte Reproduktion）

關於社會的發展過程，我們已經有了很詳細的討論，現在就要研究社會的停滯和衰落。（雖然

我們已經論述了社會的單純生產過程，然而對於社會的停滯狀態，尙少作具體的分析，故社會的停滯問題有重新討論之必要。）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某個民族老朽了，某個國家的全盛時期已過，以後只有向着衰亡的路上走了，或是某個種族已停止進化不能再向前進步了。這一類的說話如果經我們用社會學的眼光分析，究竟具有若何的意義呢？爲什麼在一般人的頭腦裏會發生如此的信念呢？

從常識上說來，上面的說話不能說是錯誤，因爲在世界上，的確有許多民族已經“老朽”了，有許多國家由衰微而趨於滅亡了，有許多種族在進化的途中停滯了。但是從科學的意義上說來，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上面的說話不正確。因爲第一，歷史是一個永動的進化過程，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在它還沒有滅亡以前，是不能把它同有機體一樣的比擬，以爲它必然是要經過幼年，壯年，老年的幾個時期，最後歸到死亡的路上去的。然而這並不是

說，民族與國家在人類的進化史中是永久生存的，乃是說，我們不能把它們當作一種遵守有機的法則 (Organic law) 的生命體，從它們本身去尋求生長，發展，和衰亡的目的性，而應該從它們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即是經濟的生活形態中，去找出它們發生和消滅的必然性來。第二，我們在沒有了解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內在生活和決定它的命運的世界事勢以前，不能輕易預斷它必定會滅亡，或是永久停滯不進。因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停滯或後退雖然有向後退步或滅亡的蓋然性，然而假使它的內在生活原則或它的環境一轉變，它是不難再向着進步和發展的路上轉動的。所以我們觀察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停滯和衰微，只能假定是一種暫時的反常的現象，如同機器的頓暫時停和損壞一樣。科學所以和常識不同，從這兩種原則也可以判別出來。

我們可以舉出實例來說明。中國一向不是被那班無聊的資產階級的學者認做老大的國家嗎？

他們不是常常把中國人的腦筋看做特別的構造，賦有天然的守舊性的嗎？在他們的眼光中，中國不是一個永遠無希望的老大民族嗎？然而近年以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解放，對於新文化的接受，以及傾向於革命運動，是如何的猛進呢？近年中國的社會變動又是如何的急劇呢？在所謂先進的文明國要費幾十年時間才能發生的事變，在中國只幾年工夫就醞釀出來了，世界的歷史巨輪以極大的速率在中國轉動，使中國捲入於世界的進化洪流中。這豈是資產階級的學者先生們所能觀察到的嗎？中國的未來的發展又豈是那班近視的言論家所能預料到嗎？我們現在如果要問，中國的社會為什麼變動得如此快，我們就只有從中國的內在生活的根本形式——生產樣式和生產關係的變動，與沖入中國的世界潮流——資本主義的經濟，和各種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去找我們的答案來。

再就印度，埃及，等民族來觀察，它們不都是被征服了的民族嗎？然而近來他們在世界的活動

已足以證明他們並不是天生的劣等民族，不是永遠停止進步的民族。我們雖然不必去無謂的揣測他們是否會像波蘭人一樣恢復祖國，但他們將來在世界上的貢獻同其他民族一樣，是可以預料的。

我們現在對於社會的停滯和沒落的性質可以明瞭了，此刻就要分析這種停滯和沒落現象的原因，形態，與轉變等問題。

首先，我們就社會的停滯來分析。

所謂社會的“停滯”並不是說社會的‘靜止’。實際上，任何形式的社會都是在變動的過程中生活的，因為第一，社會同自然之間要不斷地發生物力代謝的關係，彼此間的均勢是永續地在歷史的進程中破壞與恢復的，第二，由於這種不斷地互動，就使人們在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中發生交互的影響，而生出各種式樣的活動現象來；第三，因為生產力停滯不進，使社會的物質蓄積不能增加，假使自然界一發生災變，社會就不能維持全員

的生活，就要發生極大的擾亂（這自然是指生產力很貧弱的社會）。所以我們不要誤會了，以為真的有靜止不動的社會。

社會的停滯不進，總的原因是由於貧弱的生產力受着現存的固執的生產關係的桎梏，使它不能進步，因而社會的生產不能擴大其範圍，所生產的僅够勉強維持社會的生活。社會沒有剩餘的生產物積蓄起來，文化當然不能進步。所以在這時候，社會的一切現象都陷於滯澀的狀態。那種進取的精神和活潑的氣象為頑固的社會關係所遏抑住了。大家的心理只是苟安，保守，厭惡新的事物。即使偶然有人有什麼科學的技術的發見和改良，也為社會所不容，社會不但不促進生產方法的改良，而且在習慣上思想上阻遏它的進步，試想這個社會的生產如何會發展呢？

但是生產關係如何會成為阻遏生產力的發展呢？如何會固執化僵硬化起來呢？

在無組織的社會裏，無論那一種生產關係，我

們知道，到了社會進化的某一個階段，就會桎梏生產力的發展，互相衝突起來，但是這種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即是生產技術很發展，被支配階級的勢力強大支配階級本身的矛盾性增大等——是可以很快的解決的。至於在一個社會陷於停滯狀態的時候則不是如此，此時生產技術很貧弱，物質的生產力差不多沒有多大的發展，建築在這種鈍澀的生產力上的生產關係當然也帶有凝固性。此時社會的生產力同社會的上層建築是黏固的相照應的，社會的上壓力——生產力和下壓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觀念諸形態恰恰相抵消，物質的生產力既不能擴大，生產關係的內含也不能擴充，於是一切的生活形態都相對地凝滯了，人們的心理和觀念形態也跟着硬化了。至於生產關係何以成爲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呢？是有下述的幾個原因：

第一，原來在勞働過程中的生產指揮者當剩餘的生產物增多（這是指社會的停滯以前的情形）

佔有的慾望擴大的時候，脫離直接的勞働，另外形成了一個世襲的剝削階級，不但不刺戟生產的發展，而且爲維持其階級利益起見，極力維護那在實際上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傳統制度，法律，和習慣。

第二：是隸屬的勞働制度——如奴隸制，農奴制等成立了，社會上所有的生產都由那微賤的“愚氓”去經營，這種隸屬階級的自由是完全或大部份的剝奪了的，甚至於他們的生命，身體都完全爲支配階級所有。於是一方面支配階級變成了社會的寄生階級，只會奢侈的消費，不會生產，並且鄙視那種微賤的生產事業；他方面隸屬階級缺乏勞働的刺戟力，不能增進其生產率。而生產率之不能增進，大半應歸於技術之不進步，因爲寄生產階級既不屑去注意到實用的科學和技術，而隸屬階級又沒有能力而且沒有時間，沒有興趣去關心於技術的改良。社會的生產，僅賴傳統的技術經營，生產方法當然不會改變。

第三，被剝削階級在極惡劣的狀態之下生活

着，斲損了他們的身體和腦筋，而支配階級又以種種愚民政策麻醉他們的神經，消除他們的反抗性。因此被壓迫階級沒有氣力來反抗壓迫階級，壓迫階級愈得鞏固那阻遏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

第四，身分制度穩固，鄙視勞働和技術的支配階級的心理遂支配了整個的社會，這種社會心理漸漸凝固化，束縛每個人的頭腦。

技術既無法改良，生產力當然是很貧弱的，生產力貧弱，生產方法就不會改變，因此生產關係得保持其原來的形態，這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就可以維持一種帶有黏固性的均衡，社會要想發展當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可以尋出這種社會停滯的事例。固然中國的歷史是包含了許多複雜的變動的，其中有時社會是發展的，有時社會是退化的，但是中國社會的一般凝滯性是可以用上述的理論來說明的。比方中國在古代偶然也斷片的科學和技術的發見，但是何以這些零星的科學和

技術不能發展呢？何以中國的生產技術沒有什麼鉅大的變化呢？（從春秋戰國至開禁以前）。豈不是因為一班所謂士大夫，儒者，“勞心者”鄙視那為“小人”，“勞力者”，“愚氓”，“賤民”所經營的生產事業嗎？這種觀念是不是為中國幾千來的隸屬的生產關係所規定的嗎？

社會的停滯最後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向發展的路上前進，一條是向衰落的路後退。一個社會的停滯只能認為是一種過渡的形式，因為它無論如何不能長久立在“發展”與“衰落”的兩端之間。故嚴格的說來，社會的停滯只是一種相對的形式，就是在社會停滯的時候，微小的變化還是有的，不過生產關係的基本形態不生若何的變動罷了。

社會的停滯狀態究竟是怎樣打破的呢？大體分析起來，不外三端：（1）外界的勢力侵入，如異族，外邦，鄰近的部落的入寇；（2）支配階級的諸份子互相衝突，牽動全社會的生活；（3）自然界發生

極大的災變，危害全社會的生存，如洪水，大旱，地震，瘟疫等。

但是上述的三種可能原因，可以生出消極的結果，也可以生出積極的結果。換言之，在某種情形之下，它可以使得社會向前發展，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它可以使得社會歸於沒落。譬如，外族的勢力太大了，可以實行吞併；支配階級諸分子的衝突太久或太激烈了，使社會的生產力不斷地減退，釀成一個廣大的普遍局面，自然的災變太大了，就可以使社會的人口和生產力大受損失。反之，如果該社會尚可以抵抗異族的侵略，轉可以刺戟其改良生產技術；支配階級諸分子鬥爭得兩敗俱傷，而被壓迫階級得乘機奪取政權，擴大生產力；自然界的災變如沒有十分斲傷社會的元氣，有時可刺戟人們發展技術。

現在我們就要來研究社會的沒落。

社會的沒落同社會的革命恰恰相反，革命是由一種低級的社會形態進到一種高級的社會形

態，而沒落則是由廣大的生產範圍縮減到狹小的生產範圍。

社會沒落的現象也可用前面社會停滯的原因來解釋，不過社會的停滯是社會的上壓力同社會的下壓力相抵消，而社會的沒落却是社會的生產關係壓迫物質的生產力。蒲遼齡在史的唯物論之理論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解釋社會的沒落下了這樣的一個論斷：“當我們分析社會沒落的原因時，顯然可以明白社會的沒落是由於某種一定的生產關係停滯在進化的途中成爲一種阻力，沒有崩壞的可能，並且對於物質的生產力發生一種強烈的反動，使生產力不斷地低落下去。”這個論斷實在精確無比。

在我們前面已經說明了社會的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我們知道一定的生產形態是可以影響到一定的政治形態和觀念形態，而同時政治形態和觀念形態又可影響到生產形態。現在我們更要確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就是說，不僅生產

力對於生產關係可以發生一種內壓力，而生產關係——歷史的外殼也可以對於生產力發生一種外壓力。

當某種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稱為財產關係對於物質的生產力不但不促其發展而且阻遏其發展，物質的生產力受着它不斷的逆影響向後低落的時候，反擴大的再生產行程於是出現，社會就只有趨於沒落，直到它受了外界的某種震動或內部發生重大的變亂為止。

生產關係何以會壓迫生產力，使生產力減退，而這種生產關係又何以停滯在進化的途中成為僵硬的狀態，這是可以以前面社會停滯時生產關係桎梏生產力的理論來解說的。不過社會停滯是生產力剛剛同生產關係的壓力成為平衡，而社會沒落却是生產關係的壓力超過生產力的抵抗力。

當物質的生產力受着包圍它的生產關係的不斷的反動時，社會的生產就要漸漸減退，社會的文化只有一天一天的衰落，人口也逐漸減少，社會就

要不斷地發生騷亂，最後不是社會完全崩壞，便是引起一個激烈的革命——社會矛盾的總解決。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以尋出許多社會退化的事例來。這種退化最初總是由於社會的生產力降低，最後就引起兩種事變來：或是爆發一次極大的內亂引起革命，或是異族入主中國。

大概在每個朝代快要衰落的時候，總有一次很大的騷亂發生。如西周末葉有犬戎（與申侯勾結的）之亂，秦末有吳廣，陳涉，項羽，劉邦之亂，前漢末年有王莽之變；後漢末有黃巾之亂，兩晉末有八王之亂及五胡之亂，隋末有竇建德，李密，陳棱，朱粲，李軌等羣雄之亂；唐末有王仙芝，黃巢之亂，宋末有李全，時青等之亂，元末有方國珍，劉福通，郭子興，張士誠，朱元璋之亂，明末有張獻忠，李自成之亂，清末有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這許多變亂自然都不是偶然爆發的，也不是由於人心思亂憑空引起的。如果我們用社會學的眼光去分析，一定可以找出它的根本原因來。我們只要從每代人

口的減少，饑荒的發生，流離失所的人民加多，生活程度的增高，財政的艱困，賦役的加重，統治階級的恐慌等事象中就可以斷定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減退了，這種生產力的減退一定要等到生產關係稍稍改變，或是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革命的時候才可以停止，等到生產力逐漸恢復以後，生產又要慢慢的增高了。但是只要統治階級的權力一穩定，生產關係又要壓迫生產力的發展，而使生產力減退了。這種反覆起落的歷史就是中國不能進步的根本原因，因此民衆的心理只是希望承平安泰，在大亂的時候，就希望有真命天子出來救世，所謂中國人愛好和平——其實不如說是缺乏反抗和改革的精神——的脾氣就是在此種歷史的形况之下造成的。

我們再舉希臘羅馬的沒落爲例：

希臘當紀元前五世紀時，生產技術已有很大的發展，我們讀上古的歷史時，可以知道希臘在當時已經具有許多實用的科學，工業和商業都是很

發達的。赫爾門·苔芽(Hermann Diels)在他所著的上古技術史(The Ancient Technics)中列舉希臘的科學和技術雖然去近世遠甚，然在上古時代有如許的成績，已可證其生產事業之發達了。可是等到奴隸人口（這種奴隸有一部份是由戰時的俘虜變成的，有一部分是由破產的負債的農民變成的）一增加，那種阻礙生產力的隸屬的生產關係——奴隸制度遂僵硬化了。當時自由民的人口不過八九萬人，而奴隸和被保護民（外僑和釋放的奴隸）却有四十萬人。社會上一切的勞働事業都由奴隸去經營，當時雅典，斯巴達等地的工場製造業除了奴隸以外，是沒有自由民參加的（除了管理及監督以外）。因此自由民和貴族不像從前那樣致力於實用的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並且從而鄙視之，大家都傾心於空想的哲學和享樂的藝術，這便是希臘的空想的哲學和藝術發達的原因，亦就是希臘社會崩潰的根本原因。生產的技術既沒有進步，而自由民階級的寄生人口又加多，奴隸的勞働生產率更降

低，生產當然不斷地減退。於是希臘不得不破產了。所以奴隸制度——希臘的主要生產關係是縮減希臘社會生產力的壓迫力。

其次論到羅馬的衰落，也是可以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的。

羅馬在全盛的時代，正是生產發達，武力侵略外族的時候，當時貨幣資本甚為發達。然她的領土——過度的膨脹。統治階級遂傾其全力來鞏固它的利益，以榨取被征服的人民為能事。所以共和末年，羅馬的統治權完全是建立於經濟的榨取關係上。帝制成立以後，這種榨取的範圍更擴大，賦稅既比前加重，而高利貸的事業都由一班官吏，貴族操縱。於是一方面有大批的平民破產，同俘虜一樣的變為奴隸，他方面寄生的人口加多，生產的技術退步。統治階級利用大批的奴隸謀發展他們的榨取事業，然而後來各都市——衰落，所生產的貨物的銷路已涸竭，奴隸制度就不能不崩潰。奴隸制度一崩壞，自由民又不願從事生產事業，於是社會的

生產大為減退，羅馬社會就不得不衰落，等到蠻族一入寇，羅馬帝國就成了一個沒有血肉的軀殼了。所以羅馬的沒落實在可從其生產關係——奴隸勞動的榨取關係壓迫生產力的情狀中觀察出來。

不僅希臘羅馬的沒落可以用同一定律來解釋，就是古代的許多民族和國家的衰亡都可以求出一個共同的原因來——雖然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沒落情形不同。如希伯萊，埃及，迦太基，波斯，印度，以及蒙古帝國……之沒落實逃不出我們上述的原因。

第六章 階級，國家，與家族

一 階級的性質和變遷

在前面我們屢次說到階級在社會生活中所充的任務，我們又屢次說到階級是社會進化過程中必然的產物。然階級的性質怎樣，階級是怎樣發生的，階級的變遷怎樣等問題，我們並沒有具體的論究過。因此本章就要分析這些問題。

階級正如一切的社會關係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範疇(Historical Category)，同時它又是一個現實的總和，它是由於一定的性質的人組成的一個集體，而各個不同的集體又構成了一個社會，所以社會抽象的說來，是諸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具體的說來，却是諸階級關係的總和。

但是階級的意義是怎樣呢？

我們每每聽見人說出“第三階級”，“第四階級”“智識階級”，“官僚階級”，“買辦階級”，“長衫階級”“有槍階級”……等類的名詞來，究竟這些名詞正確不正確呢？在日常的談話中說出這些名詞來，本來是無關宏旨的，但是如果從嚴格的科學的意義說來，我們立刻就可以發見出其語病來。至於這些稱號的不正確，此處暫時不批評，我們單就階級下一個概括的定義，

所謂階級就是一羣在全部的社會生產總進程中具有同樣的作用，利益，並且為生產工具表現出來對於別一羣人立在同一的關係的人員的總和。

就它的內部諸組成分子而論，它是異質的，但就它對於別個階級的關係而論，它又是同質的。所以一個社會階級絕對不是由於一羣絕對同質的份子組成的，因為諸組成分子的智能，地位，和生活狀況彼此多少有點不同，不過它對於別個階級却表現出相對的同質性，因為非如此，它就不能成立一個與別的人羣對立的集團。

要怎樣才能辨別出階級的分劃呢？有許多人以收入的多寡做標準。然這樣容易陷於不正確：因為第一收入的多寡是以時間空間而不同的，譬如美國的工人的工資同中國的工人的工資相比起來，不知要多多少倍，如果以收入來做區別階級的標準，則中國工人同美國工人就可以分出兩個階級來，第二，以收入來區別社會階級，顯然是很機械很愚樸的，譬如將最有錢的人目為大資產階級，次有錢的人稱為中產階級……這樣逐層的區分下去，不但誤解了階級的意義，而且太沒有意義。還有人以各種人的生活狀況來區別階級，這也

犯了上述的同樣毛病，譬如資產階級固然大半是過着很奢侈的生活，然而一個大地主，一個官僚，一個軍閥也可以同樣過着很闊綽的生活。無產階級固然生活很苦，然而一個乞丐，一個游民，一個破產的手工業者，一個農民，其生活之苦有時較之工人有過之無不及。還有人以文化程度，法律權利等條件來區分社會階級，其錯誤尤可想見。

所以我們區別社會階級是 如下的標準：

第一，一大羣人在社會的總生產進程中負着同樣的生產任務的，是同一階級，反是便是異階級。

第二，一大羣人在生產工具的所有關係上對於其他的人站在同等的地位的是同一階級，反是便是異階級。

第三，在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或大轉變過程中全體的利益相對的一致的人羣是同一階級，反是便是異階級。

所以從生產的任務，財產所有關係，以及利益

關係上去鑒別社會階級，是不會錯誤的。

爲說明階級的性質起見，還得把階級同其他的社會關係——身分，職業，等區別清楚。

階級同身分是不能混同的，階級是在社會進化過程中自然的分化出來的範疇，而身分却是人定的法律範疇。大概身分的制度是與隸屬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終始的。在隸屬的制度時代，一切的人們都要劃入於一定的生活圈子內，以一定的法律的權利和役務固定的黏着各個社會人員，以後這種權利和役務就成爲世襲的，這便是身分的由來。譬如在中國古代有所謂世業制度(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其實就是一種身分制度。孟子說，“夫世祿滕固行之矣。”這裏所謂“世祿”就是一種貴族身分的特權。又如清朝科舉時，凡是世操賤業(娼，優，奴婢下等藝人等)的，其子弟不能應試，這就是說 下等身分的人的公民權利被剝奪了。但是這種身分制度隨着資本主義的侵入逐漸破裂了。這種身分制度崩壞的事例不僅在

西洋社會中可以找出來，就是在中國也是很多的。例如在清代，夫人，宜人，恭人，淑人，孀人等類的稱號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爵祿規定的。但是到了現在，什麼女人都可以稱爲夫人了。所以身分制度是隨着封建制度的崩潰而消滅的，而階級則不是如此，它是隨着封建制度的倒壞而改換其形態和關係的。

階級與職業也不能混同。雖然它們同是一個歷史的經濟的範疇，但它們的區別是很顯明的：

第一，一個階級可以包括許多不同的職業，而一種職業却不能代表一個整個的階級。譬如木匠，印刷工人，鑛工，紡織工人……等他們雖然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工作，但他們可以合成一個階級，反之，所有的木匠，或所有的鐵路工人却不能單獨的結合爲一個階級。

第二，職業的分配是依照人與事物——勞働對象，勞働工具事務等的關係爲標準，而階級的區分却是以人與人間彼此間的關係爲標準。

第三，一種職業有時可包括兩個以上的不同階級的份子。譬如封建時代的店東，學徒，工匠可以在一種職業中共同工作，而彼此的所有關係和利益顯然是不同的。又如在學界中，政界中，軍界中都可以包含各種不同的階級的成分。

對於階級和身分及職業的不同 我們已經指出來了。現在要論究階級的起原和演化。

階級決不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的，也不是永久存在而不消滅的。它乃是在社會進化的某一個階段發生，而在某一個階段又要消滅的。

階級在原始的共產社會中是決不存在的。然則階級是從什麼時候發生的呢？我們可以說，是社會的生產力擴大，生產有剩餘，而需要一定的分業的時候才有原始的階級形態出現。恩革斯(F. Engels) 在他所著的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e Wissenschaft) 中論及階級發生的條件時，曾這樣說：“當社會的總勞働量所生產的生產品超過

一切人員的最低需要不多，因而勞働有要求社會大多數人員的總時間的必要時，社會就必然要分出階級來。就是於從事生產的大多數人之外，另外形成一個脫離直接生產的勞働，而專門指導生產，經營政治，法律，科學，藝術等社會共同事務的階級。所以做階級分割的基礎的，就是分業 (Arbeits-eilung)。”他又在反圖麟論 (Anti-Dubring) 中這樣說：“當人類的勞働生產量尚不很大，除生產必需的生活資料而外，不能提供出多少剩餘來的時候，要增進物質的生產力，擴大交通，發達國家與法律，建立藝術，哲學和科學，就只有以發達的分業為前提。”（見前書英譯本一八九頁）。

所以分業實在是發生階級的起因。不過此處所謂分業是廣義的，與直接的勞働過程中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的意思不同。後者是指一羣勞働者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從事那種以分割勞働的原則為基礎的協作勞働 (參看資本論第一卷 Division of Labour, Capital)，而前者却是指一部份人為

了發展社會的生產力，處理一切的政治和文化的
生活不能不從直接的勞働中退出來，而成爲生產
的指揮者(如族長)，軍事和政治的治理者(如酋
長)，文化的掌管者(如僧侶等)，另外形成一個階
級，換言之，是此時的實行勞働和組織勞働已經分
開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Kritik Der Po-
litischen Oekonomie)中也說過：“在生產物的分配
實現以前，第一，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第二，是加入
生產過程中的各種社會人員的分配。”這裏所說的
‘社會的人員的分配’，也可以解釋階級的分割。

社會的生產力一比較的發展，人的勞働除供
給自己的生活需要外，還能產生若干剩餘生產物，
此時勞働力就成了價值。社會上就需要一大批能
夠提供生產的勞働力的人，於是奴隸勞働就發生
了。就是由戰爭得來的俘虜變成了一種生產的價
值，役使他們從事不自由的勞働。不過最初的奴隸
所受的待遇同後來是兩樣的。因爲那時候的支配
階級有的還參加生產的指揮事務。如果奴隸是有

才智的，有時還可以得着主人的寵幸，成爲家庭的或宮廷中的奴僕。這些奴隸有時候可以受着很好的文化和教育，因此奴隸也分出許多等第來，下等的奴隸多從事手工業和農業，至於上等的奴隸除了服事主人外，還兼管理工業和田莊。甚至於一個上等奴隸有好幾個下等奴隸隸屬於他。這種上等的奴隸，就好像現在的“貴族”工人一樣。

但是當社會的生產更發達，社會的財富就爲私產所有者所操縱，跟着工商業的發達，就有大批的農民和手藝工人破產，他們因爲不能償還富豪和地主的債務，就鬻身爲奴隸（如希臘羅馬印度就會有此種事情發生），於是奴隸又多了一個來源了。奴隸階級既然是世襲的，奴隸的人口乃隨着物質的生產的發展而增加。此時社會就有兩個主幹的階級存在：即是自由民階級和奴隸階級。

在歷史上，奴隸階級同自由民階級鬥爭的事實是很多的，然總是奴隸階級失敗，不過奴隸階級反叛一次，社會總多少要起一點變動。在奴隸的鬥

爭史上，以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所領導的奴隸叛亂爲最激烈的階級鬥爭。這次的鬥爭雖然慘酷的失败了，然總算是替被壓迫階級開了一個紀元。

但是後來奴隸制度逐漸崩潰了。崩潰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自由民階級的寄生生活的擴大，第二個原因，是奴隸的生產品滯剩，找不出銷路。在這時候，那種大田莊制和工場奴隸手工業就不再存在了。

接着是封建制度發生了。這種封建制度是以土地的割據基於一種等級的生產關係上的。此時社會的主要階級關係，就是封建階級，諸侯藩主對於農民階級的剝削關係。封建階級剝削農民的形式主要的有兩種：(1)是貢稅(如什一稅，租借稅等)(2)是徭役。

在農民階級中有兩種分子，一種是有行動自由的自由農，還有一種是附着於土地的農奴。這種農奴有的地方是由奴隸轉變的，有的是由自由農

破產而變成的，不過農奴制度在有些封建國家裏是不存在的。

農奴受封君的剝削自然是比自由農更大，因為他們雖然比奴隸稍微自由些，但是他們必須株守一定的土地替封君耕作，所以實際上他們是處於半奴隸的地位。

在封建時代的末期，有一個新興的市民階級出現，即所謂布爾喬亞杞，這一個階級在城市中最初是被人看不起的，並且同當時城市的手工業行會衝突的。但是他們後來居然潛移默化，操縱社會的經濟命脈，推翻封建的地主階級，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這就是所謂資產階級的革命——如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

自從布爾喬亞杞支配社會以後，又造成一個巨大的社會階級，那便是普羅列塔雷亞。這兩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發達史中不斷地衝突，至今日而益烈。

在階級的演化史上我們顯然看見階級的形體，

關係，和轉變是受着生產技術的規定的。好像一個軍隊的編制，關係，和改編是受着軍事技術的規定一樣。戈，矛，弓箭等武器造成了中古的封建諸侯的軍隊，槍，炮，火藥等造成了資本主義式的軍隊。同樣那種貧弱的手工生產技術（雖然技術已比前進步）造成了奴隸階級和自由民階級；農業的生產技術造成了封建階級和農奴（或農民）階級；機器工業造成了近世的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雷亞。

二 國家的性質與演化

我們分析了階級的性質以後，就要討論階級分化的具體表現，那就是國家問題。

國家也同階級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不過它也有自己的特徵：第一，他是權力集中和經濟集中的表現；第二 它是佔有一定的地域，人民的；第三它是一個階級分化的調台物。

國家是存在於階級的社會中，階級沒有發生或是已經消滅的時候，國家是沒有依附的。只要我

們一走到野蠻的社會中，我們就可以知道野蠻人根本沒有國家的觀念，他們只知道有氏族，宗族。

國家是怎樣起原的呢？大多數的俗流學者以爲國家是由於人類要維持全社會的秩序用契約或別的手續結合成功的。這種荒謬絕倫的目的論好像同說兩性的動物是爲了要繁種而性交一樣的淺陋。實際上，國家決不是由於人的心裏感覺到有組織的必要而發生的，國家乃是應着客觀的需要而設立的。當社會的生產還是很狹小，社會上沒有剩餘勞働的時候，國家是用不着的，那時候社會的秩序就是由一種普通的習慣來維持。即使有些優越的人——如族長存在，但他還得同其他的人一樣，參加實際的勞働。所以那時候每個人都是勞働者，同時又是生產的支配者，用不着設立什麼權力機關來強迫人們勞働。可是等到生產力一比較發展，社會上發見了剩餘的勞働，即是說，人們的勞働除供給他自己的必需生活資料還有餘時，勞働力就成了一種價值。於是在社會上發生兩個實際的問

題：第一是如何處理那些剩餘的生產物，第二是怎樣來擴張這種剩餘的勞動。跟着第一個問題就發生了管理並支配生產物的人，跟着第二個問題就發生了指揮並計畫生產的人。自然司理這兩種事務的人都是那些最富於經驗年高智廣的人，在最初，這兩種職務都是由這種人包辦的。

但是在這時候，雖然有了階級的萌芽，然而階級的分化和對立的現象還是不存在的，所以在這時候，國家還沒有出現。

然而等到生產力再擴大，社會的人口增加，因而產生了更多的剩餘生產物時，一向在生產中充着指揮職務的人的權力就逐漸加大了。隨着剩餘生產物的增加，他們的慾望也就充進了。大概這種生產的指揮者和生產物的管理者最初是由一個氏族或部落中選舉出來，或是憑藉一種特殊的技術，智慧，膂力由衆人擁戴出來的，後來這種人將他的技術和經驗一代一代的傳到他的子孫，就形成了一個世襲的特殊階級。這只要翻開中國的上古史

一看就可明白。例如周后稷(棄)的後裔不窋(我懷疑不窋是棄的子孫)就是一個富於農業智識和經驗的人，他將他的技術和經驗一代一代的傳到他的子孫(自鞠，公劉一直到昌，發)，他的子孫就在戎狄(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部落，不過時常同異族爭鬥)之間形成了一個農業的管理階級，以後伐商建國，就是導源於此。

特殊階級在社會上一出現，權威的組織就萌芽。然而平心而論，此時國家的組織還去完備尚遠。所謂權力機關，不過執行一種裁判的司法的事務。及至社會的剩餘生產更擴大，那種過剩的勞動力有向外溢出的必要，隨着侵略外族的戰爭就成為不可免的事實。於是在社會上握有經濟支配權的特殊階級於指揮生產之外，還添加了一種軍事的權力。自然在當時於這種特殊階級之外還產生了一些膂力出衆的戰士，但因為經濟權握在特殊階級的手中，所以戰事的指揮者總是由特殊階級的人充當。這只要看周武王(發)率師伐紂就可以

明白了。不過我們知道這種帶有侵略性的戰爭同那種原始的人羣爲爭食物而發生的爭鬥其性質是絕對兩樣的，因爲前者是表明社會內部的勞働過剩，而後者却是表明社會的生產不夠供給全體人員的需要。

戰爭如果勝利了，戰爭的指揮者——兼生產的支配者——的權力就擴大了，換言之，他們所轄的領土就擴張了。在戰爭結束以後，該社會就添了兩種價值，一種是物的價值，就是由敵人奪來的戰利品和各種的財物，另一種是人的價值，即是俘虜得來的戰敗的敵人。這個社會處理這些新得來的價值的權力，在這時候當然是不成問題的操在軍事首領的手裏。但隨着就發生兩個問題：第一所得來的戰利品要怎樣才使得牠們不爲敵人所奪去，第二是如何去鎮壓這許多有復仇心的俘虜。爲要解決第一個問題，特殊階級就有設立武裝的衛隊——常備軍，警察等實行防護的必要，爲要解決第二個問題，自然光靠武力還不夠，因爲俘虜畢竟是

有頭腦，有氣血，有膂力的人，所以此時的問題就是如何設法消除他們的反抗性。要是這個社會的生產力還不狠強大的時候，對於捉來的俘虜就只有採取一種消極的政策，就是全部的或大部分的殺戮。但是如果這個社會的生產力很發達，勞動力已變成很高的社會的價值的時候，這種俘虜就不僅不是可怕的危險物，而且成爲滿足這個社會的生產需要的手段了。此時有一種最好的辦法對付這許多俘虜，就是強迫他們去勞動，去生產供給全社會需要的必要品和滿足統治階級的慾望的東西。這許多俘虜在嚴重的監視之下過着牛馬式的生活，成爲一種能言的生產工具，他們的反抗性就在那種極惡劣的生活圈子裏自然消失掉了。於是——一方面——消極方面泯除了社會內部的危險性，另一方面——積極方面增高了社會的生產量。此時特殊階級（包括軍事首領，貴族，掌握智識和文化的僧侶等）的私有財產關係就建立起來了。自此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就成爲絕對的必要，統治階級

用種種的手段來維護這種法律，國家就不是單純的權威組織，而成了榨取關係的維持者了。所以完備的國家形態到此時才出現。

社會上既然分化為支配階級與被支配兩大階級，就不僅需要保護支配階級的利益的律，而且需要調合各階級的衝突的制度，國家就是這種制度的具體表現。因為各階級的利益在社會上絕不是一致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沒有一個均衡的手段來鎮壓這種潛伏的矛盾，換言之，如果沒有一個彌縫各階級的裂痕的補充條件，不獨支配階級的利益保持不住，整個的社會——為支配階級支配的社會就要破裂。國家就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聯繫，不過這種聯繫總不是取水平式的，而是取垂直式的，即是支配階級握着政權高高在上，而被支配階級屈服在下的。

國家的組織一建立，遂將每個屬員結合在一定的法律條件之下，一切的生活形態於是都披上一件法律的外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經

濟關係，宗教關係，文化關係等都籠罩在法律關係的外殼內。這種複雜的朦朧的支配的關係於是掩蔽了一切人的眼睛，大家看不清階級和階級的關係，只看見在一定的法律形態下面的個人同個人和個人同國家的關係，猶之在“商品拜物教”的社會中，衆人看不見人與人的勞動關係，只看見商品和商品的關係一樣。直到今日，連一班所謂教授學者們的眼睛也爲那種炫感的法律關係所隱蔽住了。所以一種完備的國家形態不僅要鞏固支配階級的利益，而且要維持階級與階級的均衡，又不僅要維持各階級間的均衡，而且要用一種完備的法律制度來隱蔽每個人的眼睛，使大家看不清階級對階級的剝削關係——甚至連統治階級也看不清這種關係；他們只是不自覺的立在這種關係上。這種關係只有用矛盾對立律才可以分析出來，只有用唯物的互辯法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才可以暴露出這種矛盾的結合。

我們於此可對國家下一個定義：

國家是社會諸階級分化到一定的程度，一種彌縫各階級間的裂痕，維持階級對階級的剝削關係——財產私有關係，佔據一定的地域和人民的集中的權力之具體表現。

在社會進化史上，國家的確曾充着一個重要的職役，它推動了社會的文化不少。假使沒有國家制度發生，我們人類也許至今尚在矇矓的野蠻狀態中。但在另一方面，國家又是一種極大的耗費，它不僅犧牲了無數的人口，物力，而且斲損了社會的大量的文化。不過我們不應該拿功利的眼光來評判國家在歷史進程中的功罪，我們應當把它看做社會進化過程不可免而又不可少的產物。

國家形態也經過了不少的變遷。若果就其主要的形態來區別，我們可以把國家制度的演化分做四個階段：

第一是城市國家(City-State)。這種國家形態大概是由氏族制度蛻化出來的，以城市為中心。它的第一個時期，就是英雄時代，第二就是奴隸制度

成立時代，第三就是奴隸制度崩潰時代。上古的希臘，羅馬，迦太基，巴比倫，亞述等都是屬於這種國家形態。

第二是封建國家 (Feudal State)。這是建築於廣大的農業生產上的一種等級式的國家制度。此時的階級關係隱藏在一種身分的形態中，封建階級剝削自由農和農奴的勞働是憑藉着一定的封建式的法律。封建國家制度雖然有其一定的根本生產關係，然這種生產關係的外形和內含也是隨着各時代各地域而不同的。例如貴族得勢時的封建制度同帝王得勢時的封建制度各有其一定的特徵，上古埃及的封建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以及中古的歐洲封建制度也各有其特點。所以我們於研究封建國家的演化時，須比較各時各地的不同的封建制度。

第三是代議國家 (Representative State)。即是建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上的一種國家形態。資產階級因為經營生產，無暇直接參加政治的活

動，所以有選舉代表參政的必要。這種代議制度雖然規定每個公民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是操持着實際的政權的，却是資產階級，這只要看各國的執政者大半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就可明白了。當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爲了爭殖民地而衝突的時候，就有緩和這種衝突的所謂國際聯盟產生，其實這也是變相的代議組織。這種組織的任務就是商議如何瓜分殖民地，如何調和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然而這種組織就是表示資本主義的危機來到，暴露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性。

第四是“蘇維埃”國家(Soviet State)即是普羅列塔雷亞狄克推多息普(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與代議國家根本相反。

三 家族的性質和演化

在前面我們說到過，社會的發展，一方面須靠物質的生活資料和生產手段的生產，另一方面還須靠人類自身的生產——人口的繁殖。我們又說

到過後者無論在那一個社會進化的階段，都要受着前者的規定。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分析那延續社會的人種的兩性的結合——家族關係，探求它與物質的生產關係的關係。

當然的，如果我們把家族關係也當着一種歷史範疇，首先我們就要明白兩性的結合形態不是天造地設的，也不是脫離社會的經濟生活而獨立的。在歷史上我們看見家族關係總是隨着財產關係為轉移，生產關係一發生變化，家族形態決不能停滯不動。舉例來說，在封建時代，兩性的結合是受着嚴格的法律和道德的支配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那種麻煩的法律和道德規律對於兩性的結合就用不着了。這是因為在封建的時代，財產私有關係是建築在封建的獨佔形態上，而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却是建築在自由放任的原則上。可見兩性的結合形態是每個時代的財產關係的反映。我們所以只能把家族關係列入社會的上層建築者，也就是這個理由。

然而直到現在還有許多著名的社會學者——如愛爾烏德等把家族看作是社會的基礎，以為家族的良窳足以決定一個社會的進步與退步，甚至痛詆離婚是社會的墜落現象。這班學者都沒有看見大多數的勞動者的家庭都為巨大的機器工業所拆散了；沒有看見兩性的結合在近代工業史上的轉變。

我們知道家族在歷史上的確演過重大的任務，知道家族的確不是一種單純的血統的關係。然而家族在社會進化史上的性質作用是怎樣的呢？

經我們仔細的分析，找出了家族的特徵如下：

(1) 以兩性的結合為中心，具有繁殖人種的機能。

(2) 具有自然的分工——性別的和年齡的分工的經濟機能。

(3) 帶有經濟的隸屬性——男性隸屬於女性，或女性隸屬於男性。年子弟隸屬於父兄等。

我們對於家族的性質和作用不難明白了。現在我們要說明家族關係如何受着經濟條件的規定。

誰也不能否認，任何形態的家族關係都是建築於一定的經濟條件上的，因為沒有經濟的結合，兩性的結合根本就成爲不可能。把家族關係看作是單純的性的結合，或是說家族是由兩性的愛情產生出來的，根本是一種夢囈。

一定的生產形式產生出一定的家族形式，這是我們解釋家族關係的變化的唯一的出發點。離開了經濟生活，我們就無從探求家族演進的線索來。例如我們現在要問：何以中國的舊家族關係——那種宗法式的大家族在近世會逐漸的崩潰？何以近來的離婚案件特別多？何以自由戀愛的聲浪數年前在中國高唱入雲？何以近來時常發生父親驅逐兒子或兒子脫離家庭的事情？何以近來的私娼特別多？何以近來一夫多妻制已漸漸破壞？如果從人的心理，道德，和法律方面去解答，能不能

解釋清楚呢？

爲解答上面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作一個概括的分析。

中國在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的震盪以前，所有的生產關係都是建築在農業經濟上面的。那時候，雖然中國的商業資本已經發達了，但是這種商業資本還沒有力量破壞農業的經濟組織。因爲當時的商業根本就是建築在農業——如販賣穀物，棉，茶，和畜牲等——和手工業上面，而手工業大部份是附屬於農業，成爲農業的副生產。所以當時的主要社會生產關係，還不能說是商業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土地所有的關係。自然，我們不能忽略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剝削關係，中國的農業生產的確受過商業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是當時的商人並沒有成爲支配全社會的獨立階級。（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的分析可參看行將出版之拙著中國社會演進史）。總之，我們承認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的確已經老早存在，但是支配社會的經濟的，却是地主階級，

而不是商人階級。如果商人變成了地主，他就放棄他的賈遷事業，而安心靠剝削佃農過活了。因為商人在社會上是不大為人重視的，而且運籌持算，終日辛苦，不若地主生活的安定，這是中國商業資本主義不十分發達的原因之一。

因為從大地主起一直到富農貧農佃農為止，都是在穩定的農業生產關係之下生活着，所以就有建立大家族的必要。在大家族中一方面可以靠自然的分工增進農業的生產，另一方面還可以減少各種的消費，而且在抵禦外侮的時候比較有力量。所以當時大家都以大家族——如所謂“五世同居”，“九代同堂”為榮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就成為牢不可拔了。這便是宗法式的大家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可是自從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後，從城市一直到農村都有資本主義的足跡。那種半自然的農業經濟——包括手工業——就不能不破壞了。譬如從前中國農民的衣料一向是靠手工紡成的棉紗織成，

是等到洋紗一輸入，那種手工的紡紗生產就不能存在了。於是有一部份農民跑到都會裏面當工人苦力，有一部份跑去當兵，做土匪。結果弄得小地主也不免破產，甚至大地主也受到影響了。從前負有巨大的經濟機能的大家族關係就不能不轉變其形態了。大家族關係一解體，兩性的結合形態就要改變。從前爲家族所盡的經濟機能至此爲階級所吸收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之下，那種宗法的家族觀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三從四德的女性道德當然不能不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崩潰下去。上面許多問題我們都可以用這條原則來解釋。

家族關係既然是爲生產關係所規定的，那家族制度當然要隨着各社會的特殊生產形態而不同。譬如西洋的家族，中國的家族，印度的家族，以及野蠻社會中的家族都各有它們的特徵。但是從一般的家族演進史上說來，家族關係的演化，大概的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是母系家族，第二是宗法家

族，第三是近代家族制度的崩壞。

(一)母系家族，這種家族形態是由亂交的狀態演進出來的，在亂交的時候，人類還在極野戀的狀態中，同動物相去不遠，所以那時候兩性的關係沒有確定，這種傳說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可以找出來。等到人類的生活比較固定，即是生產比較規律化的時候，確定兩性的關係遂成爲必要。於是一種原始的家族雛形出現，那便是羣性結合，即是一羣男子同一羣女子發生性的關係。如夏威夷和印第安的羣體婚姻(The Punaluan Marriage)，就是一羣平輩的男性同一羣平輩的女性結合。還有一種羣性結合形態，就是血統婚姻(The Consanguinous Marriage)，這種形態比較更古，只有少數的野蠻社會中，能夠找到一些遺跡。母系家族的特質，第一就是家族以內的親族關係以女性爲中心，子女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第二是家族以內的生產由女性處理。第三家族以內實行財產公有。母系家族制度是建築在那種貧弱的生產方法上，完全適合當時

平等的生產關係——即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母系家族的遺跡在中國上古史上也可以找出來。譬如“姓”字从“女生”，就可以推想中國原始時代的女性地位。在人類進化史上，大部份時期，差不多都爲母權所佔領。

(二)宗法家族，然而等到社會的生產力一發展，財產就漸漸落入男性手中，那種建築在原始的共產制度上的母系家族，就不能不漸漸破壞。於是在財產關係上，是個人的私產勃興，在兩性結合上，是一夫一妻制得勢。因爲男子一握着財產權，不甘屈居於女性之下，那種羣性結合的兩性關係不得不改變其形式了。所以私有財產一發生，不獨破壞了家族共產制度，而且破壞了母系制度。等到生產再發展，畜牧和大農業一發達，男子的地位就越發增高，一種代母系而起的父權家族——宗法家族就出現了。

自然，由母系制度過渡到父系制度，其間顯然經過了許多的兩性鬥爭和變化。如暫偶婚姻(La

Marriage syndiasmique) 就是由母權時代進到父權時代的一種過渡婚姻形式。

宗法家族內的婚姻形式，有的是行一夫一妻，有的是行一夫多妻制，但後者大半是貴族社會中採行，如中國古代宗法系統上有嫡庶之分，就是一種貴族的宗法。

宗法家族的特徵有四：第一是家族以內的親族關係，以男性為中心，家長的私產由他自己的兒女——父系的人承繼；第二是男性的權威至尊，一切的生產都由家長支配，家長有無限的財產所有權，甚至於家族以內的人口都成為他所有的財產。第三，是崇拜祖先——男性的。如中國古代的宗法，在白虎通裏面就解作：“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家族以內的人對於遠祖神聖似的崇拜，崇拜祖先的統率者就是族長，有時族長就被看作祖先的代表，如中國的“宗子”就是代表始祖的族長。第四是組織的勞働開始同實行的勞働分開，族長就是勞働的組織者，其餘的人員都是

勞働的實行者。

在最初，宗法家族差不多在經濟方面是內部自足的，即是一個宗法家族以內的生產可以供給家族人員的需要，不太仰給於外族，即使各族之間有交易的事情發生，亦是偶然的。所以這個時代的一般社會性質，是宗法的。

可是等到家族一擴大，因為土地生產力發達，戰爭頻仍，有一部份族長遂由重要的軍事地位變為封君——大塊土地的所有者。最初這種封君是要保護農民，同農民締結契約關係，即是前者防衛後者，而後者須對前者盡一定的義務——納貢，徭役等。於是好幾個宗法家族合成一個共同的農業公社，家族關係的範圍就比較縮小，以近親的血緣為單位，而家長的權威也不若以前那樣大了。但是有血統關係的諸家族在譜系上仍然追認其共同的宗法。譬如在中國，同姓的村族要修族譜，甚至幾個同姓的村族要修宗譜，就是表明一個家族分化以後，仍然要追認宗法的關係。不過此時社會的經

濟單位，不是宗法家族，而是農業公社，即是中國春秋時代的國——春秋時代依照周制，將封建領土分爲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及五十里者，爲附庸，惟實際上，此時的爵位已紊亂，如原屬子爵的楚國自稱王爵——但是宗法家族的經濟機能還是保留的，家族內部的性別分工和年齡分工仍然成爲當時農業生產的基礎。所以實際上，這種宗法家族是構成封建經濟組織的原素。

(三)近代家族的崩壞，自從工業資本主義勃興以後，那種做封建經濟基礎的宗法家族的經濟機能，就爲工廠工業所吸收了。於是比較大一點的家族組織就成爲不可能，家族的最後形態，就是單純的兩性結合，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權發達，不容許那帶有共同財產性的大家族存在；他方面無產者爲工廠所吸收，更不容許組織固定的家庭，就是一般智識份子也爲大工業所吸收，沒有組織大家庭的可能。至於地主農民受着工業資本主義的影響，大家族組織也不免逐漸崩潰。所以在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具有經濟機能的家族差不多已不存在，名義上的家庭關係完全是建築在金錢的結合上。嚴格的說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所謂家族已隨着它的經濟機能的喪失而死亡或快死亡了。

一九三〇年五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六月發行

1—1500册

本書實售七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242

